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一號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 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大洋一角二分半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六十元	三十六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五十四元	三十二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四十八元	二十六元	十七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定單號數 (二)定戶姓名 (三)在何處定 (四)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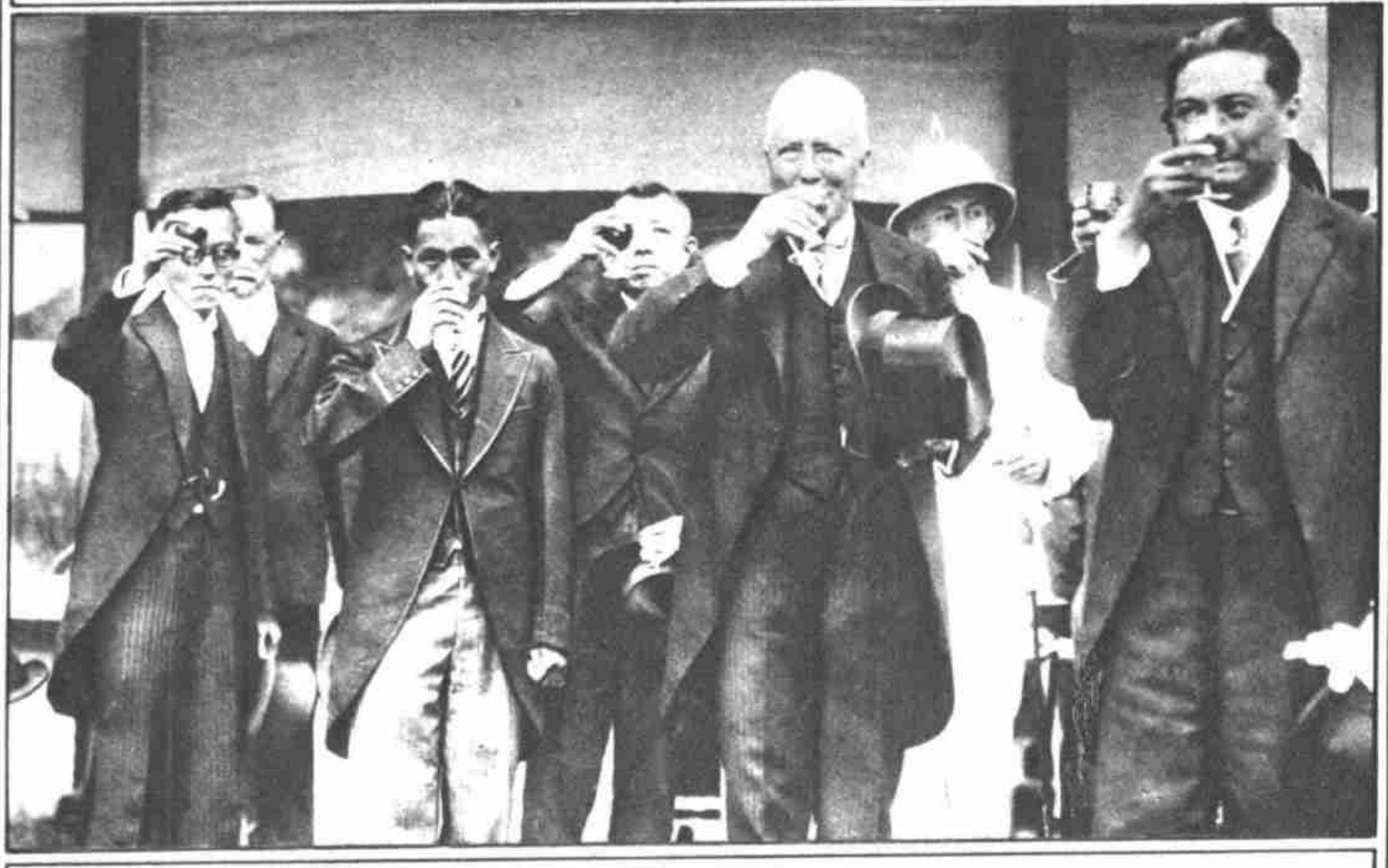


玄武湖（粉彩畫）　　薛珍作

威海衛接收典禮



威海衛於一八九八年租讓英國，本以二十一年爲期，早經期滿，因英國藉詞延宕，迄未交還。直至本年二月始由外交部長與英使交涉，成立交還威海衛協定。十月一日在南京互換批准書。同時由王家楨，徐祖善接收。



英國交還威海衛後，即於十月二日在當地設立領事館。上爲行開幕典禮時各界往賀之情形。

中俄會議開幕



中俄會議於十月十一日在莫斯科正式開幕。右為會議席上之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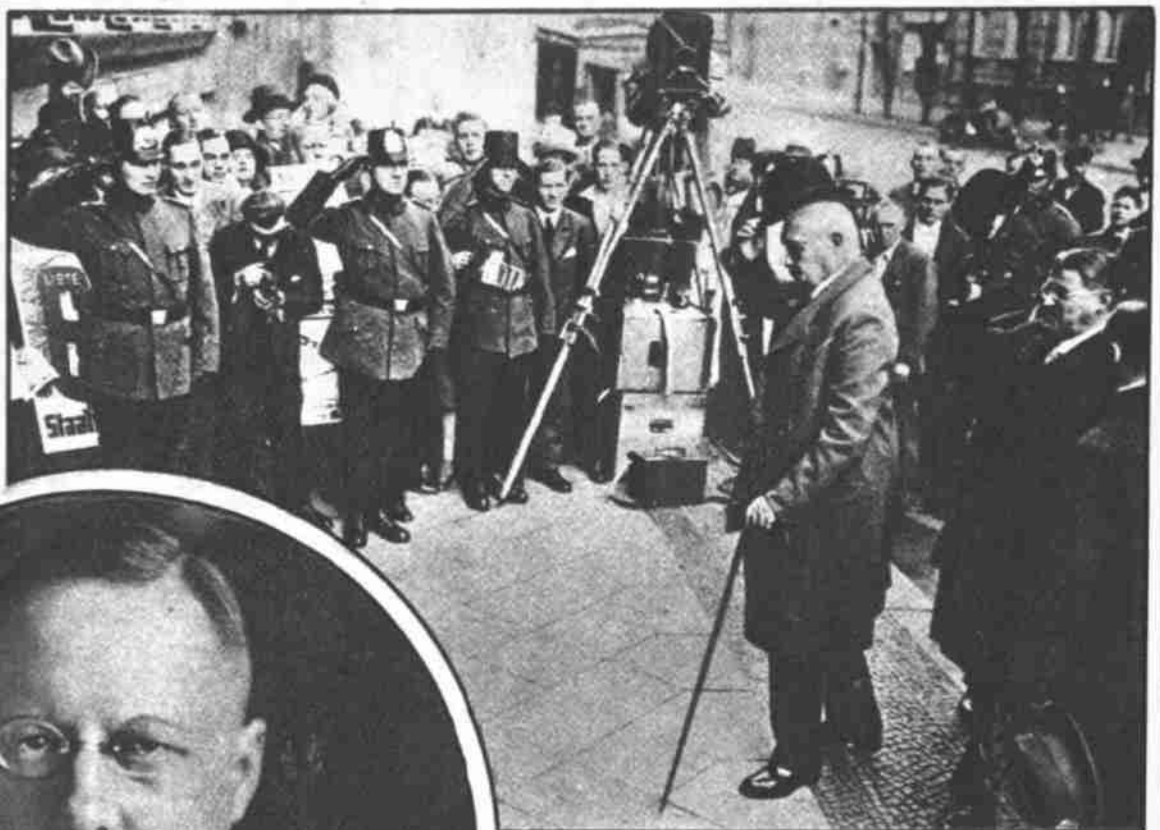


(上)中國代表莫德惠在會議席上演說。坐於莫氏右者為委員張明哲。



(下)俄國代表加拉罕在席上演說。

德國選舉與其後之政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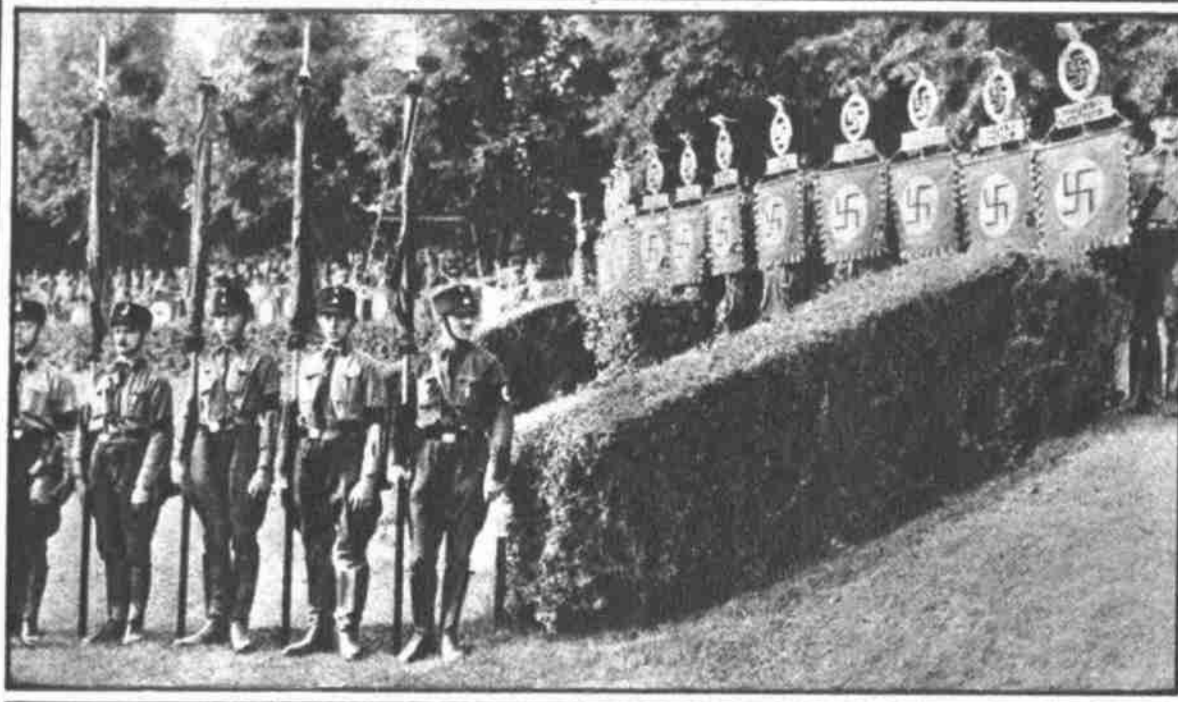
德總統興登堡親往選舉區投票



國會選舉處處長懷格曼教授(Wagemann)



本屆選舉德國國家社會黨獲得最大勝利，當選議員自十二名增至一百〇七人。該黨又名Nazis，實德國之棒喝團，主張極為右傾。故選舉時警察極為注意。上為警察搜查黨員身邊是否藏有槍械情形。



國家社會黨有其特異之褐色制服，與卍字黨旗。旗上書有『德國醒來』(Dentchland Erwache)字樣。



國家社會黨員伸臂行禮。此與意國棒喝團相似。



國家社會黨之大游行。該黨黨員在一九一九年僅六人，現已增至六百萬人。

保加利亞國王巴里斯近與意大利公主喬凡娜在羅馬結婚。因后爲天主教徒，故先行天主教婚禮。又因王爲希臘正教徒，故回保京後又補行正教徒婚禮。





上爲保加利亞王巴里斯(Boris)。右爲意大利公主喬凡娜(Geovanna)。



上爲保京教堂門前保王夫婦下車時之攝影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插圖

玄武湖（三色版）薛珍作……一幅
威海衛接收典禮……二幅
中俄會議開幕……三幅
德國選舉與其後之政局……八幅
保意聯婚……五幅

國際

南非及美國對中日移民的差別待遇……頌華（一）
東歐各國的經濟聯合及其影響……明養（三）
英國宣布巴力斯坦新政策……幼雄（五）
德國特萊斯登的衛生展覽會……哲生（七）
圖美國荷佛總統的禮物……雪文（一九）
圖時事漫畫（四幅）……（二〇）
德國選舉的經過及其國際的反響（巴黎通訊）……愈之（二一）
德國國會選舉之結果及歐美報紙之評論（柏林通訊）……朱偰（二三）
圖有約無約國名之調查……（二九）
大不列顛與其自治殖民地之關係……魯學瀛（三一）
圖考古學家與貓爲敵……淦（四四）



世界論壇

興登堡——屹立德國政潮中的砥柱……A. B. Faust（四五）

鮑爾希維黨之王——斯太林……Review of Reviews（五〇）

蕭伯訥——現代最大的强壯劑……H. Laski（五三）

經濟學本質論

經濟學本質論……周憲文（五七）

■吾人的情緒生活和心臟病……哲（六四）

家譜與宗法

家譜與宗法……潘光旦（六五）

新語林

R101號失事詳情與氦……孔　步（七九）

關連英國議會存亡的權杖……良　輔（八三）

福特工人的工資及其生活費……哲　生（八五）

兒童對於戰爭心理的測驗……梁　撫（八七）

血液型之話……徵　塵（九〇）

勝利品

勝利品（小說）（完）……依　克（九三）

■古代的風向儀及其形式……（一〇二）

伊凡的厄運

伊凡的厄運（小說）（俄國利亞諾夫著）……秋洪譯（一〇三）

■蕭伯納主張讓犯死刑罪者自殺……途（一〇八）

附錄

財政部甘末爾設計委員會稅收政策意見書……（一〇九）

時事日誌

時事日誌……（一一三）

國際

南非及美國對於中日移民的差別待遇

南非與美國都排斥外來有色人種的移民。中日兩國的人同屬黃種，故兩國的移民都爲她們所歧視所取締。但是她們對待中日兩國的移民，卻又有若干的差別。

如今先說美國對待中日兩國移民兩樣的地方。從歷史上觀察，中日移民初到美國的時候，美國是歡迎的，因爲那時她西部還未開發，需要許多工人去替他們開闢富源。等到他們的富源開闢了，他們對於黃人便排斥了。他們的排斥黃人卻先從取締中國移民做起。蓋美國國會於一八八二年卽通過禁止華工入境的移民律。當時雖說以十年爲期，但到期國會卽通過一案，將該律展期十年。到了一九〇二年卻又無期展期下去了。至於美國的嚴厲取締日本移民，乃是從一九二四年新移民律頒布後才開始的。自從該律生效後，日本移民准許入境者，每年僅以百名爲限。從此以後，事實上日人得自由入境者祇限於官吏大學教授商人等及其家族，以及調查游歷，僅僅過境的旅客等特殊階級。故就他們取締中日移民的時期上說，實有先後之差。

美國新移民律的取締日本移民入境，適在日本大地震後一年實行。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爲當時日本實力不足，無力抵抗，實爲美國取締日僑最好的機會。日本朝野自美國實行該律後，引爲奇恥大辱，一面臥薪嘗胆，增進實力，一面進行種種平和的方法，以期美國自動修改該律。近時美國一部分人士覺日本的可畏，故在美國已有了一種修正排日移民法有力的運動了（參觀本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五號國際欄）但試問現在美國是否也有同樣有力的修正排華移民法運動，這當然是絕對的沒有的。故從目前的情形看，美國對待中日移民的觀念，也確非沒有差別了。

關於在美的日本移民還有一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他們本其奮鬥的結果，最近獲得了自由教育其子弟的權利。初加利福尼亞州取締日僑所辦的小學校。其目的是在消滅日本小學固有的精神。最嚴酷的辦法有二種：(一)檢定教科書；(二)考驗教師。日僑學校所用的教科書都是經其本國文部省制定的，故內中有許多尊君愛國的教材。如今須受州教育局的檢定，教育局對於這種教材，勢必令其删改。又日校的教師，大都是從其本國師範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畢業生中聘來的。這些教師不特英語不熟，且對於美國歷史及憲法也沒有什麼研究的。可是教育局考驗教師的條件，是須通過美國史及憲法的考試，才算合格。第一次受試的時候，得請翻譯，不熟英語，尙無問題；一年後第二次試驗時，就非全用英文英語不可，不得再請翻譯。於是師資方面大起恐慌。夏威夷對於日本小學，亦有同樣的取締，且其辦法較苛。該地日僑大憤，遂向法院控告縣教育局所頒取締條例的不合法。不幸敗訴。於是日僑再向美國大理院上訴，稱「凡在美國者不問其國籍人種，對其子弟之教育應有絕對的自由，斷無橫遭干涉壓迫之理。干涉並壓迫其自由，實違反美國的憲法」云云。這次上訴的結果，日僑居然勝利。合衆國聯邦大理院之判例對於各州均有拘束力，該地日僑既有此勝訴，加州取締日本小學的辦法大概亦將失效了。這實在是日本在美移民所獲得的一大勝利。我們眼見了在美的日僑得到了這種勝利，似乎應該反省：我們在美華僑的子弟所受的教育怎樣？我們其他各地僑胞的教育又怎樣？假使在海外的華僑，其子弟不能充分受到本國教師的培植和訓練，他們尙能沐祖國的文化，而有愛國的精神嗎？再隔幾代，我國海外的僑務還有進步之望嗎？但提起了這些問題，我們再聯想新近南洋華僑由國內聘請去的蕭女士，中途受了外人凌辱的一件傷心之事，眞是覺得感慨無窮，悲憂交併了！

其次，再說南非的情形。南非嘗於一九〇四年招致華工。到了一九〇六年，華工在彼約有五萬餘人。自是以後，華商也跑去經營商業了。可是後來南非的白人，發起了反對華工的運動，於是政府不特停止招致華工，而且還將華工分批遣回，並從此禁止黃人入境了。日本移民初亦在被禁之列。惟據本月（十月）十四日電通社的克衛頓電訊：「關於南非禁止日本移民事，經日本駐克衛頓副領事山崎氏與南非聯邦政府迭次交涉的結果，南非政府已將禁令自動解除。日本移民如經日領保證，便得與白色人同享居住營業旅行之自由。並訂立一種紳士協約，交換公文，解決多年之懸案。此後日本移民不特可往南非，並得藉此爲日本商品開拓一新市場云」。閱此電訊，可以曉得日本移民在南非也得到了一大勝利。上述日僑在美獲得的勝利，限於得到教育其子弟的自由權；如今他們在南非所得的勝利，則不僅解除了從來禁止日本移民入境的舊例，而且他們藉此還可開拓新市場。比較起來，其勝利更大了。

日人在南非獲得了這樣大的勝利，回顧我們中國在彼僑民的情形怎樣？提起了這個問題，却亦大足令人傷感。何以呢？蓋南非當局對待中

日兩國僑民的辦法，顯有天淵之別。對於華僑，莫說禁止華工的成例未曾革除，近來且還取消了華商的營業執照，不許他們在彼繼續營業，大有將在彼中國的僑商一網打盡之意。讀者如果不信，請看九月十四日報載的下面的一段京訊：

外部息，南非英人，近糾東北區聯合會，實行排亞運動。市政局停止發給亞人營業執照，旅非華商，曾提訴訟敗訴。我國駐非總領館已一面對非政府提嚴重抗議，一面令華商再提上訴。同時外部亦令駐英公使對英積極交涉。

從這短訊看，我們可以明瞭，如果華商的上訴勝利，外部的交涉成功，則華工雖仍不能入境，然而在彼的華商却尚有一線的生機。萬一上訴失利，交涉失敗，則我人將眼巴巴看日人能在南非發展，開拓新市場，而在彼的華商從此掩旗息鼓，嗒然歸國，從前的努力，盡付東流，豈不傷哉！我們期待着交涉成功的好音，與在南非的僑胞有無限的同情。

日本移民在海外所以到處能得到相當的勝利，無非因其國勢強盛；而我國在海外的僑胞備受壓迫，究其根本原因，實由祖國貧弱，缺乏實力的保障所致。所以國內的同胞一面對於促進僑胞的福利，固應加以深切的注意；一面尤宜努力奮鬬，以促國家的進步。海外的僑胞欲求其境遇改進，一面固宜積極自助；一面還宜以其餘力，助祖國建設事業的發展，以增進本國的實力。須知惟有國內同胞暨海外僑胞大家一致向着共同的大目標不斷的努力進行，今後我國海外的僑胞，方能對外像日本移民那樣獲得相當的勝利。（頌華）

東歐各國的經濟聯合及其影響

在五月十七日法外長白里安發出組織歐聯的說帖時，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這個問題上，各國政治家的注意自不必說，即一般報章的記載與人民的談話也以此為評論的資料，七月十五日以前的各國覆文也都熱烈地贊成歐聯計劃的原則，那時白里安與其贊助者的興高彩烈自然不必說了，回想當時的情境是多麼的熱鬧，然而曾幾何時，轟動全球的歐聯計劃却在國際聯盟第十一次大會中輕輕的以提交特組之委員會研究討論而被無形擱置了。虎頭蛇尾的歐聯計劃終於現出了牠的原形！

歐聯計劃的擱淺，一方面固然由於歐洲各強國間利益的衝突，但一方面却也由於東南歐各農業國不熱烈參加，而取冷淡的態度。東南歐各農業國的利益顯然是與西歐諸工業國的利益相衝突的，故歐洲其實可分為工業的與農業的二部，最近地萊西（Francis Delaisi）著二個歐洲（Les Deux Europes）一書，即本此旨而發揮其主張。他將歐洲分為甲乙二部，甲為工業國，包括斯幹的拿維半島的下部，波蘭與匈牙利的一部，奧地利，意大利與西班牙的北部，捷克，法，德，荷，比，丹麥，與英國等國；其餘東南歐諸國則為乙歐，都是未臻工業化的農業國家，礦產缺少，交通不發達，人民多未受過教育，所消費的是家庭製造品。西歐諸

國所需要的是糧食品的輸入與製造品的輸出；而東南歐諸國雖需要工業品之輸入，但她們因苟安於自足的經濟狀態，一方旣不肯盡力將其農產輸出國外，因之同時也不能多多輸入工業製造品。因爲歐洲是有這樣二個全然不同的性質，所以想將全歐聯結起來而組成一個歐洲聯邦，顯然是不易達到的一種企圖了。

不過乙歐各國的聯合運動近來却更進一步，尤其是關於經濟的方面。布加萊斯德，賽奈與華沙農業會議相繼於八九月間先後舉行，列席的國家包括中歐，南歐與東歐諸農業國。她們之所以召集這些會議的原因，第一是因爲全世界經濟之普遍的恐慌，其次是各工業國的保護關稅政策，再後是她們各農業國間的自相競爭。因有此種種原因，所以有共相集議，討論農業經濟合作問題的必要。這些會議的重大影響現在雖沒有立刻表現出來，但其潛藏着的意義是至重大的：因爲這是反對民族的與國際的地域運動 (regional movement) 的開始，此種地域運動現在雖僅表現於經濟的方面，但不久之後也將於政治方面發生重大的影響。

參加布加萊斯德農業會議爲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與匈牙利三國；羅國與南斯拉夫本爲小協約國的會員，但此次會議却捨其聯盟國捷克斯洛伐克而邀請其宿仇匈牙利加入，此事頗使政界驚異，不過就經濟的觀點而言，捷克已成爲工業國，而匈牙利則尙滯留於農業的狀態中，故三國此次捐除舊見而聚議一室，實因她們經濟上有如此的須要，使她們有不得不謀聯合的趨勢。同時羅國的新經濟政策也是促進此種經濟的地域主義之發展的。羅國農民黨自二年前得勢後，卽一反先前重工輕農的經濟政策而製定新的經濟政策，這新的經濟政策是怎樣的呢？請看羅國農民黨商業部長 Dr. Madgearu 在羅國新經濟政策中之言：「羅國農業經濟政策的第一要點，在以經濟的合作原理來代替保守自足的經濟理論，所以我們對外的經濟政策是在達到國際經濟合作的理想。…去年議會所通過的稅率卽依日內瓦經濟會議的建議與精神而制定的，這是日內瓦會議後第一次制定之稅率最低的稅則。」羅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政策，因爲羅國農業的繁榮係根基於對外輸出的發達，而輸出貿易的發達又有賴於稅率的低下，使其他工業國能輸入其製造品而購回羅國的農產物。所以羅政府的經濟政策一方是與工業國謀稅率的減低，一方則與隣國謀農業上的合作，不與其農產輸出協會競爭。本此原則她遂不顧一切政治上的異見，而與宿仇匈牙利及行獨裁制的南斯拉夫代表相聚於羅京，討論三國之農業上的合作問題了。

羅京農業會議的結果如何，因爲參加國嚴守祕密的關係，外間多不知道。但在這三國會議後復有賽奈 (Sinaia) 會議之舉行，參加者僅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二國。這次會議是否爲羅京會議之繼續，抑因不滿意前次三國會議之結果而另舉行二國會議，外間亦殊多不明，微聞二國會議已決定成立關稅同盟，是羅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已得到相當的

成功了。

這種經濟聯合的影響如何是我們所最該注意的。羅京與賽奈農業會議所發生的第一個影響是同性質的經濟聯合的勃起。在羅京會議後，波蘭已邀請東南歐各國參加八月下旬的華沙會議，到會的有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萊多維亞與愛沙尼亞等國，其所討論的圍範自然較大，惟結果似乎不甚美滿，因為各國的利益太複雜了。此外尚有土耳其，保加利亞與希臘的烟草業聯合。同時中歐各國如德奧捷克三工業國也擬組織工業經濟聯合，以對抗羅馬尼亞等國的農業聯合。

其次，是對於政治方面的影響。自從這種聯合開始後，政治性質的同盟(political alliances)有漸趨衰落的形勢。經濟的聯合(economic blocs) 是有地域的限制的，而政治的聯盟則多無地域的限制。比以前的英日同盟，法國與南斯拉夫及意大利與保加利亞的關係都是超越地域的限制的，而現在的經濟聯合如羅，匈，南斯拉夫，與土，希，保加利亞，及德奧捷克的聯合則都是地域主義的。

最後，這種經濟聯合既係地域主義與經濟的性質，則於白里安所提倡之非地域主義的與聯合經濟利益不同的甲乙二歐的歐聯計劃顯有不利的影響。白氏計劃此次在國聯大會中的擱淺，雖然由於甲歐中各國的自相衝突，但乙歐因經濟利益各異而不熱心參與合作，也未始非一重要原因。總之，在世界經濟普遍衰落的今日，東南歐這種的經濟聯合實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明養)

英國宣布巴力斯坦新政策

巴力斯坦本為猶太人的故土，但久為異種人所占據。據一九二七年的人口調查，在該地住居的猶太人僅僅十四萬七千，而阿剌伯人則占六十四萬八千。

猶太人口的總計，約為一千五百萬人，此一千五百萬人因失去了家鄉，乃散處於世界到處，常受各國人民政府的虐待。他們雖懷着重與故國的熱望，却難得實現的機會。幸喜大戰發生，英國占領了巴力斯坦，為謀取得猶太人的好感，曾有貝爾福宣言，允許猶太人回復故鄉。其後巴力斯坦成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對猶太人的復國運動給予援助，於是猶太人大肆活動，組織二個財團，募集故國建設基金，一面又買收土地，辦理移民事業。他們設法灌溉沙漠之區，化為耕地；利用育爾登河之水，發生電力；都市港灣多有建設，教育機關，亦次第完備；使舊時荒廢區域，一變而為隆盛的國土。猶太人的建設能力，果然值得欽佩，而英國援助的功績也是不能泯滅的。設能再假以時日，繼續進行，則猶太故國的重興，已是指日可待的了。

但是不料最近英國政府發表巴力斯坦政策，態度忽然轉變，說英國欲繼續依照國際聯盟行政會所核准的委任統治條例，管理巴力斯坦，但表示對於猶太人與阿剌伯人不加偏袒，並擬在巴力斯坦設置立法

會，以辦事大員一人，官場派遣的議員十人，另由人民推選議員十二人組成之。希望阿剌伯人與猶太人鏟除成見，密切合作，以免巴力斯坦陷於危害雙方利益的地位。此政策綜一句話說，就是英國以後不再單方面援助猶太人的復國運動了。

為什麼英國忽然想改變態度呢？理由是很容易解答的。英國本來並不特別鍾愛於猶太人，為何要特別援助其復國運動？他所以援助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戰時既有了貝爾福的宣言，一時不易反悔罷了。英國所希望的，只是永久把持巴力斯坦的治權。因為巴力斯坦為地中海東部的要地，接連蘇彝士運河，於交通上軍事上均有密切關係。英國占有這塊地方，可以阻止法國在叙利亞勢力的南下，與意國海上權力的東侵。所以英國並不真想猶太人重興故國，她只想巴力斯坦維持現狀。猶太人固然應該籠絡，而在該地占有大多數的阿剌伯人尤不能激引其反感。否則英國在巴力斯坦的地位，還是要發生危險的。

但是猶太人的復國運動，最為阿剌伯人所反對。阿剌伯人以為猶太人預備在二十年內移植一百萬人口至巴力斯坦，則阿剌伯人勢將全被驅逐。而此項移民計劃又得英國的贊助，故阿剌伯人更移怨於英國。近年來為了此事，巴力斯坦的亂事不止發生一次了。去年的泣牆事件，更是一個好例。此種亂事的不絕發生，一面固然有傷委任統治國的英國面目，而阿剌伯人的反抗情形尤為英國所不能安心。所以為維持治安計，為買好阿剌伯計，英國當然有改變巴力斯坦的必要啊。

英國改變巴力斯坦政策，阿剌伯人不消說很為欣幸，稱為阿剌伯人的大勝利。但同時猶太人是要大受打擊的。所以政策發表以後，猶太人極為憤激，反對之聲大起。認此為英國廢棄貝爾福宣言的表示，將否認猶太人在巴力斯坦的權利，並消滅其復國希望。在倫敦之猶太復國運動世界總會及猶太人代理會會長韋士曼博士即向英國殖民地大臣呈遞辭職書。而在美國紐約的猶太人又開反對美國巴力斯坦新政策的大會。耶路撒冷更有盛大的抗議會，歷八小時之久，決議上書英政府拒絕參加新立法議會。又有紐約最富猶太人二百五十人，組成一個猶太復國緊急準備會，以保護巴力斯坦在英國委任統治下的猶太人權利為主旨。並聞美國猶太人已懇請荷佛總統向英國提出正式抗議，說依照一九二四年倫敦協定，英國在巴力斯坦的政策非經美國同意，是不能有所變更的。

不但猶太人對於新政策表示反對，便是英國國內人民也有不贊同政府此舉的。例如自由黨領袖路德喬治以政府的決議顯然破壞國家信用，說當時貝爾福的宣言，乃協約國在大戰危急之際謀取猶太人好意而發，不便反悔。希望政府重行考慮此事。保守黨領袖鮑爾特溫、張伯倫等亦聯名致函泰晤士報，對於政府行動表示深切注意。此外南非斯末資將軍因原為貝爾福宣言時英帝國戰時內閣的閣員，更為憤懣，致電麥唐納首相，說貝爾福宣言，係榮譽攸關的義務，無論代價如何，非完全履行不可。但是我們看了他們反對新政策的理由，都是為保持英帝

國信用起見，至猶太人必須有一個民族國家的話，却是沒有人提及的。

因爲新政策反對的人很多，英政府已試行解辯說：「貝爾福所發宣言，被認爲猶太人自由建立生產地的約言，其中頗有誤會。蓋宣言中對於猶太人實僅予以在聖地落業的便利。英政府新近所發宣言，則意在明定事實，以安阿剌伯人之心，俾知所有地產，不致被人攫取。」又對於斯末資將軍的覆電亦說：「新政策未能視爲違背貝爾福宣言。實則重伸猶太移民不可超過巴力斯坦經濟能力所能吸收僑民的原則。」不過英政府雖如此解辯，事實上有了這個新政策宣布以後，猶太人將不爲英國所援助，則是可以料想的。（幼雄）

德國特萊斯登的衛生展覽會

最近德國特萊斯登，開一個國際衛生展覽會，其中陳列衛生行政的種種設施，更陳列人類身體的各種機能和體構。這不但顯示衛生行政給市民看，且於生理衛生學爲直觀的教導，是大有教育的意味的。該展覽會中有一個玻璃人，計六英尺高，兩足分立，兩臂高舉，被置在展覽會的一間暗室中。去看的人只要把一列的電線推動，便能挨次把每一個器官，每一個身體的單位，光亮起來，而使看的人容易觀察。

衛生事業工程師和市政的衛生官吏，認這個展覽會爲公共衛生工作的科學中空前的最大的教課。這展覽會是從來所開的這一類展覽會中的最大者。牠所含函的範圍頗廣，自疾病的預防起，以迄健康衛生的促進，無不具備。展覽的物品，從擴大的皮層斷面起，以迄最近採用的播街機器爲止，各類都有。在皮膚的展覽中，參觀者看到一個模型，這模型較之實體大幾千倍。其中皮組織之外部，即白色部分，計有三英寸厚。汗毛高出表面一英尺。每一個血管，神經纖維，排汗管，以及皮組織的詳細情形，都非常淸楚。好像在一個強力的顯微鏡下，看那皮層組織。參觀者只要看五分鐘的工夫以後，便不會忘却一個科學的事實，即血毒之尋路入於此等官體，更由是而入於身體，乃是非常容易的事。因此而知對於皮層的保護，是最要緊的事了。

此外還有心的模型，肺的模型，胃的模型，消化動程的模型，肌肉和神經的構造的模型，血液系統模型，喉頭模型，頭及別個官能的模型等等。全展覽會特別使人感興趣的一點，是不見有普通展覽會中所常見的那個「請勿動手」的標語。會場中，反而呈一種相反的空氣，即要求參觀者隨意動手。在肺的模型的前面，是一個槓桿，壓迫這槓桿，則將橫膈膜下降，而兩肺充氣。但這是錯誤的，因爲這要使胃拉長。另外一個槓桿，則使胸部擴展，因之肺也擴大。這兩個槓桿的效果的不同，實給與觀者以一個明白的提示，這提示較之在課堂體育場所能得到的任何教導爲有力。

在心的模型的旁邊，有兩個大的玻璃器。一個約有一立方碼的大小，其中滿儲紅色液體。這表明每一個鐘頭內流經心臟的血液的總量。另外一個玻璃器中含着紅色的小球，其大小約如覆盆子。這些紅小球之

間，更散布有少數的白色小球，這是擴大的血中紅白血球的情形。

管理者要使人民的思維存想，一依衛生的原理，所以力求使凡能閱讀的，皆能了解，但同時也使專家不失其興趣。展覽所必須給與的教訓，決不是禁止的和阻退的，卽於提示貧窮區所有疾病上，也是如此。

例如展覽會中，有一部分，專示女子之爲母爲妻的問題的。這一部分陳示的，爲小兒產生之每一種情形。產母之食品和看護，適當的運動，應避的工作等等。這一部分所陳列的，大半是爲教育不甚完備的人，及不明白生理之簡單規則的人設法的。另外一個小房間，專陳列當生產時醫生和看護所需要的種種東西。這間房間，潔白乾淨，極無汙點，以表示生產時潔淨的重要。

氣候作爲一個特殊的題目。有人穿着各時期的衣服，從十三世紀起，一直到現在。這表明式樣之變遷，和個人衛生觀念在各時期中所佔的地位。過去世紀中，歐洲人的長大的裙子，狹窄的胸衣，和現代式樣間的差別，可看出服式變動對於穿者健康上的影響。

心理的衛生，也以周備和注意來對付。對於神經質者，心理失敗者，失却勇氣者，這等等人的看護，都有詳細說明。還有圖畫照片等等，表示如何預防這些情形的發生。這一部分的第一部，陳示如何避免那不需要的性質逐代相傳的種種方法。第二部分，使人注意都市生活，在神經系統上所生的惡影響，並明示如何抵抗噪聲和混亂的惡效果，如何利用休假的時間，如何回復因憂鬱而失却的健康心地。

「迷信和健康」或說，「從古代的巫人到現代的醫生」這一部，與心理衛生這一部，近在一處。牠所陳示的，多係歷史的事實，及一般人對於疾病和治療上所持的不當的信仰。如觀星術，治心術等，都被生動地可笑地陳列出來。

由德國各洲各城市前來佈置的陳列，比較的專門，不易使平常人一目了然。但論其取材，是非常豐富的。有關於都市衛生設置的種種，如陰溝設置，垃圾處置，掃街方法，公共衛生行政等等。此外還有統計，有圖表，顯示失業保險的處理和費用，國家疾病保險，對肺癆病，社會病，飲酒等的進攻，還有嬰兒幼兒的看護及其他社會事件。

會中又陳列一個醫院，中有七十幾種的模型房間。這些房間，說明醫院工作中的每一手續，從病人的入院起，一直到解剖室X光室爲止。

另外一部分，是關於運動的。雖然這所陳列的是完全關於兒童及青年的，對於別一種一般人認爲日增其重要性的一個體育團範，卽三四十歲間的壯年男女健康的保持，則沒有展覽。

因爲這是一個國際的展覽，所以有一個各國展覽所，其中陳列他國的對於衛生科學的品物。俄國有最好的最完全的陳列，她所陳列的，並非全關於衛生之事，乃是詳細表明蘇維埃在工業及農業上人民所享有的種種利益。他國展覽中，最差的是美國，頗着USA的一個大廳，只有一隻角上，陳列一些東西。這陳列的，是一個某牛乳公司表示他們如何裝製牛乳，如何較勝於他家公司之不潔淨的裝製的說明。

羅馬尼亞也有陳列，土耳其和日本也有此外還有幾國，都在各國展覽所中佔一席地。

有一部分專示兒童衛生，是很足使人注意的。其中有統計，有圖表，示現在德國出生率的降下，這降下，清楚地表出自大家庭的時期以來，在日耳曼共和國中所發生的變動。此外有關於游戲場的陳列，及明示兒童因缺乏空氣缺乏運動而引致的惡結果的陳列。還有模型的學校教室，室外學校等等。校的近周，有適合於各種家庭需要的模型屋子。有一所適合兒女衆多的家庭，有一個適合夫婦兩人小住而無兒女的家庭，有一所屋子有極大量的日光，室中每物皆屬南向，有一所屋子，專替跛子設法，其中所陳各物的佈置，可省却跛子不少的跋涉。（哲生）

美國荷佛總統的讀物

雪文

荷佛太太日常最不變更的職務就是把荷佛先生牀旁的書櫃放滿書。他是夜裏閱讀圖書。每夜祇睡五六點鐘，而且是分開二次，在早晨二點鐘起到五點，他獨自一人用功地閱着書，一方飲着檸檬水，喫加利福尼亞的水果，蘋果或別的水果。這樣地瞧着書。荷佛太太因爲要辦這件事，她便時時到華盛頓地方的舊書鋪同國會圖書館去，又讀許多文學雜誌和報紙上的書評欄。荷佛先生看書是分題而讀的。他喜歡研究埃及及中亞細亞，所以他把一切關于埃及及中亞細亞的重要作品在他牀旁疊在一起。他看埃及的文章一直看了四五個月，在這個時間內他幾乎把關於埃及歷史和文化的書籍都約略看完了。這樣他夜夜地同法老王們親熱着，但後來他一瞧也不要瞧了。有一次他極想要曉得成吉思汗的事績，除了關於成吉思汗的書本外什麼也不能使他滿意。他狠呑虎嚼而自不覺的把阿富汗、韃靼的殖民地弄得很熟。但不久他又把中亞細亞拋着腦後而看別的書了。他讀書很快，祇有幾個歡喜的作家。書的裝幀和版子他是不大介意的；他讀書是爲了要得教導。他也有幾個歡喜研究的問題，例如華盛頓和亞力山大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怎樣建立下美國實際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基礎。這些問題使他異常奮興，有時使他終夜不眠。他覺得他必得要睡時他就吃安眠藥水。吃後他就熟睡在牀上二個半也許三個鐘點後他就起來用早餐，上公事房辦事。辦公時間內他並不讀什麼的。白天他單是工作，夜間則沉醉在古今人的作品中。

時事漫畫



樸蔭凱賚的惡夢

法政治家樸蔭凱賚夢見意相墨沙里尼與德總統興登堡的結好。（即指意德聯盟的風說）（德報）



法西斯蒂的示威

和平之神受意相增造的五戰艦的打擊

（荷報）



千手觀音似的甘地

甘地的手能速成英國的工作嗎?

（德報）



法國對于德奧合邦問題的態度

法國總欲使青年的德意志新共和國，與奧國小姐授受不親，但他們仍在暗地裏仍舊表示相愛。（德報）



德國選舉的經過及其國際的反響

愈之

九月中旬，正是涼爽的初秋時節。萊芒湖的風光最是迷人。碧綠的水波和遠處白山的銀輝互相映射着。盧騷墩上的樹木開始落葉。一到萬家燈火時分，湖上十餘丈高的噴水映着五彩的電光，威爾遜堤的大跳舞場奏着幽揚的樂曲。這是日內瓦——世外的桃源人間的樂園。

這時候，和平的安琪兒卻鼓着小翅膀在 Saleve 的山上翱翔着。原來在這下面，一年一度的國際聯盟大會正在開會。五十四國的外交家正在熱心討論着人類和平問題。就中那位和平老人白里安，正在高據着講壇，提出歐洲大聯邦計劃，主張把歐洲二十七個大國，中國，小國，都聯合起來，化成一家。這一篇演辭滔滔不絕，和平的吐沫濺滿了四座，引得全場如雷一般地鼓掌。這鼓掌的聲音，立刻用無線電傳送到各處。同時又製成了有聲影片，在全世界各大城到處映放着。這樣「和平的福音」就傳遍了地球各處，看到的聽到的，皆大歡喜。

但是……但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日內瓦的幾位「健德兒曼」正在興高采烈做着「歐洲聯邦」的好夢，卻陡然傳來了一個警報把大家嚇得目怔口呆。這警報便是德國大選舉的結果。

假如一九二九年世界政治上最重要的事變是英國選舉，那麼一九三〇年最重要的事變應該是德國選舉。因為這次德國的選舉，不但使德國的內政起大變化，而且在國際的局勢上，發生極重大的反響。最近的數年來，歐洲資本主義的生產澎脹，各大國間的利益衝突，與軍備競爭的劇烈，關稅戰爭的兇猛，這一類的現象，只因為被各國當局口頭的和平的催眠術掩飾着，不至暴露出來。這次德國選舉的結果，卻使許多潛伏在歐洲政治中的互相衝突的潮流，一旦湧現到浮面。從此國際的局勢，將走入一個新時期，而未來戰爭的準備，已成為無可諱飾的事實了。

現在我們先說一說德國內政情形及選舉經過，然後再說德國選舉以後國際政治所起的反響。

在最近德國政治中使我們看的最清楚的是：全般的國際局勢，影響到國家的內政，國家的內政起一種反應，又影響到全般的國際局勢。這樣交互影響着，非到世界的全部起大動搖不可。這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世界的矛盾的現象。

什麼是目前的一般的國際局勢呢？我們都知道目前我們到了世界的經濟恐慌的時期。資本主義在大戰後的幾年間經過了暫時穩定的時期，但這穩定時期到目前却已漸成過去了。各國的工業及金融，修復大戰所造成的創傷後，又過分膨大起來，各國工商金融勢力的互相對立衝突，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在最近兩年中，各國金屬工業，機械工業，汽車工業，都感到生產膨脹，售價低落的困難。再加以連年豐收，麥價跌落，美洲及東歐南歐的農民購買力大減。因此幾個大工業國的製造品，大部堆積在棧房內，無人顧問。停廠失業天天增加。各國政府爲保護自國工業起見，不得不高築關稅的壁壘。但因各國關稅增高之故，幾個工業輸出國的商貨更少出路，失業更形激增。失業問題與經濟恐慌遂成爲目前一般資本主義不可救治的急症。

在這世界的經濟恐慌中沒有比德國受影響更大的了。因爲德國的工業除與其他各國工業同遭售價低落與保護關稅的困難外，更須負擔歐戰所造成的損害。凡爾賽條約把德國東境以及西境的重要煤鐵

鑛區割了去，使德國工業失去了原料供給的便利。依照和約德國須割棄一切海外殖民地，因此又使德國工業失却了大好的原料出產地及市場。鉅額的賠款的擔負使政府不得不增高賦稅，蒙其損失者仍爲一般工業。因此德國工業陷入重重難關，經濟恐慌的程度，較任何資本主義國都更爲緊張。單就鋼，鐵，煤三種主要工業生產量的減低，已可看出德國最近工業衰落之一斑。德國產鐵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份爲一百零三萬六千噸，一九二九年七月份爲一百二十萬四千噸，到一九三〇年七月份跌至七十七萬一千噸。鋼的生產量，一九二八年七月份爲一百三十一萬五千噸，一九二九年七月份爲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噸，一九三〇年七月份減至九十萬零六千噸。煤的生產量，一九二八年七月份爲一千二百六十三萬五千噸，一九二九年七月份減至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噸，一九三〇年七月份又減至一千零八十萬噸。

工業生產量的減少與破產及失業的增加恰成正比例。破產件數，在本年七月份達九百七十七件，爲五年來所未有。失業工人則超過三百萬，佔勞動者總數百分之二十，即每五家中便有一家無工可做。此外小資產階級之因破產失業而流爲無產階級的，更不計其數。總之，德國的經濟生活，除戰後紙幣跌價的數年外，現在要算是到了最艱難的時期了。

這經濟的危機，對政治上自然不能不發生嚴重的影響。德國的政局，在兩年來，便一直在驚風怒濤中行駛着，不過從這次國會選舉起，前途

更變成險惡罷了。德國國會自一九二八年改選後因右派各黨勢力伸張，中央各黨的聯立內閣漸漸立脚不穩。去年社會民主黨領袖慕勒先組織人材內閣，繼又組織中左各黨聯立內閣，都因右派合力攻擊以致不能持久。就中德國金融大王中央銀行行長謝赫德 (Schacht) 借着反對楊格計劃的名義，故意拆政府的台。與登堡總統因與右派首領暗中結納，也不願意左派握得政權。社會民主黨所領袖的聯立內閣，因此於本年三月顛覆。與登堡總統命天主教黨的領袖白呂寧組織中央各黨聯立內閣，包含天主教黨，民主黨，人民黨，經濟黨及由德意志國民黨脫出的右派分子。此內閣雖號爲中央聯立內閣，實則爲德國革命後最右傾的政府。白呂寧內閣雖勉強在國會中獲得多數，但極左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最右的社會國民黨與德意志國民黨，在國會中聯合加以反攻。所以政府時常感到困難。而最棘手的，卻是財政問題，因爲在這經濟恐慌的時期中，資產階級均要求政府減輕工業稅，所得稅，以使工業品易於銷售，而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則主張減輕消費品的稅，增加所得稅，以解除工人的疾苦。白呂寧政府自然是採前者的態度。聯立內閣應資產階級的要求幾次想削減失業工人的補助，減輕工業稅，國會左右兩翼政黨一致加以反對，不能通過。七月十六日民主黨財政總長狄德立許 (Dietrich) 提出征收公務人員的犧牲稅的法案，國會以二百六十五對一百九十三票的多數，與以否決。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德意志國民黨，社會國民黨均投反對票。此案被否決的那天晚上，與登堡總統依據憲法四十八條的特別規定，以行政命令頒佈此項法案。但到了次日（十八日）國會仍以十五票的多數，通過註銷行政命令。因此白呂寧政府乃解散一九二八年選出的國會，舉行新選舉。這次國會的解散，早在一般人意料中，因爲在此國會中各政黨的勢力分散，任何聯立政府均不能應付局勢，所以非改選國會，不能謀政局的安定。但改選以後，極端派勢力驟然增強，以致政局愈不能安定，却是白呂寧內閣當初所未及預料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先把德國政黨分配的情形及其傾向的不同，先說明一下，然後可以看出這次選舉的意義。

上屆德國國會四百九十二議席中，包含有十三個政黨。其中佔議席最多的，如社會民主黨，亦不過佔得一百五十三席，其勢力最弱小的則只佔有三四議席。所以德國的政黨恰和法國一樣，是七零八落，雜湊而成的，和英美之僅有兩三大黨，旗幟分明，情形完全不同。這十三個政黨，依照牠們的傾向的不同，可分爲三大集團，即左派中央派與右派。（請讀者注意，這三個集團的分別，乃爲述說便利起見，在事實上屬於同一集團的各黨並不一定能互相聯絡，觀下文便知道。）

先說左派。屬於左派的是兩個代表無產階級的大政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我們知道在馬克思昂格爾思的祖國，工人的政治組織比在任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更強有力。在上屆國會中，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合併議席佔二百以上，即議席總數五分之二有零。但在事實上，

還兩個代表無產羣衆的姊妹黨，却到處成爲寃家對頭，勢不兩立。因此却使德國勞動者的政治勢力減損了不少。德國共產黨在歐戰後的數年中聲勢本極盛大，但因一九二三年革命失敗，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遭難，嗣後黨內又發生內訌，因此勢力漸衰。但就政治勢力而論，各資本主義國內的共產黨，仍以德國的共產黨爲最有實力。上屆國會中在戴爾曼（Thaelmann）與采德金（Clara Zetkin）領導下的五十四名共產黨議員，除兩個小學教師，一個農民，一個律師，此外盡係無產勞動者出身。在這次選舉中，德國共產黨變更策略，把階級鬬爭暫時擱在一旁，而高呼民族解放的口號。例如八月二十四日德國共產黨在紅旗報所發表的德意志人民民族自由社會自由宣言中，竭力攻擊社會民主黨與其他右派各黨的賣國行動，認廢除凡爾賽條約，取銷賠款戰債爲德人求自由的唯一要着。宣言中說：『假如資產階級的德意志，在眼前是孤立了，那麼蘇維埃德意志有了全歐洲的無產階級的擁護，却不怕任何帝國主義的攻擊。只有社會革命才能解決德意志的民族問題。』這宣言和第三國際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採用的策略，竟是相同。因此在這次選舉中，共產黨所用的宣傳口號，反有許多和右派各黨——尤其是社會國民黨——雷同了。

屬於第二國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不但因有組織完善的工會作後盾，在列屆國會中佔最多數的議席，而且是德意志共和革命的首創者。所以牠擁護民主憲法，最爲熱烈。正和一切的社會民主黨一樣，牠絕不是革命的政黨，只在民主政治之下，努力於勞動階級的經濟鬬爭罷了。自德國革命後，社會民主黨屢次和中央派的資產階級政黨聯合，組織聯立內閣，在事實上便不能不和資產階級妥協，因此成了共產黨的攻擊的標的。自白呂寧內閣成立後，社會民主黨雖退出政府，但在普魯士邦政府，社會民主黨依然和民主黨及天主教黨合組政府。在普魯士邦，社會民主黨勢力最大。德國政府雖然日漸右傾，而反動派還不敢公然叛亂，推翻共和政制，却是仗了普魯士社會黨政府之力。至於對外政策，社會民主黨主張和平。牠雖然也主張修改條約，收回東境被割領土，却主張用平和手段去幹。因此社會民主黨被一般看作親法的政黨。

右派的政黨是德意志國民黨和社會國民黨。德意志國民黨代表軍人，大地主，及重工業資本主的利益。牠的首領胡競堡格（Hugenberg）前克虜伯礮廠的總理，和前德國皇室，有密切關係。所以反對民主憲法，擁護帝政，爲最反動的政黨。對外政策，更非常強硬，視凡爾賽條約和楊格計劃爲德國人民的鐐鎖，楊格計劃的複決投票，即爲此黨所主動。此黨用以鬬爭的工具，有日報四十餘種，及地方機關報四百種，又有一種名爲「鋼甲團」的祕密軍隊組織，所以勢力頗不可小覷。但近年社會國民黨崛起，與之競爭，而且德意志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其中德萊維拉奴斯（Treviranus）與薛拉（Schiele）的兩派脫離，加入中央黨的聯立內閣，所以胡競堡格的黨勢力減削了許多。

同時社會國民黨却有後來居上之勢。社會國民黨一方面傳授了威

廉第二的大日耳曼主義的衣鉢，他方面拾得了慕沙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法寶，是最大膽，最荒唐，最激烈的政治組織。牠的首領是一個未入德籍的奧國油漆工人名叫希德婁（Hitler）。現在這希德婁却成爲轟動全世界的有名人物。黨內有三名大將：工程師韋台爾（Gottfried Feder）是關於財政經濟方面的理論家；神秘哲學家施德拉灰爾（Gregor Straffer）是黨機關報紙的主幹；演說家戈貝爾（Goebbels）是國會中的黨的領袖。牠和意大利法西斯黨相同，與民主議會政治結了不解之仇。說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是萬惡的猶太人的產物。日耳曼民族的精神乃是獨裁的英雄主義。所以主張驅逐猶太人，取銷一切民主思想與議會制度，建立第三德意志帝國的偉業。對外政策不用說，完全是帶武力主義復仇主義的色彩，主張德奧合併，凡爾賽條約完全廢棄，被割領土收回，陸軍擴大……。關於社會問題，雖不反對私有財產，却主張沒收不勞而獲者的財產，全國人民須一律勞動，因戰爭所獲的利益應全數充公，主要工業及交通機關收歸國有，這就比社會民主黨的政綱更激烈的多。此黨自名可代表工人的政黨，實以此故。但在事實上，則社會國民黨的經濟來源，完全是幾個大金融資本主工業主加以協助。此外社會國民黨也和德意志國民黨一樣，有秘密軍隊組織，黨內重要人物，均有衞隊。在學校公共機關及軍隊中均有小組秘密活動。最近因德國陸軍軍官和社會民主黨發生關係，曾與極大的訟案。可見其在軍隊活動的猛烈。在近一二年來，此黨勢力擴張甚速。在吐林琴，在哈斯各邦即政府及警察的一部分已入社會國民黨手中。此黨的目的不在議會鬬爭而在於乘機叛變，取得政權，實行狄克推多，則更爲顯而易見的事實。

可以歸併入中央派的，是些零落不齊的小黨，即民主黨，人民黨，中央黨（即天主教黨）德意志農民黨，漢諾佛派（Hanovriens），農業同盟，國民經濟黨，巴威略人民黨，胡登堡農業同盟。其中漢諾佛派，巴威略人民黨，胡登堡農業同盟，德意志農民黨佔國會中地位很少，並無多大能力。農業同盟則是從胡競堡格的德意志國民黨中，薛拉一派分離組織而成的。比較的最爲右傾。人民黨與經濟黨代表德國的大工業主。以親法著名的故外交總長斯德萊斯曼即屬於人民黨。自從斯德萊斯曼死後，人民黨的聲勢亦漸衰頹。民主黨爲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除社會民主黨外擁護民主憲法，要算此黨最爲盡力。此次選舉中，此黨與少年德意志同盟合併，改名爲國家黨。天主教黨爲現內閣首領白呂寧的黨，純然代表宗教的利益，在中央各黨中，在國會佔的議席，以此黨爲最多，所以歷屆聯立內閣（除社會民主黨參加者外）均以此黨領袖任閣揆。除這些黨以外，從德意志國民黨分裂出來的，德萊維拉奴斯一派又組織了一個新黨，名人民保守黨。在選舉以前，身任白呂寧政府閣員的德萊維拉奴斯到處演說，說收回東境已失領土，將成此後德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他對於親法外交，痛加詆責。因他是政府的負責閣員，所以極引起國際政治界的注目。

德國國會中的政黨分野，已經說過一個大略了。現在且看這次選舉對於各政黨的相互關係，起了什麼變化？

這次選舉於九月十四日舉行。這一日應該是德國歷史中一個重要的日期。因為這一日會使德意志共和國的前途起重大的變端。在投票以前，兩月中各黨選舉競爭非常劇烈。常因遊行示威，鬧出亂子。而社會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毆擊爭鬬的事，更日有所聞。但到了投票那天，一切却平安地過去。這次投票中最可注目的，是投票人數的衆多。這次參加投票的總數達三千五百萬，比一九二八年選舉多四百二十萬票。本來德國選舉權最為普及。無論男女年滿二十，即有選舉權。這次放棄投票權的還不到選民總數百分之二十。可見德人對這次選舉的注意，對當前政局的關切了。德國選舉制度係採絕對的比例代表制，以每六萬票選出議員一名為原則。這次投票數目增多，所以國會中議員名額亦須增多。上屆國會中議員總數是四百九十二名，新國會中則增至五百七十六名。從下列表中可以看出新國會中各黨席次分配的情形，幷和上屆國會的比較。

黨別	一九二八年當選席數	一九三〇年當選席數	增	減
共產黨	五四	七六	二二	—
社會民主黨	一五三	一四三	—	一〇
國家黨(即民主黨)	二五	二〇	—	五
中央黨(即天主教黨)	六二	六八	六	—
國民經濟黨	二三	二三	—	—
人民黨	四五	三〇	—	一五
巴威略人民黨	一六	一九	三	—
漢諾佛派	五	三	—	二
基督教社會黨	—	一四	一四	—
德意志農民黨	八	六	—	二
胡登堡農業同盟	三	三	—	—
農業同盟	一三	一八	五	—
人民保守黨	—	五	五	—
德意志國民黨	七三	四一	—	三二
社會國民黨	一二	一〇七	九五	—
合計	四九二	五七六	八四	—

再就各黨所得票數比較如下表：

黨別	一九二八年得票數	一九三〇年得票數	增加票數	減少票數
共產黨	三、二六三、三五四	四、五八七、七〇八	一、三二四、三五四	—
社會民主黨	九、一五一、〇五九	八、五七二、〇一六	—	五七九、〇四三

國家黨（即民主黨）	一、五〇四、一四八	一、三二二、六〇八	—	一八二、〇四〇
中央黨（即天主教黨）	三、七一一、一四一	四、一二八、九二九	四一七、七八八	—
國民經濟黨	一、三九五、六八四	一、三六〇、五八五	—	三五、〇九九
人民黨	二、六七八、二〇七	一、五七六、一四九	—	一、一〇二、〇五八
巴戈路人民黨	九四五、三〇四	一、〇五八、五五六	一一三、二五二	—
漢諾佛派	一九五、三七五	一四四、〇〇〇	—	五一、三七五
基督教社會黨	六三、一一〇	八六七、三三七	八〇四、二二七	—
德意志農民黨	四八〇、九四七	三三九、〇〇〇	—	一四一、九四七
胡登堡農業同盟	一九九、五一三	一九三、八九九	—	五、六一四
農業同盟	五八一、五一九	一、一〇四、〇〇〇	五二二、四八二	—
人民保守黨	—	三一三、〇〇〇	—	—
德意志國民黨	四、二八〇、二九二	二、四五八、四九七	—	一、九二一、五三二
社會國民黨	八〇九、七七一	六、四〇一、二一〇	五、六九一、四三九	—

就此結果，這次選擧的戰勝者，顯然為極端右傾的社會國民黨與極端左傾的共產黨。尤以社會國民黨的勝利，為自來選擧中所希有。希德要的黨在上屆國會中，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黨。現在却一躍而成為國會中第二大黨，其席數增至九倍，票數增至八倍。這樣的大勝利，連法西斯黨自己也意料不到的。共產黨現在則成為第三大黨，其席數之多為列屆國會中所未曾有。在三千五百萬的選民中，有四百五十萬人，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這決不是全無意義的。這兩極端政黨所贏得的票數，大半是從中央各黨中爭來的。中央各黨，除天主教黨勉強保持原狀外，其餘各黨幾無不遭慘敗。而尤以代表資產階級，主張親法的人民黨，失敗得最兇。斯德萊斯曼的黨從今以後不能再在德國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從數字上看來，胡競堡格的德意志國民黨損失最大，牠幾乎失掉了一半的議席，則固然是由於許多右傾分子傾向希德要，但也由於德意志國民黨自身分裂的緣故。此黨本身雖損失了三十二席，但從此黨分離另造新黨的德萊維拉奴斯派却得了五席，與德意志

國民黨同一傾向的農業同盟多得五席基督教社會黨多得了十四席。總計起來右派政黨（希德畏派不等）的損失還是不多反之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在新國會中雖依然不失其第一大黨的地位但牠的票數卻減少了五十八萬席數減少了十這減少的數目都歸併到共產黨裏面去。德國勞動階級的逐漸左傾革命化這是顯明的事實了。

從這次選舉的結果可以看出德國人民一般的傾向：第一德國人民不滿於現狀而希望有一次徹底的改造甚至於革命。無論是法西斯黨的革命或無產階級的革命總之是和現在的政制立於敵對地位這樣的心理現在是漸漸普遍了。主張妥協的社會民主黨主張溫情主義的人民黨所以漸失人心正因此故。第二韋瑪憲法與依據此憲法而產出之民主政治已為一大部分德人所厭憎。擁護韋瑪憲法的只有社會民主黨與國家黨但這次選舉中這兩黨只獲得一千萬票而力圖推翻民主制主張獨裁制的共產黨社會國民黨德意志國民黨卻得了一千三百四十萬票其餘有同一傾向的小黨尚不計算在內。就這情形看來假如目前德國行複決投票贊成民主共和制的能否得到半數真是一個疑問了。民主議會政治近年在歐洲到處遇了逆風反之一黨獨裁或個人獨裁制卻漸漸佔了上風這次德國選舉的結果不過又經一次證明罷了。第三因經濟恐慌失業增加的結果德國的階級鬬爭已漸漸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資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兩方都走向極端各用強力防衛其階級利益而一切改良主義妥協政策大大失卻了人民的信仰這也可以從這次選舉中看出。第四現在德國人民最大的努力乃是民族解放運動便是希望德國解除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不再受協約國的武力迫壓。今年萊茵區域的外兵撤除在事實上並未能使德人滿足在這次選舉中收回東境已失領土實行德奧合併擴張德國陸軍（凡爾賽條約限制德國陸軍兵額以十萬人為止）取消楊格計畫收回德國海外殖民地幾成為各黨一致的主張。而兩極端政黨之所以能得到大勝利也正因此兩黨宣傳德國復仇最為大膽激烈之故。

但新國會召集以後（已定十月十三日召集）德國的聯邦政府將如何改組方能過這難關卻真是一大啞謎。目前白呂寧內閣雖仍故示鎮靜正在起草財政法案以備在國會提出但這次選舉完全為政府黨的失敗甚為明顯所以現內閣的命運萬不能延長下去。新政府的組織只有兩條路即組織擴大聯立內閣由現在組閣的中央各黨加入社會民主黨組織新閣而由社會黨領袖出任總揆。但中央各小黨尤其是經濟黨人民黨幾次表示不願與社會黨合作與登堡總統因與普魯士總理勃朗不睦也未必願意召社會黨領袖組閣所以擴大聯立內閣事實上難以產出。除此以外只有組織右傾聯立內閣即拉入社會國民黨與德意志國民黨與中央各黨合組內閣。這固然是右派各黨所期望但希德畏所提出入閣的交換條件非常苛刻。他要求解散普魯士議會並與社會國民黨以陸軍內務兩席地位方許入閣。因為法西斯黨的目的本不在於入閣而在於奪取全部政權所以牠只望把陸軍及警察放在

牠手中，以便大舉。這樣右傾內閣即使成立，德國的民主共和制便即告終。何況這右傾內閣也有種種牽制，未必能一時產出呢！

就新國會中政黨分配的形勢，德國政治已成了僵局。假如任何聯立政府都不能獲得國會多數通過，則將成爲如何形勢呢？我們可以猜想，如解散國會，再行重選，在這人心搖動的時候，極端派勢力將更增大，政局更無法解決。除此以外，只有一途，就是政變或革命。與登堡總統採行憲法範圍外的非常手段，以暫救危急，這是可能的事，雖然政府目前還是否認着。再則希德斐的黨，鼓動軍隊，奪取政權，演意大利的老把戲，也是可能的。再不然，則因工人羣衆的罷工暴動，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也未始不可能。不過這最後的推測，在目前可能性還不大。法西斯黨的革命，則在選舉後已盛傳一時。近數日來，柏林及紐約交易所的許多證劵因此狂跌。我們可以說，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化，在目前時機却還未成熟。但沒有人敢說將來，就不會發生。假如德國一旦法西斯主義化了，這決不僅是德國內政上的問題，而是全歐洲的問題，世界的問題。

眼前呢，事情是嚴重到這樣子，即使德國不起革命政變，單是選舉的結果，已使全歐洲的輿論界，鬧的沸沸揚揚了。因爲從這選舉中可以看出，德國的民族復興運動已非常澎脹，不再像歐戰及十年間那樣的甘於屈伏。德國的工業資本的復興，使復仇戰爭成爲不可免的事實。將來無論何黨——即使是社會民主黨——起來組織政府，都不能不看重這事實。因爲這樣，德國以後的外交將根本改變。斯德萊斯曼死了，現在他所醉心的羅加拿協定，德法提攜等等綱領，也和他一同下葬了。威廉第二雖還不曾回到柏林的皇宮，但是他的精神已重新佔領了大部分德人的心理了。此後德國將盡力擺脫法國的鎖鏈。法意兩國互爭地中海霸權，巴爾幹諸小國的互相猜忌傾軋，波蘭與蘇俄的外交關係的惡化，這些全是德國重興復仇戰爭的好機會。已經有許多事實證明德國陸軍軍官與蘇俄政府的祕密合作。許多德國政論家已公然不諱言奪取東境的被割領土。希德斐的黨已在宣傳德意奧三國同盟的復活。修改凡爾賽條約，不僅爲德國所要求，墨沙里尼且公開的加以贊成。無怪德國選舉揭曉後，法國報紙大喊着歐洲的災禍將來，而意國及蘇聯的報紙則都興高采烈地慶賀着。我們應感謝這次的德國選舉，牠把歐洲輿論界的假面目揭破，而使我們看見赤裸裸的現實了。

德國選舉到本文脫稿時爲止，還不到半月。但在歐洲國際政治上已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反響至少可以用三件事來證明：第一件是法意海軍談判的又一次破烈，這破裂顯然因德國選舉後意國態度變爲強硬之故。第二件是法政府發表下年度的預算案，陸軍軍費較上年度增加七萬二千五百萬法郎。（我們應該注意，半月前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在國際聯盟大會，還高聲的說：「我決不再從事戰爭！」）第三件是今年國聯大會完全爲消極悲觀的空氣所包圍，不用說裁軍問題依然成爲僵局，連那用財政援助被侵略國的提案，修正國聯公約使與開洛公約不相衝突的提案，本來早可通過的，現在却因討論無結果，延擱到明

年的大會來討論。就這一點，可見國聯大會中的許多外交代表，並不是空想的平和論者，卻一個個都是趁風駛帆的實行家。

話雖如此，歐洲聯邦的高調，卻還有許多人在大唱特唱着。明年一月，我們還可以再在日內瓦看一幕滑稽喜劇，就是那所謂「歐聯研究委員會」。我不明白人們何以如此不憚煩！

一九三〇，九，二六，寄自巴黎。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十月份收到者為限

中學生	九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青年進步	一三五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協會
青年友	十卷十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綠光	六卷八號至七卷八號	上海寶山路鴻吉坊上海世界語學會
良友	五〇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醫藥學	七卷八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真美善	六卷五號	上海望平街真美善書店
開明	二七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合作月刊	二卷七期	上海博物院路三十一號中國合作學社
軍事雜誌	二七期	南京黃埔路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一一集一二九至一三二期合刊	廣州中山大學
工程	五卷四號	上海寧波路中國工程學會
科學	一四卷一二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現代僧伽	三卷一至二期	廈門南普陀
國民政府公報	五八五至六〇九、六一一號	南京國民政府
統計月報	二卷四至五期	南京立法院
北新	四卷一四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中華教育界	一八卷六期	上海中華書局
人文	一卷七期	上海辣斐德路亞爾培路西首路北小學校路一號人文編輯所
社會科學雜誌	二卷四期	上海泰東圖書局
海外（日文）	八卷四四至四五號	東京府豐多摩郡落合町下落合一三六七番地
物價統計月刊	二卷七號	南京工商部
上海物價月報	六卷八號	上海漢口路江海關二樓國定稅則委員會
生活	五卷四三、四四、四六期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農業週報	五一號	南京黃泥崗中國農學社
女青年月刊	九卷八期	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現代學生	一卷一號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
韓旅長斗瞻遺跡	一冊	計耕園
兩年之新政（英文）	一冊	刁敏謙
黃埔月刊	一卷四號	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一九三〇年德國國會選舉之結果及歐美報紙之評論

朱偰

一　導言

德國近來的政局，呈現極度不安的現象：社會民主黨與中黨的傾軋，共產黨與民族主義社會黨的衝突，經濟恐慌的降臨，三百萬工人的失業，二十萬萬賠款的負擔……皆是釀成此次國會改選之原因與動力。

關於此次國會選舉以前各政黨間之形勢與其縱橫捭闔之情形，請參看拙著最近德國國民投票之意義及其於歐洲國際之影響。（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四號）關於此次國會解散之原因，請參看拙著世界經濟恐慌與德國政局之變遷。（載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七號）故有許多地方可以省去不論。本文專就此次選舉之本身及其於歐洲國際之影響，爲國人作一綜合的敍述與批評。

此次選舉結果，極右的民族主義社會黨與極左的共產黨大佔勝利。在國會解散以後，九月十四日選舉命令頒布之時，一般觀察者即已推得，下屆國會極端派將佔優勢。但是民族主義社會黨從十二席增至一百零七席，共產黨從五十四席增至七十六席，其膨脹之速，却也出乎人意料之外！所以中產階級的報紙說：三百萬的失業工人，加二十萬萬的賠款負擔，等於極端政黨的勝利。（謂極端派之所以勝利，蓋時勢所以造成，而時勢所以致此，政府當局不得不負其責。）巴黎報紙 Georg Blum 的柏林通訊員說：極端右派的大勝利，只有如下可以說明，即平常審愼的德國民族，忽然失去了理智，蓋受 Hitler（民族主義社會黨首領）和 Hugenberg（德意志民族黨領袖）對於楊格計畫與凡爾賽條約煽動的而且有犯罪性的宣傳的毒害所致。

此後德國政治將呈一種新局面。血氣方剛挾報復主義的民族主義社會黨，將利用其十倍於從前的席數，左右內政與外交。國會中多數黨之造成將愈趨不易。德法間之協調政策將多少受其打擊。歐洲政治空氣將愈趨緊張。此次德國國會選舉對於歐洲國際影響之重大，也可以

想見其大略了

二　歷史的背景

欲明白此次選舉經過，不可不稍敘述一點歷史的背景。

一九二八年五月，德國上屆國會舉行選舉。有選舉權之公民，爲四千一百二十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三人；投票有效之票數，爲三千零七十三萬八千三百八十一票。其各黨票數與國會中席數之分配如下：(註一)

政黨	黨票數	席數
社會民主黨	九、一五一、〇五九	一五三
德意志民族黨	四、三八〇、〇二九	七三
中央黨	三、七一一、一四一	六二
共產黨	三、二六三、三五四	五四
德意志人民黨	二、六七八、二〇七	四五
民主黨	一、五〇四、一四八	二五
經濟黨	一、三九五、六八四	二三
巴威略人民黨	九四五、三〇四	一六
民族主義社會黨	八〇九、七七一	一二
基督民族主義農人黨	九〇四、三九五(註二)	一三
民權黨	四八二、二二六	一
德意志農民黨	四八〇、八八〇	八
農人聯合	一九九、五一七	三
其餘		四

上屆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大佔勝利，因而產生了繆勒(Müller)內閣。嗣後社會民主黨，中央黨，人民黨，民主黨，巴威略人民黨共同合作，以抵當德意志民族黨，民族主義社會黨及最左的共產黨。這個聯立內閣，在國會中佔絕對多數，因此在繆勒氏組閣之下，維持了二年之久。

這個聯立內閣最大的成績，是外交上的勝利。楊格計畫的簽定，萊茵流域的撤兵，以及德國國際地位之恢復，皆是斯德萊斯曼(Stresemann)外長實行「協調政策」(Verständigungspolitik)的結果。可是別一方面也因爲贊成楊格計畫，惹起右派的德意志民族黨及民族主義社會黨激烈的反對，因而有一九二九年十月舉行的國民投票，結果以絕對多數戰勝反對黨，繆勒內閣直維持至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間爲止。

今年春，社會民主黨本身因內政問題不一致，繆勒內閣解體，該黨退而居於反對黨的地位。於是白呂寧(Brüning)以中央黨首領資格，聯合人民黨，民主黨，經濟黨，保守人民黨等中間黨，組織聯立內閣。但是該內閣自產生之時，在國會中卽僅能得過半數，自始卽不穩固。於是今年七月間，因經濟恐慌關係，政府黨擬用新稅，增加預算案被國會否決。白

呂寧採取果斷手段，用憲法第四十八條，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實行徵收新稅。該緊急命令送至國會時，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德意志人民黨，民族主義社會黨，羣起反對，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並提出不信任內閣案，於是該緊急命令終被否決取消，白呂寧內閣遂於七月十八日下令解散國會。

按照憲法，國會被解散後，新選舉至遲須於二月以內舉行。故此次選舉，定在九月十四日舉行。其徵稅緊急命令，在國會解散期內，依舊由興登堡總統下一內容相仿之緊急命令，實行徵收。

三　選舉的經過

自七月十八日國會解散以來，各黨之間競選的運動，日甚一日。各政黨的集會，各黨領袖的演說，共產黨與民族主義社會黨的游行示威，及互相衝突而發生暴動，幾於日有所聞。此種感情興奮的現象愈趨愈激烈，直至九月十四日，為臻峯造極的一天。

在此，先下一分析的觀察。

社會民主黨，本為德國最大的政黨。他的歷史非常悠久，有名的拉薩兒(Ferdinand Lassalle)即為該黨的倡始者。牠自稱為德國工人黨，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牠有牠的理論家如古諾(Kuno)高茨基(Kautzky)分析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指謫俄國共產黨之非馬克思主義。歐戰告終，德國幾乎為共產黨所統治，賴社會民主黨之力，壓抑共產黨，使德國得躋於民主政治。所以一方面，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有歷史上主義上的關係，不能合作，他方面此次國會解散，社會民主黨為反對黨中堅，與白呂寧內閣下之中央黨，人民黨，民主黨等亦相敵對。牠的口號是反對獨裁政治，(指白呂寧內閣之濫用憲法，)維護民主政治；牠鼓吹工人階級選舉自命為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牠的機關報，在柏林有前進(Vorwärts)有晚報(Der Abend)；在萊茵地方有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牠的競選口號是：

工人階級起來！

反對壓迫工人階級的租稅！

不投資本主義政黨的票！

不投法西斯主義「卍」字記號下資本家奴隸的票！

不投莫斯科收買下破壞統一的共產黨的票！

社會民主黨勝利！

社會民主黨在此次選舉孤軍獨戰的精神，於此可見。

在上屆國會中第二多數是德意志民族黨。在社會民主黨當政時代，此黨常為反對黨中堅。牠主張民族主義，反對楊格計畫和協調政策。牠在過去二年間，一再分崩，現在比較是失去勢力。牠對於中央黨，民主黨，人民黨素來居於反對地位；——尤其是對於斯德萊斯曼領導下的人民黨，以為是親法賣國的政黨，反對不遺餘力。牠的機關報，是柏林的地方導報(Lokal-Anzeiger)及日報(Der Tag)等。

第三多數，便是中央黨。牠是德國天主教徒的政黨，勢力根據地在科侖及萊茵一帶。牠的機關報是柏林的日耳曼報(Germania)。

因爲連帶關係，先說人民黨。人民黨居上屆國會中第五位，爲資本家的政黨，主張協調政策，努力於萊茵撤兵，斯德萊斯曼即該黨從前領袖。牠的機關報是科侖的科侖報(Kölnische Zeitung)。

再次便是民主黨。民主居上屆國會中第六位，現稱國家黨(Staatspartei)。牠利用斯德萊斯曼的聲望，宣傳國家黨的政綱，謂即是斯德萊斯曼所主張的政綱。——牠曾作一種擴大的運動，主張各中黨聯合起來，維持德國財政渡過經濟恐慌難關，合組一個國家黨。但是人民黨和中央黨不同意加入，因此自己改稱國家黨。牠的機關報，是柏林最大的報紙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及服西報(Vossische Zeitung)。柏林的最大三出版報紙公司之二——Ullstein 與 Mosse ——在該黨的手中，因爲該黨多猶太資本家，所以爲排外的民族主義社會黨所反對的對象。

以上三黨，自稱「自由主義的中黨」(die liberale Uitte)，或「中產階級的政黨」(die bürgerlichen Parteien)。牠們以爲在此經濟恐慌時期，應該要有有責任的政策，維持財政及國民經濟，過此困難難關。而社會民主黨及左右極端黨，則自身不能造成多數，自身不能負起責任，專門從事破壞。所以柏林日報的口號說『反對破壞的政黨，爲國家而奮鬭!』(見該黨主要人物財長 Dietrich 所作政論，載九月十四日該報。)

而科侖報也鼓吹：「爲理智而奮鬭，反對盲目的感情!」又說：「選舉自由主義的中黨! 加強中產階級的政黨!」可是也因此在反對方面被社會民主黨稱爲資本主義的政黨，稱爲資產階級的集團(Bürgerblock)。三黨之中，中央黨因爲此次解散國會的中心人物，競選尤爲努力。牠在經濟關係之外，還借天主教的力量，以增加勢力。

共產黨佔上屆國會中第四位。在共產黨後面有第三國際操縱，所以社會民主黨稱之爲莫斯科收買的政黨。牠的機關報，是柏林的紅旗報(die rote Fahne)。牠的競選口號，完全指謫過去政府的劣績，謂興登堡與社會民主黨所謂的天堂，乃是充滿了貧困與三百萬失業工人的牢籠。該黨常常舉行示威，到處與民族主義社會黨發生衝突，演成流血慘劇。

此外最形活動，氣燄最盛的政黨，是民族主義社會黨。牠的領袖，是 Hitler 氏。本篇之所以單提出民族主義社會黨的領袖，因爲該黨完全仿照意大利法西斯黨，傾向獨裁政治，主張報復主義，反對楊格計畫，要求無條件萊茵撤兵；而其領袖 Hitler 氏，實爲一切的主宰。牠的機關報，是柏林的觀察日報(Beobachter)，科侖的西德觀察日報(Westdeutsche Beobachter)。牠的口號是『自由與麵包』(Freiheit und Brot)。牠以「卍」字爲徽號，起初反對一切外國人，繼反對操縱德國金融界的猶太人。牠取偏狹的國家主義，抱報復觀念，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年，及

失業的工人容易受其煽動。牠指摘社會民主黨爲國家寄生蟲(Parasitedtum)；牠和社會民主黨總算賬，謂他們允許與人民以自由工作，與麵包；但是結果與生產階級以饑饉與貧困。他們恩賜國民以：

三百萬的失業工人，

每天一百五十自殺案件，

每天三百八十自殺未遂案件，

每天三萬五千人赴典當典質，

每天九萬賠款支付命令，

每天企業倒閉，工廠停滯，

還加之以六十年的進貢奴隸義務！（指楊格計畫）

他們說：這是工人黨領袖工作之結果！

在經濟恐慌時期，這種論調最爲動聽。而此次選舉，又以民族主義社會黨宣傳最力。家家戶戶所接到的傳單，街上廣告柱上所貼的宣傳，觸目盡是民族主義社會黨的口號。該黨的勝利，也早在一般料想之中了。

國會解散後數日，政府卽任命柏林大學教授兼統計局長 Wagemann 博士爲國會選舉處處長(Reichswahlleiter)。至九月十四日，全德舉行選舉，每城每鎭，皆分選舉區，每區有選舉公會(Wahl-Lokal)。是日飛機游行空中，標記選舉表數目；無線電放送處，環列聽衆。在重要十字路口，且有幻燈映演各黨選舉票數，終宵達旦，到處五光十色，極形熱鬧。是夕作者亦兀坐無線電放送處前，靜聽選舉報告。至次日晨，選舉形勢，始大體確定。

四　左右極端派之大勝利

此次選舉，有選舉權之公民，達四千二百八十萬人以上，視一九二八年五月選舉，（四一、二四四、七三三）約增二百萬人。

投票有效之票數，爲三千四百九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九票，視一九二八年，（三〇、七三八、三八一）增四百二十萬票左右。

因選民增加結果，國會中之席數，亦因之增加。一九二八年五月國會，有四百九十席；此次國會據官方報告，將增至五百七十六席。其選舉結果，及其與上屆選舉之比較如下：（註三）

政　　黨	有效票數	1928	席數	1923
社會民主黨	8572016	9151059	143	153
德意志民族黨	2458497	4380029	41	73
中央黨	4128929	3711141	68	62
共產黨	4587708	3263354	76	54
德意志人民黨	1576199	2678207	30	45
民主黨（國家黨）	1322608	1504148	20	25
經濟黨	1379359	1395684	23	23
巴威略人民黨	1058556	945304	19	16

民族主義社會黨	6401210	809771	107	12
基督民族主義農人黨	1104727	581760	18	9
民權黨	271931	482226	0	—
德意志農民黨	339072	480880	6	8
農人聯合	193899	199517	3	3
德國漢諾威黨	144242	135060	3	4
基督社會公衆黨	81558	—	0	—
基督社會人民黨	867377	—	14	—
保守人民黨	313874	—	5	—
少數民族	76438	—	0	—
其餘	64654	—	0	4

此次選舉結果，可分左列各點，扼要述之：

(1)社會民主黨從一百五十三席降至一百四十三席，大體上尚可保持其原來勢力。但一政黨欲保持其政治上潛勢力，至少每次選舉須增加十分之一，蓋選民之數目亦常常增加；否則比例上即形減少。論者謂社會民主黨所以失去十席，蓋因其青年之選民，大都改選共產黨之故。(但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仍佔第一位。)

(2)德意志民族黨從七十三席減至四十一席，蓋因其內部分裂之故。但其領袖 Hugenberg 尚可引為自慰者，則其從該黨分離而出之保守人民黨，不過獲得五席之數。

(3)中央黨從六十二席增至六十八席。德意志人民黨從四十五席減至三十席。國家黨從二十五席減至二十席。此次選舉，所謂「自由主義之中黨」或「中產階級之政黨」，實未能保持其原來之勢力。白呂寧內閣下之政府黨合其他中黨不過一百七十二席，視半數尚相差遠甚。

(4)共產黨從五十四席增至七十六席。其所得之票數，大多係從前贊成社會民主黨之青年選民所投。蓋在經濟恐慌之下，失業工人增多，共產黨自然易得勝利。

(5)民族主義社會黨之勝利，實可驚人，其數目竟從十二席增至一百零七席，幾於十倍舊有席數。其原因，一則為經濟恐慌之壓迫，失業工人達三百萬，選民失望之餘，易趨於極端；再則為楊格計畫負擔之過重，該黨以狹義的民族主義報復主義相號召，易於得一般青年選民同情。德國此次選舉極端派得勢之原因，要不外乎此。

其餘各小政黨，票數得失，鮮足輕重，茲從略不論。

五　德國政局之將來

德國政黨分歧，達二十四黨之多，欲在現在選舉方了，政象混沌之時，談德國將來政局，殊為不易。但談其可能性，則可得而舉者有下列數

端：

(1)白呂寧之中央黨本爲解散國會之政府黨今國會選舉告終，政府黨仍佔少數，——全體五百七十六席政府黨僅佔一百七十二席——按照民治制度精神當然應出於辭職之途。但德國政黨分歧，政府黨之是否能以維持，全視該黨政治手段如何，據最近情形，白呂寧似將一試其縱橫捭闔之手身，擬不出於辭職一途。

(2)資產階級之政黨，如實行大聯合，——即包括中央黨，人民黨，國家黨，經濟黨，農人黨與保守人民黨，可得三百二十一票以上，即爲絕對多數，但仍非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而此種聯合，黨派太多，本身亦不甚穩固。

(3)社會民主黨方面之重要人物，即普魯士國務總理白郎 (Braun)表示社會民主黨已準備與其他政黨合作，以解決國是。據日來報紙所載，白呂寧有與社會民主黨攜手傾向，惟據現在情形加以判斷，實不免過早而中央機關報 Germania，亦宣稱聯合之時機尚早，惟謂右方之反對黨即民族主義社會黨及德意志民族黨，與左方之共產黨，無治理能力，卽不能與之合作。如此則社會民主黨中黨之接近，似較有可能性。

以上爲目前政局之推論，今且不再深論。此後德國政局，有二點可以斷言者，卽此後國會中之工作因大多數不易造成，倍形困難；及民族主義社會黨之排外復仇氣燄，益形囂張是也。至於德國一向之外交政策——即和平政策與協調政策——是否將受一挫折？據大多數推測，謂尚不至如此。蓋右派之民族主義社會黨及德意志民族黨合之不過二百席，究竟未能操縱一切也。

據九月十六日報載，下屆國會，將於十月十三日初次集會，屆時白呂寧內閣將於新國會前提出其政策及大政方針；但成問題者，新國會中將如何造成多數以擁護此內閣是也。想本篇披露之時，讀者已可知其究竟矣。

六 歐美各國報紙之論調

德國此次選舉，世界各國，皆極爲注意，茲略介紹各國報紙輿論，以見此次選舉於歐美國際之影響。

(1)法國　法國與德比鄰，對於反對凡爾賽條約，反對楊格計畫最烈之右派得勢，甚抱不安。L'Ordres (偏狹的國家主義報紙) 謂此次選舉結果，當歸咎於法國之外交政策，從選舉公布之日起，此外交政策當完全放棄。Figaro 謂右派之得勢，由於復仇精神之伸張，法國將來必將受其影響。至於社會主義之報紙 Populaire 則贊美社會民主黨，謂該黨已戰勝反動派之攻擊，救德意志共和國出於獨裁政治，並又一度促進和平云。

總之法國報紙，大都表示悲觀色彩。Liberté 某政論，至謂「興登堡當選，吾人尚可以了解；Hugenberg 及其極右之政黨當選，已費思索；

至若 Hitler 僅以囂張誇大武力新奇，而得六百萬選民之投票，誠令人不得其解。德國政治生活尙須訓練，於此可見。而其對於武力政治之嗜好，已無可諱言，是足以歎息而使人感不安者也。」

(2)英國　英國報紙，對於此次選擧結果，較爲冷靜。以爲此次極端派之所以勝利，全然由於一般失望選民，在經濟困難之下，盲從民族主義或共產主義所致。此間都希望社會民主黨與中央黨合作，以避困難云。Times 謂在一議會制度中（此議會制度本身卽已不甚健全）增加激烈分子，難免使關心歐洲和平之人，發生憂慮。保守黨之 Morning Post) 則謂德國已在民主政治與反民主政治之歧路上，擁護共和與反對共和者之界線已明，關鍵至爲重要云。

(3)美國　美國對於德國此次選擧結果，態度更爲冷靜。合衆通訊社(United Press)在選擧消息公布後，卽向各政府及財政界重要人物，徵求意見。民主黨參議員 Barkley，爲財政委員會重要委員，從旅行歐洲歸美不久，謂德國各政黨間勢力之推移，不致牽動美國對德之外交關係，蓋德國自身亦在經濟恐慌之下，必不致有所企圖，使自己情形益形困難云。參議員 Harrison，爲上院外交委員會重要委員，謂此次選擧結果，並非爲德國現在政府崩壞徵兆。此種選擧，完全爲內政的關係，毫不能動搖我人對德國政府之信任。大多數政府人員，皆表示相同意見，毫無悲觀論調。惟參議員 King 對此次選擧表示遺憾，謂假如此次選擧結果，致推翻中堅的負責的政府，則德國政治的經濟的生活，必將受其動搖。而此內部的不安，又必將影響及於鄰國云。

(4)波蘭　波蘭對於德國此次選擧結果，視爲一種威脅。九月十六日科侖晚報波蘭通訊員報告，謂波蘭內政雖益趨紛擾，但對於德國國會選擧，則極爲注意。民族主義社會黨勢力之狂漲，在一般認爲出於意外，而此政黨之政策又爲凡爾賽條約最大之威脅，因此一般頗感不安。此在民族民主黨報紙 Abc，社會黨報紙 Robotnih 皆可以見之。（後者並謂此次選擧結果，將引起更烈之內爭，而減低德國國際上之地位云。）

(5)奧國　奧國輿論，對於此次選擧，大體表示同情。各報一致主張，謂德國一向之對外政策，卽主持和平與協調方針，必不致於動搖。他方面許多報紙表示，謂德國此次選擧中所表示之絕望的空氣，其根本原因卽爲凡爾賽條約。維也納新報 (das neue Wiener Journal) 社論，謂吾人不當根據 Hitler 之演說或共產黨之宣言，以判斷是非；吾人更當根據德國所結之和平條約，道威斯與楊格計畫，以定判斷。此次選擧當視爲一瀕於絕望之民族對世界的反抗選擧(Protest wahlen)，爲一失望民族之最後的聲呼。該民族被剝削已至極點，幾於一無所有。故從前戰勝各國，對於此次選擧，當排除政治的意見，而從經濟的方面研究之，對於德國所負擔之賠款，至少當令合於其負擔能力及民族生存最低限度云云。

七　結論

德國此次國會選舉，在歐美各國，引起鄭重之注意，其影響於國際政治之大，可以想見。將來可以推定者，則國會中工作益形不易，黨派間之紛爭益烈，而國際間之協調政策，多少將受其影響是也。觀於各國報紙輿論，法國與波蘭，都抱悲觀，不免含有敵意；英美取旁觀態度，不置可否；惟有奧國以為此係一失望民族對世界之反抗的選舉，庶幾近乎實際矣。

(註一)參閱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柏林 Vossische Zeitung 之一九二八年五月選舉結果及次日評論 Kölnische Zeitung 晚報。

(註二)其中基督民族主義農人黨佔五八一、七六〇，德意志漢諾威黨佔一九五、〇六〇，薩克森農人黨佔一二七、五七五票。

(註三)基督民族主義農人黨，保守人民黨及漢諾威黨所得之二十六票中，或偶有少許更動。

此表次序，按照政府選舉表所定次序。

一九三〇，九，十七，國會選舉後三日，于柏林。

有約無約國名之調查

有約國國名

(一)有條約關係而完全受中國法權支配者——俄、德、奧、芬蘭、波斯、希臘、墨西哥、波利維亞、智利。

(二)已承受中國法權但須俟有領判權國半數以上放棄後開始實行者——比利時。

(三)已承受中國法權但須俟華盛頓會議簽字各國承允後開始實行者——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麥。

(四)舊約尚未期滿，我國聲明自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收回法權，但在實施辦法尚未訂定以前，暫照原狀辦理者——英、美、法、和蘭、挪威、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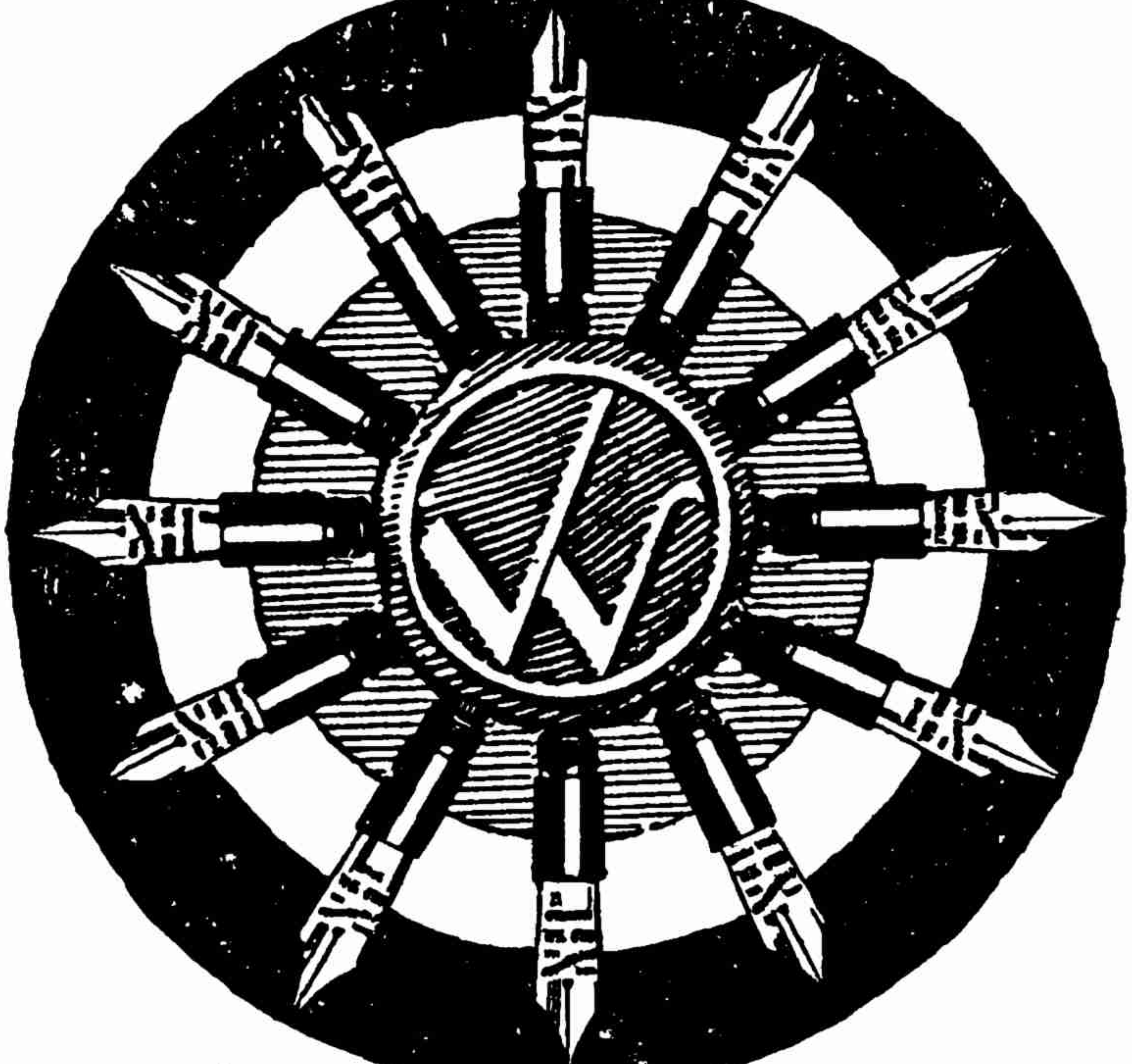
(五)舊約已經滿期，新約尚未簽訂，事實上暫照原狀辦理者——日本、瑞典、祕魯。

原約訂明各國撤廢領判權後，亦允照辦者——瑞士。

無約國國名

(一)除前條所稱之有約各國外，均係無約國；(二)雖已派遣使領但尚未訂定商約者，仍可作無約國論。如古巴、巴拿馬、尼加拉瓜。

訂約而尚未施行之國名(一)捷克，(二)波蘭。(在未施行前，仍作無約國論。)



有目共賞之

華爾永銳自來水筆

筆桿上有英文商標為記 筆頭十四種隨意更換 此為華爾筆之特別長處與眾不同 一經試用 當知其妙

各大文具店與書店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務請認明英文商標

EVERSHARP

PENS-PENCILS



大不列顛與其自治殖民地之關係

魯學瀛

一　帝國間之聯絡

大英帝國疆土，擴大至一千三百七十萬方哩，人口增至四萬萬七千五百餘萬，約當世界面積人口四分之一。但其海外藩屬，散佈全球，呼應頗感困難。例如由新西蘭首都威林頓西至英國利物浦（Wellington to Liverpool）路長一萬二千零八十一海哩，費時幾兩週。英人雖自豪「無日落」，然各部份間聯絡問題，則其政治家所不能一刻忘者也。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英國政治家對於此項問題，猶可不問。蓋其時此類領土猶在英政府保育之下。其相互關係，遠不及今日複雜。各自治領土內有欽派總督一人總攬一切行政。殖民地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甚微。然自是以降各殖民領土之人民，在知識上財力上漸有充分準備，切望行政自主。此種自主運動初則鼓盪於加拿大一隅，繼而波及其他各地。二十世紀初葉自治領土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合衆國及愛爾蘭自由聯邦已漸寖而具有獨立國家性質。換言之，此類領土幾由「母女」關係進而與大不列顛平衡其國際地位。其日常政治地位之平等，習見於英國政治家之言論。一九一一年各自治領土集議英京，新西蘭代表荷嘉氏（Vogel）嘗謂今日大英帝國實多數自由國家之集合。自由國家一詞，大不列顛政治家屢屢用之，不以爲怪。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且謂彼等雖同爲效忠英室而統一，但彼此地位漸趨平等。內政外交，各不依附。且自由聯合而成大英共和聯國（註一）自上項宣言而言，英帝國間各部分之結合，將基於意志自由。吾人雖未敢斷定英帝國將來分離程度，但目前彼此漸趨平等地位，在原則上殆無疑意。近代學者有謂大不列顛近於國際聯盟組織，實非過言。英人深恐將來蹈德奧諸帝國之覆轍，故以「平等」與「合作」精神，仲裁彼此間之問題。惟帝國間之各部分如何聯絡，乃爲英人歷來爭辯焦點。英國政治家對此問題向有兩種主張：

一爲根據「向中心」的原則，改變目前疏散狀態，而以聯邦組織爲基礎。其主張不外以帝國議會(Imperial Parliament) 代替目前每

四年舉行一次之帝國會議。

一爲根據「離心向外」原則，維持目前疏散狀態。主張在疏散狀態之下，以理性與情感爲適宜之措置，使在若卽若離之間，能有充分協作。

就第一種主張而言，歷屆帝國會議均有所討論，（註三）而以一九一一年新西蘭代表瓦特氏 (Right Hon. Sir Joseph Ward) 主張爲最具體。瓦氏主張有二：

一爲帝國代表議會 (Imperial House of Reprerentatives) 之組織，每二十萬人口產生代表一人，就當時各部人口比例，代表人數分配如下：

英本部	二二〇人
加拿大	三七人
南非洲	七人
澳大利亞	二五人
新西蘭	六人
紐芳蘭	二人

一爲帝國防禦行政會議 (Imperial Council of Defence) 應根據平等原則，使每一構成區域，有出席代表二人，共十二人。其權限限於諮商以及複議帝國代表會議之決議。另設行政部十五人，十五人中，帝國防禦行政委員只能佔一人。瓦氏以後，倡和者仍有其人。但多數英國政治家認定以一種呆板之組織，規定帝國間彼此關係，實足致傷大不列顛政治生命。其理由有三，如下述：

其一，各領土發展有先後，種族宗教言語各殊。彼等雖爲大不列顛海外藩屬，但各有不同國民性在，各具經濟上政治上特殊情形。各殖民地事務之處理，賴有殖民地政府解決之。使各地商業軍事外交盡歸帝國議會解決，則行政方面，必呈滯板笨重之象。各自治領土區域在此種新組織之下，斷難有充分發展。

其二，就瓦氏一九一一年主張而言，亦大有討論餘地。就瓦氏規定，英國本部在帝國代表議會中佔絕對多數。五自治領土區域代表總數，猶不及英倫一部三分之一。英國之能任意操縱，殆可斷言。瓦氏顧慮及此，而以帝國防禦行政會議平衡其地位。瓦氏以爲法律製定，多一種討論或修改機關，將不致流於粗忽。但法律有時貴迅速，於英國海外自治領土尤然。蓋萬一一種議案，初通過於帝國代表會議，繼被阻於帝國防禦行政會議，則行政效率，必因之大減。

其三，使一旦瓦氏主張實現，則各自治領土區域政治舞台中心人物必盡集英京。具影響殖民地政治至深且遠。蓋各自治領土除愛爾蘭一邦僅有一衣帶水相隔外，餘均遠隔重洋。來往不便，必有顧此失彼之憾。

帝國統一問題，在理論上已歸失敗，久有定論。而此問題已不復爲今後大不列顛政治上爭辯焦點亦殊明顯。雖然帝國間固不乏相當聯絡，茲請更端略述於後。

其一爲間四年舉行一次之帝國會議。帝國會議濫觴於一八八七年殖民地會議，其起因殊偶然，蓋帝國遇有重要記念，海外領土必有代表前來稱賀。其來也，往往以閒餘時間討論關於帝國間各種主要問題，積久而成爲憲法上之一種習慣。殖民地會議，初無定期，且出席代表亦爲各地方高級官員，例如參贊之類(High Commissioner)，而非各地內閣閣員。及一九〇二年始規定該會議每四年舉行一次，其出席代表，除加，澳，南非州，新西蘭，紐芳蘭及愛爾蘭而外，印度亦有代表出席。

其二各自治領土最後上訴機關，仍爲英國樞密院之司法委員會(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惟各地政府對之頗爲不滿，原厥所由：第一司法委員內雖有少數自治領土代表，但於各地方法律習慣多數委員皆甚隔膜，此其有損司法效率者一也。第二各自治領土距離英京甚遠，上訴費用非富有個人或團體不能負擔，此其二也。關於更變司法關係，歷有討論。將來趨勢或不免以尋常案件最後上訴機關歸之殖民地政府，以完成司法獨立精神。而另以仲裁法庭，解決各政府間之糾紛。使此主張一旦實現，則大不列顛將更似國際聯盟矣。

其三，爲各自治領土總督及英京之自治領土代表。總督之在各自治領土，其權限近年來雖已大削減，但仍不失爲英皇個人代表，以聯絡彼此間之關係。同時各自治領土政府亦有代表 (agent general) 常川駐留英京。此項代表之稱謂，近已改爲高等事務官(High Commissioner)，對於聯絡感情，互結良好之關係，亦頗有力也。

二 外交問題

殖民地具有特殊地理上經濟上情形，而其發展程序，復先後有殊。其獲得自治領土地位者則與國外交接頻繁。例如加拿大一邦毗鄰美國，邊境上時有問題發生。然此猶地理問題之一。他若關於國際軍事商務行動之自由，殖民地人民亦頗望獲得。

殖民地人民努力於國際行動之自由，十九世紀中葉已具端倪。例如一八五四年加美成立商業互惠條款，(Reciprocity Treaty 一八六〇年廢止，)一八五九年加拿大上下行省聯邦(The United Provinces of Upper and Lower Canada)實行關稅保護政策，對於母邦出口貨物有同等稅率。此種行動有傷大不列顛工商業至鉅，故英國製造界反對甚力。然倫敦政府卒加諒解。一八九八年加拿大復與德意志成立關稅合同。自是以降，英人對於各自治領土區域國際活動範圍，屢有討論。然英人政治向以實際情形爲歸。不願過事更張。必至問題來後方作考慮。吾人對於大不列顛海外藩屬自治權之發展，尤不得不自英人歷史上習性解釋之。一九一四年以前，各自治領土區域在國際活動範圍方面雖有部份自由，然亦未有作更進一步發展者。

及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各自治領土區域外交上獨立問題遂有特殊發展。大戰期中，各殖民地人民幾莫不効忠英室。歐西戰場卒能轉危

爲安者，彼等與有力焉。大戰期內，帝國安全時在動搖之中。故如何謀各部份外交及軍事行動之一致，尤爲當時大不列顛政治中最吃緊問題。

一九一七年帝國軍事會議（Imperial War Conference）嘗謂帝國之間，關於利害相同事件，當不時蹉商，以求行動之一致。（註三）帝國戰事內閣（Imperial War Cabinet）遂亦因時產生。大戰告終，巴黎有世界和會之召集。大不列顛海外藩屬在大戰期內生命財產，皆有重大犧牲。彼等出席和會，實屬當然。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加拿大首相波頓氏（Sir R. Borden）在倫敦內閣宣稱謂加拿大與其他自治領土在大戰期內與其他協約國家有同等犧牲。在和會中彼等至少應與比利時諸國有同等地位。（註四）倫敦政府對於波氏意見未嘗反對。和會預備會議時，關於大會代表人數之決定，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及印度各獲出席權二人，即新西蘭亦有代表一人。各自治區域既能出席世界和會，其次要問題，即爲代表之遣派，應否徵詢倫敦政府同意？此在英國憲法習慣，爲例行公事一種，而絕無任何政治意味者也。各地政府在法律程序上雖須將決定代表名單呈請英皇簽准，但英皇在大不列顛實際政治上位同虛設，對於自治領土事務，英皇行動在內受其內閣節制，在外更須尊重各殖民地政府意見。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加拿大首相電致倫敦內閣總揆路易喬治，懇其將加拿大政府所決定出席和會代表二人（Sir R. Borden and Knight of Grand Cross）轉呈英皇批准，倫敦政府完全同意，及和會告成，和會草約復經各地政府先後批准。凡出席和會及和約批准之權，在大不列顛對其自治殖民地之政治關係上，不能不視爲一次不流血之革命也。

一九一九年以後，大不列顛外交關係，因種種實際情形，復有三種新趨勢：

其一，爲各自治區域與其他國家訂立條約問題。此一問題，早在一八五四年加拿大已開其例。但當日加美商業互惠條款之訂定，事前英政府曾有相當諒解。其行動非完全獨立，極爲明顯。及一九二三年加美限制大扁魚漁場使用條約發生（The Halibut Fishery Treaty）後乃突有重要之變化。初，一九二二年冬倫敦政府與美國進行關於限制太平洋沿岸大扁魚漁場使用談判，十一月雙方談判成熟。十二月二十一日倫敦政府將草約全文轉咨加拿大政府。該約起首即註明爲「大英與美國大扁魚漁場合同」（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此約實係加拿大本境事務，而與倫敦政府無絲毫關係者。惟加拿大政府表示不滿，聲明該約應由加拿大政府單獨簽定。加拿大之聲明雖遭大英駐美公使反對，然亦卒得倫敦政府諒解。此次事件，證明自治區域政府已能與其他國家訂立條約。

此外加拿大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之間訂立國際條約，先後凡有四起：

一九二四年加拿大與比利時及盧森堡經濟聯合（Economical

Union of Belgiums and Luxemburg) 訂立商業條約。

同　年與美國訂立海關偸運限制條欵。

同　年與 Netherlands 訂立商業條約。

一九二五年復與美國劃定邊界幷修正林湖 (Lake of Woods) 之水平線。

其二爲帝國外交行動一致問題。帝國外交行動一致問題，初發生於一九二一年英日條約繼續問題。英日條約法定效用至一九二一年終止。當時倫敦外交部，澳大利亞，及新西蘭首相均主張續定，但加拿大政府堅決反對，雙方爭持無結果。幸由美總統居中調停，而以另行召集英日美三國共同討論太平洋問題，雙方爭論始趨緩和。

一九二三年又發生洛桑條約問題 (the Lausanne Treaty)。洛桑條約，爲賽佛爾條約之代替物 (Treaty of Sèvres)，始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而至次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初英國外交大臣寇仁氏 (Lord Curzon) 與其他國家進行談判之時，曾決定每一國家有出席代表二人。巴黎和會以後，自治領土區域在大不列顛集團中 (British Group) 久有法庭地位。但寇仁氏一時失檢，未爲自治領土爭得出席代表權。氏隨卽通知各地政府謂會議中雖無彼等地位，但將來關於會議情形，當儘量通知，使彼等得能充分發表意見，幷謂將來公約草成，將轉咨各地政府批准。加拿大政府首於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表示反對，聲明彼等旣未參加會議，故在法律上亦無此種義務。倫敦政府則謂洛桑條約對於各地政府皆有影響發生，故不能避免此種責任行爲。中間蹉商至再，雖加拿大愛爾蘭最後表示態度，謂彼等雖無此種法律義務，惟在大不列顛團體生活道德觀點之下，使其他政府同意，則彼等亦可表示讓步，而該條約乃於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日由各自治領土補行簽署。自治領土意見足以左右帝國之外交，於此可見一斑。

一九二五年羅加拿條約 (Locarno Treaty) 發生，而帝國統一問題，乃更經一次不流血革命。羅加拿會議因日內瓦草約失敗而發生。當日內瓦草約進行蹉商之時，倫敦政府聲言對於會議及將來其他代替辦法，大不列顛全體意見一致，幷稱將以帝國會議方式解決之。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德代表突然提議另行召集羅加拿會議。英首相張伯倫氏 (Sir Austen Chamberlin) 迫於情勢，遂不及徵詢各自治領土之意見，而驟由下院通過。及後條約發生共同責任問題之時，加拿大拿波特氏 (Lapointe) 首起反對，謂加拿大與歐州隔離甚遠，對於大陸政治無直接關係，猶之倫敦政府對於德國東部問題；故彼等根本不必隨同倫敦政府加入此種會議。羅加拿條約因而規定除大不列顛自治領土及印度政府自動表示責任外，無任何影響。(註五)

綜上以觀，大不列顛與其自治殖民地間之政治趨勢，殊有月趨於疎散之勢。自治殖民地與母國，彼此之間，若卽若離，多數人不免憂之。然而帝國之間感情固未有絲毫渙散。此則由於英人在散漫狀態之中，而能運用理智與手腕故也。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盧雪爾 (Right Hon

Sir Wilfred Laurier) 在加拿大下院演講歐戰問題，嘗謂加拿大不忘情母邦，海外領土與母邦之間，一心一德，共策帝國安危，久爲大不列顛人民政治生活鵠的。今日大戰爆發，不僅帝國安危，卽人類文化亦恐橫遭摧殘。故此時，正吾人効忠英國皇室之秋。(註六) 卽以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而言，雖曾遭加拿大及愛爾蘭拒絕批准；但加拿大金氏 (Sir. Hon. Mackenzie King) 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在加拿大下院曾宣言，謂加拿大對於洛桑公約在法律上雖無應盡義務，但對外責任一致，久爲大不列顛政治道德習慣。故洛桑公約，終得各地簽署。

大戰以後，大不列顛各部份外交行動獨立，既以種種事實而有特殊發展，而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復以簡括之條文規定之。(註七) 該項規定包括條約協商程序，簽字手續，及批准權限，末併論及條約種類，極關重要。作者僅就上述範圍，簡述如下。

(一)協商程序(negotiation)　凡帝國內任何政府訂立條約之時，皆得通知帝國其他部份，俾有適當考慮。換言之，在進行蹉商之先，必以充分時間通知帝國全體，使利害相關部份，或對於該項條約具有深切興趣之部份，在被通知之後，得充分發表意見。又凡一種條約，包括一部分以上者，則在進行協商之前及協商之時，彼此間應充分交換意見。卽在任何國際會議，雖帝國總代表權只有一個 (A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但各部份出席代表仍須本和衷共濟精神，共策進行。一種條約，雖只關係一部份，但對於其餘未涉及各部份，仍應盡量通知。

(二)簽字手續(process of signature)　凡一種條約影響僅及於雙方者，則該項條約僅由有關政府全權代表簽字。并須以最清晰文字於條約序文及正文中說明條約範圍。設一種條約發生影響於帝國一部以上者，則由所有有關係政府全權代表簽字。至國際條約簽字手續，可遵照巴黎和會成例。(註八)

(三)帝國條約範圍　帝國國際條約，除由元首訂定而外 (treaties between heads of states) (例如英皇喬治與美國總統胡佛訂立條約) 各自治殖民地政府亦可單獨訂立條約 (treaties between governments)。此種條約因多係行政性質 (administrative and techinique) 且因其影響亦只及於帝國一部份，故可由該責任政府單獨簽字。雖條約批准，尙須英皇以相當方式承認或接受之，但有時亦可免去此種手續。

(四)條約批准　凡條約效果僅及於帝國一部分者，則由該責任部份國會批准。使一種條約發生影響在一部份以上或關係全體者，則批准之權屬諸所有有關係部份。至批准方式，或由國會通過，或有其他立法手續規定，一由各政府自行決定。

此外關於外國在自治領土承認領使以及自治領土對外遣使問題，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曾有詳細討論。前者承認手續由對方國家將擬定人員送交倫敦政府，然後由倫敦政府徵求自治領土政府意見。同意後，始由倫敦政府頒發該項承諾公文。至自治領土遣使問題，愛爾蘭首

開其端。不久加拿大亦援例遣派代表駐美。雖目前尚有一二自治領土未有同樣舉動，但亦係時間與需要問題。倫敦政府對此未嘗堅決反對，但深望愛爾蘭及加拿大駐美公使與大英公使能有充分協作精神而已耳。

三　商業經濟問題

倫敦政府與其自治領土間重要之商業經濟問題凡二：一爲帝國商業政策及經濟合作問題，一爲各自治領土幣制問題。

(甲)帝國商業政策及經濟合作問題　英國以前實行重商政策以後(mercantile theory)，商業上屢呈萎縮之象。依舊有商業原理制定之法律如航海律等(navigation law)早已不適用於十八世紀後半紀及十九世紀。此與殖民地影響甚鉅，航海律僅其一端而已。即北美殖民地之獨立，未始非此種商業政策所激成。且值工業革命以後，機械生產力量陡增，故原料需要亦成爲當時問題。故不得不取消種種限制，以求適應新環境之產生。英國政治家格蘭斯頓，羅蘇(Russel)，金格萊(Kingerley) 及學者如亞當斯密士之流，對於當時管理原則，攻擊甚力而欲以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施行全國。因之一八四六年有使能律 (Enabling Act) 之頒佈，規定各地政府對於進口稅則能自由減低或完全廢除。一八四八年航海律亦以明令廢止。澳大利亞(一八五〇年)加拿大(一八五一年)新西蘭(一八五二年)復先後獲得部份關稅自主權。自由貿易政策使帝國商業關係，發生一重革命，又間接予自治領土以商業上部份的自由。然而各殖民地於其工商業新興之初，對於自由貿易政策，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其一，世界工業變化發動於英。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工業組織，效率，及管理，即居領導地位。殖民地工商業落後。即間有一二項工業略有發展，但無論何如，尚不能與科學化國家競爭。使殖民領土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對於工業先進國家，如英國出口貨物，無絲毫關稅上之限制，則國內新興工業，保障全無。例如當時新西蘭釀酒事業，加拿大鋼鐵，畜牧，及製皂事業皆値新起，皆賴高稅以限制同樣貨物進口。故當時各地對於關稅不得不採保護政策。又當時英國對於殖民領土輸出貨物，多係品質惡劣，式樣陳腐。且關於食物，尙無最精密科學保存方法。故殖民政府對於此類貨物進口，尤不得不以相當之稅以示限制。

帝國之自由貿易與各地之關稅保護政策不能相容。在十九世紀已成爲帝國間一種重要問題。其後卒得倫敦政府諒解與讓步於一八七一年由殖民部大臣金格萊氏(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通知各地政府，謂關於各地關稅政策，倫敦政府不再過事爭執，而予以各地政府充分之自由。但倫敦政府對於其本身在各自治領土內商業地位，仍望享有各種特殊權利，因有帝國優待稅則(imperial prefrence)。帝國優待稅則，始於一八九四年殖民地會議，而英國政治家，對於此種主張之努力，始終不懈。謂足以團結各部，使大不列顛精神多一重保

障。所謂優待稅則，簡單言之，凡帝國某種貨品運輸至帝國他部時，享以優惠稅率。其額較常率爲小，甚至可完全免徵入口稅。此種稅則，相沿已久。各自治領土政府亦未嘗致不滿。蓋就各政府經驗，各地關稅歲收，幷不因優待稅則而減少。且有時英國貨物代價甚低，或値各地尚不能製造該項物品時，則於一般人民消費者，頗爲有利。但近年來各地政府對於優惠程度方面意見不一。例如澳大利亞最近決定帝國優待稅則，應以不損本地工商業爲準。至於英國在南非合衆國商業地位，於一九二五年四月討論新關稅提案時，曾有激烈辯論。最初政府方面和國防大臣克愛氏 (Creswell, the Minister for Defence) 堅持合衆國對於其他國家優惠稅則，在必要情形之下，應不低於英國。後經司末資 (Smuts) 將軍調停，始決定在任何優惠稅則中，英國應佔絕對優勢。(註九) 加拿大農民對於英國輸出農業用品，以其代價低廉，嘗以有組織的努力，欲求廢除優惠稅則。此實優惠稅則中最新趨勢。因之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雖規定現有優待稅則繼續有效十年，但稅則高下各政府得自由規定。

優待稅則而外，大不列顛復顧及經濟上種種合作問題。一九一七年帝國會議及一九二三年帝國經濟會議，嘗以最大努力討論關於各種航運之便利，海電及無線電之設備，以及航空事業將來發展步驟，而欲以相當標準，劃一各種運輸價率，以求便利帝國商業。(註十) 其最終目的，在謀商業上有充分合作可能，使帝國間關於食料，原料，及其他主要工業用品各種來源得能相互供給。大不列顛各地原料本豐(註十一)使能充分協作，則帝國前途似未嘗不可樂觀也。至各自治領土訂立商業條約，詳前述外交問題一節，茲不贅述。

(乙)各自治領土幣制問題　鑄幣向爲倫敦政府特有權利。在各自治領土內，皆有皇室造幣廠 (Royal Mint) 分廠；多少視地方需要情形而定。倫敦政府並不時以現金運往各地，故自治領土市面上標準幣制，悉依大英帝國法定幣制。然最近數十年來，自治領土幣制已起重大變化。市面上流通之英國錢幣已被倫敦政府收回，而代以殖民地自鑄錢幣。惟關於錢幣樣式，各地政府對於英皇意見仍極尊重。但此爲一種禮節，非有法律明文之規定。

各自治領土幣制更變，先後有殊。特再分別說明如下：

澳大利亞於一八七〇年通過鑄幣案 (Coinage Act)。該案復經一八九一年及一八九三年兩次修改，規定籌建皇室造幣分廠。雪載 (Sydney) 馬波 (Melbourne) 及白斯 (Perth) 先後於一八五五年一八七二年及一八九八年成立分廠。其消耗贏餘，一由各地政府負責，而與帝國無關。一九〇七年殖民地會議時，澳政府得大會同意，逐年收回市面上流通大英幣制 (每年十萬鎊)。一九〇九年澳政府乃自鑄錢幣代替舊幣。南非合衆國一九一九年以法令規定設立皇室造幣分廠於波斯脫銳 (Pretoria)，一九二二年更以法令明定自鑄銀質及古銅色錢幣。分廠消費贏餘，一與澳同。合衆國市面上除英幣而外，復有德幣，均於

最近收回，而代以自鑄錢幣。加拿大幣制更變早於他邦發生。一八五一年及一八五三年加拿大政府即欲自行決定本境幣制。雖當時以倫敦方面反對未果，然幣制變化，加拿大實開其端。至新西蘭與紐芳蘭幣制問題，向視澳洲轉移，無庸贅述。

四　軍事問題

帝國間軍事問題凡五：一爲大戰前帝國陸軍駐防及撤退問題；一爲帝國在領土內募兵問題；一爲海軍防禦及費用問題；一爲戰爭時自治領土法定地位問題；一爲帝國軍事組織及聯絡問題。今依次述之。

（一）一八五〇年以前，各自治領土方在初步發展，對於軍事防務，猶未能兼籌並顧，故不得不依賴帝國軍力。故十九世紀中葉左右，各自治領土內均有帝國駐防軍隊。然自是以降，各地政府對於本身事務，均逐漸有充分準備，自治領土對於軍事獨立，遂視爲命脈所在。其第一步要求，即駐防軍隊之撤退。倫敦政府表示諒解，惟關於國外防務，仍望各地政府誠意協作。蓋此與帝國全體榮枯皆有關係也。(註十二) 一八七一年加拿大帝國駐防軍隊大部退出，惟在 Halifax 及 Esquimalt 兩處仍有衛戍軍隊 (garrison) 駐防，直至一九〇六年撤去。新西蘭於一九〇〇年成立帝國後備軍 (imperial reserve)，其費用由其地政府與倫敦政府共同負擔。此項後備軍雖以警備境內安全，但帝國有警時，仍得隨時調動。惟須經其地議會同意而已。南非合衆國除石門海灣 (Simon Bay) 仍有衛戍軍隊而外，其餘帝國軍隊先後於一八六九年及一八七二年撤退。其軍事防務業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接管，一九二二年幷以明令接管帝國軍事設備。(註十三) 澳大利亞於帝國駐防軍隊撤退以後，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維多利亞 (Victoria) 南澳大利亞及格英倫 (Queensland) 亦先後於一八三三年，一八六六年及一八八四年成立民團 (militia) 保衛地方。惟愛爾蘭以接近英國之故，其軍事行動，不免較受限制。其一，愛爾蘭軍備應依人口比例原則與大英求平衡；其二，英國爲備戰及預防之故，得自由使用其海港。近年以來，各領土陸上軍備，已漸趨穩固，均足保障其地之安全矣。

（二）倫敦政府得在自治領土內徵兵，久爲大不列顛憲法上之一種習慣。例如一八八四年埃及發生騷動，倫敦政府首在加拿大募兵。但募兵亦須取得該地政府同意，斷不能擅自召募。

（三）關於各領土地方警備，一八六二年倫敦下院曾決定由各政府自行負責。又三年（一八六五年）復飭各地政府籌設海軍。自是以後，對於海洋防務，各地政府雖逐漸準備，然其實力，猶不足保障其海上之安全。各地政府承認大不列顛海上優越地位，於其本身商業安全，有最密切之關係，故自一九一〇年以後，各領土雖有部份的海軍設備，但仍願將其管轄權屬於英國海軍大臣。(註十四) 一九一〇年加拿大政府幷規定凡值軍事緊急時，總督得以行政會議名義 (govenor-in-council) 將其本境海軍，調歸帝國政府節制，但仍須其地議會加以追認而已。卽以

各自治領土海軍旗幟式樣而論，各艦之艫，皆繫以藍色英國國徽(Blue Ensign)，更附以各領土標記，所以示帝國間彼此合作精神。說者謂自治領土海軍，處於半自治地位。此言良確。

帝國海軍防務，既由全體負責，故其費用，亦由各部份共同負擔。而英國常佔百分之六七十左右。一九一九年海軍上將戢利和氏 (Lord Jellicoe, Admiral of the Fleet) 嘗以下列比例決定各部分擔之多寡：英國七四・一二，加拿大一二・三〇，澳大利亞七・七四，南非合衆國三・八二，新西蘭二・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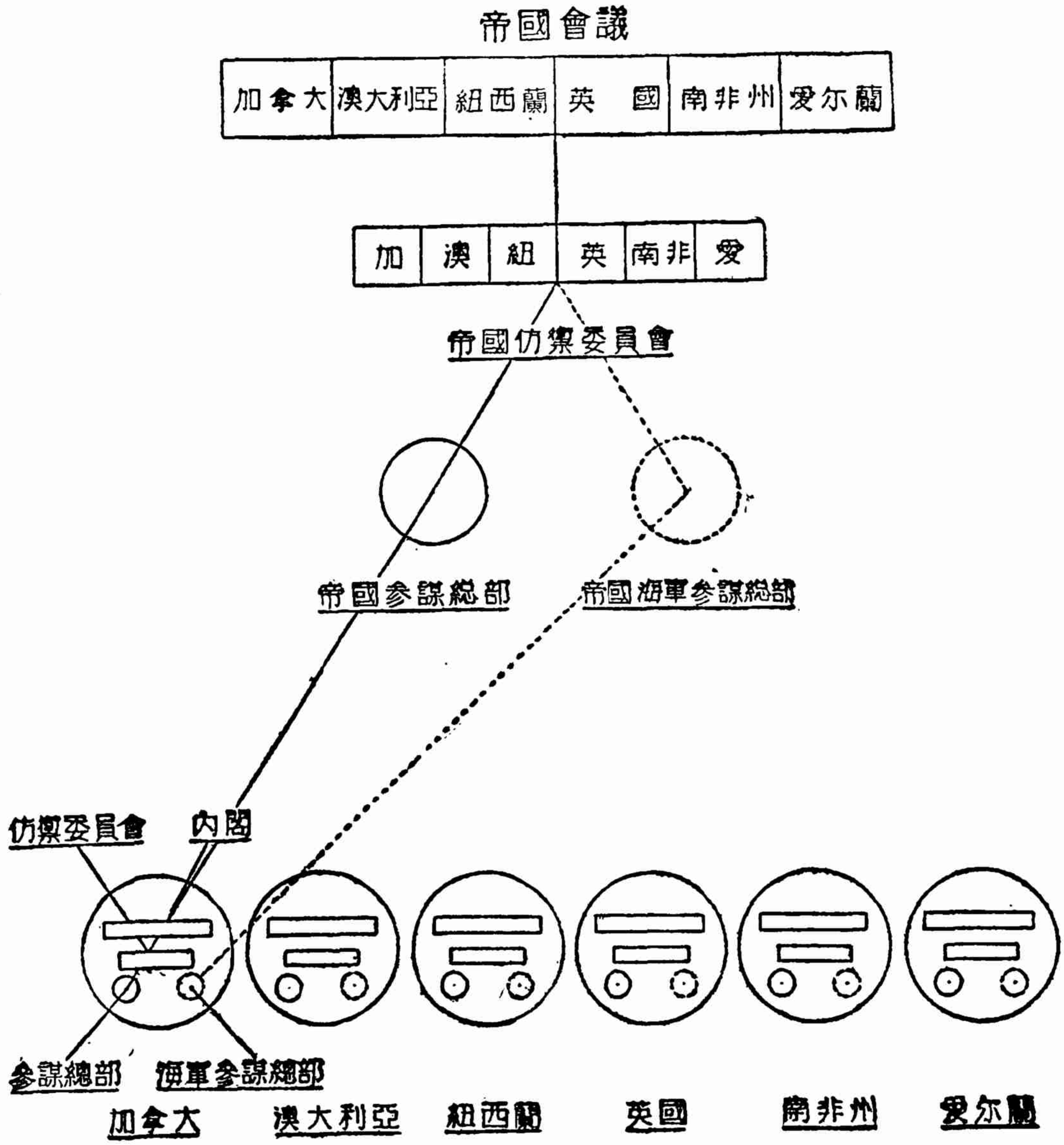
據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統計，帝國各部人民對於海軍用費個人平均負擔如下：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
英國	每人二金鎊十三先令八辨士	每人一金鎊六先令十辨士 (£ 1.63104)
加拿大	未詳	每人十五元($ 15)
澳大利亞	十八先令二辨士	每人十三先令二辨士
愛爾蘭	十八先令十一辨士	未詳
南非合衆國	十三先令一辨士	一先令九辨士
新西蘭	九先令十辨士	八先令
印度	三先令三辨士	未詳

若以與進出口貨每一千金鎊比例而言，則在每一千金鎊進出口價率中，在英國須抽二十七金鎊十七先令及六辨士作爲海軍費用；在加拿大抽七角五分；在澳大利亞抽十二金鎊八先令及二辨士；在新西蘭抽四金鎊十九先令又十一辨士，在南非合衆國抽十八先令又十一辨士。

一九二三年帝國在新嘉坡建築船塢，以固太平洋防務。請各地方政府予以經濟上協助，雖當時各政府意見不盡一致，（澳，紐，及印度表示同意，加中立，南非則表示反對，）但據本年七月九日路透社倫敦電(註十五)謂據海軍大臣在下院稱：新嘉坡船塢已用去二百五十七萬七千鎊。合預算總額爲八百七十二萬一千鎊，海軍部所收到自治領土捐款已有一百六十七萬二千磅之多。（本節各項數字見 Ke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the Dominions 下册一〇一二至一〇一七頁。）

(四)大不列顛軍事上饒有興趣問題，即萬一母邦與其他國發生戰爭，各自治領土是否必須一致行動。換言之，自治領土在帝國發生戰爭時有無中立可能性？有之，其程度若何？對此問題，無人可以解答。據學者嘉士(Keith)所見，則謂爲絕對不可能。蓋苟使一種戰爭與全體皆有關係，即成整個而非局部的問題，則帝國各地人民必皆樂於効命，共策帝國與自身之安全，如一九一四年歐戰即其實例。嘉士見解，亦近於牽強附會。蓋自最近大不列顛政治生活趨勢而言，假使一種戰爭與殖民地本身毫無關係，或其參加甚致有害於本身者，則該地必不願作重大



犧牲，至少亦必經相當之考慮，而後決定。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愛爾蘭軍部大臣，對此問題，嘗發表驚人之宣言謂：關於帝國戰爭時，自治領土之中立態度，雖將來在程度方面，尚不可臆斷，但終必致醞釀而成事實。(註十六)

（五）大不列顛海外領土星散各處，關於軍事防務，實有聯絡之必要。帝國各部份似離而合，其平時與戰爭時期內行動之一致，夙爲英國政治家所最焦慮之問題。一八八五年殖民地會議卽產生殖民地防禦委員會 (Colonial Defence Committee)。一九〇二年貝爾福氏 (A. Balfour) 創議改設帝國防禦委員會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而將原有殖民地防禦委員會改爲附屬機關。一九〇四年幷設祕書處 (secretariat) 於英京一九

○七年軍務部長哈頓氏（Holdan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創議將原有大不列顛參謀總部（British General Staff）擴充爲帝國參謀總部（Imperial General Stff）就其性質與功用凡三：

一、研究帝國各部份間關於軍事智識問題，并以研究結果報告各部；

二、設計關於帝國共同防禦事項。

三、各地政府關於軍事訓練，組織，及敎育各種技術，得隨時請示總部。另有海外軍備考察專員（Inspector General of Overseas Forces），以備各地方政府之邀請。例如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漢摩登氏（Sir Ian Hamilton）應加澳紐三政府之請，而作海外考察。

一九〇九年并飭各地政府籌設分部，加拿大（一九一四年），南非（一九一二年）及澳大利亞（一九一九年）先後告成。而帝國間軍事聯絡乃漸有頭緒可言。玆以上圖表示其關係。就上圖而言：帝國軍事最高機關爲帝國防禦委員會。輔以帝國參謀總部及帝國海軍參謀總部。惟後者僅係一種建議，故以虛線示之。各地政府亦有同樣性質組織。然帝國間軍事關係，尙不止此。例如軍隊之紀律，多淵源於英國。各部份軍艦，亦可交換（interchange of ships），但其使用範圍，會引起憲法問題耳。

（註一）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帝國內部關係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Inter-Imperial Relations Committee）"They are autonomous communit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equal in status, in no way subordinate one to another in any respect of their domestic or external affairs, though united by a Common allegiance to the Crown, and freely associated as the member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載 Imperial Conference, 1926, Cmd. 2768, p. 14）

（註二）例如一八八五年新西蘭代表荷嘉氏之主張，一八九七年張伯倫氏（Right Hon. Joseph Chamberlin）之倣照德意志關稅同盟辦法及其對帝國行政會議主張（The Council of Empire）又一九〇七年波洛氏（Sir Frederick Pallack）之諮詢會議辦法（Council of Advice）。

（註三）見一九一七年帝國會議第九款。（載 Lowell and Hall: The British Commonweath of Nations 附錄頁六二一）。

（註四）見(Borden)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致加拿大代理首相電（載前書六二一頁）。

（註五）該約第十款。

（註六）詳見 Keith: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下册頁三五八及頁三五九。

（註七）細則參看 1927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s Nos. 226-235 頁一一九及一二〇。

（註八）參看前書頁一二九及頁一三〇。

（註九）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澳大利亞財政總長演辭：

"The government had no intention of entering into, and will not

seek, any trade agreement under which Great Britain will be placed in a less favorable position than the country with which the agreement is effected. In other words, we intend to give her most favoured treatment in all cases." (載 Ke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the Dominions 下册頁九三五)。

(註十)一九一七年帝國軍事會議 (It committed itself to the ideal of the Empire independent of other countries in respect of food supplies, raw materials, and essential industries." (載 Parliament Paper. Cd. 8566, p. 114 或 Keith 下卷九三三頁)。

(註十一)Bowman: The New World) 一九二八年本第三十八頁圖表。

(註十二)一八六二年三月四日米爾氏(Mr. A. Mills 在下院提案

"That this House, while fully recognize the claims of all por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on imperial aid aganist perils arising from the consequence of Imperial Policy, is of opinion that colonies exercising 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 ought to undertake the main responsilility of providing for their own internal order and security, and ought to assist in their own external affairs." (載 Hansard, ser. 3 clv. 1032-60)

(註十三) The Defense Endowment Property and Account Act 第三十一條規定。

(註十四)加拿大下院三月二十九日議決案。

(註十五)載本年申報七月十一日第三張國際要訊欄)

(註十六)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愛爾蘭外務閣員演辭

"I think the whole trend of things will tend to make the opinion a fact. How far as a fact it will have any reality in the case of war it is very hard to say. It would be a valuable thing to have it established that the free state would be even technically at war,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tility the position of Falkland Islands would be much more effective. I can only say that the general growth of opinion is toward the point . . .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great Britain to be at war. And other Dominions not to be even technically at war,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is a thing that so far can be laid down as an actual definitions." (載 Keith 下册一〇〇一頁。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

A. B. Ke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the Dominion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A. B. Keith: 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63-19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 H. 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Alfred Zimmern: The Third British Empire (Being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A. Lawrence Lowell and H. Duncan: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World Peace Foundation Pamphlets), 1927.

International Concialiation (Documents for the Year 1927) No. 228 (March, 1927).

International Concialiation, No. 167 (October, 1921).

H. Duncan Hall: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Methuew and Co, Ltd., London, 1920.

Poritt: Fiscal and Diplomatic Freedom of the British Oversea Domin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 P. Hall: Empire to Commonwealth, N. Y. Henry Hott and Co.

Durham, The Earl of: Report on the Affai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1839), Edited by Sir C. Luc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2. 共三冊

考古學家與貓爲敵

逸

在羅馬一般考古學家正忙着掘發這個古城的遺跡，因爲他的開掘工作，許多居在其中的貓就須遷地他居而忙得不亦樂乎了。

羅馬之貓類殖民地在任處都可找到的，而且非常之大，但貓類所最歡喜聚集的地方，却要推脫賴仁公會會所了，這個地方簡直可以稱爲貓類的公會所。這個殖民地是什麼人發現的已不可考，但是一切憂鬱的貓之聚到這個地方去，則已成爲一種不成文的憲法。

所謂貓類公會所是於黑暗時代傾倒。現在一般考古學家則正努力發掘的工作，並漸漸的發現雕刻的壁畫，被埋葬了的商店以及其他古羅馬光榮的遺物。這種發現在考古學家方面自然是欣喜不置，但在貓的方面，却是倒霉極了。起初他們希望發掘的工人會停止工作，所以觀望不走，後來看到情形不對，於是就成羣的或各自的四散逃命了。

世界論壇

興登堡——屹立德國政潮中的砥柱

A. B. Faust

近來德國的政界又起風波了。總選舉後極端的右派和左派，都在國會裏很占勢力。中和派的各黨能不能聯合起來使政局趨於穩定，目前尚難預言。惟當此德國政潮澎湃之秋，我們如果想推測其未來的趨勢，却不能不先一察其過去的情形。這篇文字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福斯德(A. B. Faust)教授著的。雖僅論興登堡總統的個人，但德國過去的情形也於此可見一斑。況且興登堡以軍事家而為總統，五年以來，政績斐然，尤足為一般有政治慾望的軍人所借鏡。因此我們把牠譯出以餉讀者。 記者

軍事家而兼政治家，實世所罕有。歷史上人物，能臻此者為數亦屬寥寥。不過有一人焉，其人一身兼有斯二種特色，而尤極為其國人推崇，斯人為誰，即德意志共和國第二屆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denburg)是。本年四月，則其當選後之第五周年也。

在五年前，世界各國聞興登堡當選為總統，皆表示極端的恐慌。美國一家有聲望的報紙，為迎合當時輿論有下列的評論：『興登堡是一個軍閥，是一個帝國主義者，是一個頑固的保皇黨，是一個民主主義的仇敵。他現在仍自以為是前「凱薩」的一個臣民』。但美國人士，經過這最初的一度神經緊張後，當法郎與德國債券大跌時，華爾街又恢復了牠冷靜的態度，華盛頓的官場也鎮定地等待時機的開展。

那時在巴黎的輿論界，當然很難盼望其有溫和的論調。巴黎時報上說：『讓我們不要再欺騙自己了，興登堡將軍之被選為總統，乃是德人對協約國，歐洲，美國的一種挑戰』。於是全法國的新聞界，一致以為英人的調解政策，必遭失敗，並預料德國人亦將中止西方保障條約的談判。

惟英國報紙上的論調，略較樂觀。曼卻斯特導報上說：『復辟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此次的選舉，實是一種人格的勝利。乔能保戰役的英雄(The hero of Tanenberg)在他的國

內，實較與其競選的總統候選人馬爾克思博士的政綱更有號召的力量。」

德國那時的政治局面，是表示得很明瞭的。許多擁護共和的人，因願見與登堡爲德國元首之故，反不投共和黨的票。他們對於與登堡擁護威瑪憲法之誓言，深信不疑。那次選舉的結果，最主要的兩個總統候選人的票數，差不多相等。與登堡（國權黨）共得一四、六五五、〇〇〇票；馬爾克思（共和黨）共得一三、七五二、〇〇〇票。此外泰爾曼 (Thaelmann)（共產黨）共得一、九三二、〇〇〇票。與登堡遂以較多九〇〇、〇〇〇票（占多數並非過半數）當選爲第一屆總統愛伯爾 (Fritz Ebert)的繼任者。

德人對與登堡的種種恐懼，不久卽無形消滅。誰都明白老將軍與登堡並不願出山，也不歡喜政治活動，他之所以再作馮婦，純粹出於他對於國民及祖國的責任觀念。每一個德國人，在看到他第一次公佈的宣言：「戰爭是過去了。我願和一切德國人民（就是我從前的仇敵也包括在內）攜手共謀國家的利益」之後，都願追隨他的後面，與之合作。他的行動與他選舉前在復活節那日的演講，可謂毫無二致：

我的生活正如擺在世界人士面前的一本書。我相信我已在德國最多事之秋，盡了我的責任。如果爲盡我的責任起見，我必須站在憲法的立場上，不顧一切黨派，個人，出身或職業的利益，我爲我履行總統的職務，我將永遠不逾越這範圍。我正如一個軍士一樣，我的心目中祗有全國而沒有黨派。當然，政黨是代議制國家所必需的，但是最高行政人員，應超出政黨以外，而與政黨分離，不偏不倚地治理一切。

因此與登堡就職後，對於政府各機關人員，並無多大更動。秘書長一職，乃總統咨詢的機關，負有極重要與絕大的使命，然與登堡仍命梅思納博士 (Dr. Otto Meissner) 繼任。梅氏爲社會民主黨黨員，曾在前總統愛伯爾任期內擔任此職有五年之久。與登堡只要在職者辦事有效率有經驗，雖其本黨再三勸告建議，促其更調，彼仍置若罔聞。

他任聯邦總統之職，已五年了，他有建設的政治家的風度。他對於建設和改造，常取一種直截了當的手段，並使一切建設，不越出威瑪憲法規範之外。他用緩和黨爭的方法，以避免罷工的發生。這與出乎國外一般人士意料之外，霍亨索倫 皇朝 並沒有迎回故國，歐洲的和平談判，也沒有中斷。羅加拿保障條約就在他就職後五月（一九二五年十月）經斯德來斯曼與白里安簽定，與登堡爲援助該約成立之故，竟引起擁護他上臺的本黨的極端反對。在第二年的九月，爲了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他又毅然不顧本黨之反對。因與登堡很看清德國加入聯盟的利益——德國在國際的地位，向來孤立無助，加入聯盟後，既可以離開孤立的狀態，又可以在聯盟中有發言的餘地。

在與登堡任職期內，還有一樁很大的功績，就是道斯計畫之試行以及根據道斯計畫修

正之楊格計畫之實施。爲了德國接受此種計畫，興登堡曾引起胡根堡(Hugenberg)的反對，這人很有勢力，因其擁有資本與實業，並收買了幾家有勢力的報紙與影片公司爲己用。

曾有一次，興登堡因爲堅決地反對「自由法」，差不多要超出他總統特權之外。所謂「自由法」乃是對於威瑪憲法主張和平談判的人之一種反動的攻擊。那時興登堡講了幾句有力量的話：「我認爲這種計策是一種個人方面不正當的政治攻擊，這種手段，一方面我既覺得很可悲傷，他方面我又認爲不法。」這幾句話果然收極大的功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全民複決中，反動的勢力遂完全消滅。

興登堡雖不是一個演說家，但是他每句話中，都極有含蓄，從他的談論中，我們很可以找出名言至理。從下列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出來。他曾經這樣說：

「我不願接受任何黨派的命令，人家也不要想我這樣做。」

「我們希望一切日耳曼人都曉得統一的教訓，因爲只有在統一之下，纔有力量。」

興登堡又曾對德國一般青年說：

「我因年齡職務的關係，不得不與老一輩的人在一起生活和服務，但我的希望信仰，仍與你們青年日耳曼人一致。德國的將來與力量，就在你們身上。」

從他短短的酬答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天賦的幽默才能，例如：

訪員——先生，當你發脾氣的時候，你將怎樣?

興登堡——我吹唇。

訪員——但是我沒有聽見你吹過唇。

興登堡——連我自己也沒有聽見過。

德國的憲法，既不使總統毫無職權，又不使總統有很大權力，像美國總統一樣，內閣對聯邦議會負責，非總統所得任命，這樣一來，立法機關，有權力控制行政機關。同時總統無否決權，而有解散議會權，不過對於同一問題僅能解散一次。德國總統，不像法國一樣，法國總統，是由國會產生，而德國總統，則由人民選舉，並且選定後，聯邦議會如果彈劾總統，仍由人民投票決定其去留。自威瑪憲法制定以來，我們可以看出多黨制的國家，實有賴於總統之權力與責任以緩衝於反對政黨之間，而維持政治上均衡之勢。這一點可以從興登堡的解決國旗糾紛問題及派遣格蘭納繼蓋斯勒(Gessler)爲國防總長二事證明。

聯邦議會由各邦及各省代表組成，其性質也是獨立於各政黨之外的，不過他最大的任務，還是在代表地方選舉團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代表各邦的利益。因此一國之中，代表全國利益的，就祇有聯邦總統一人。興登堡對於此點尤爲注意，其在職時的成就，也非他人所及。

興登堡之戰敗馬克思博士而當選爲總統，因這也許是德國人民與德國共和的幸運，爲他的人格實能緩和許多國權黨分子對於新社會秩序之仇視。一個舊派的愛國保皇黨

曾對人說：『如果新憲法在興登堡看來是滿意的，那我也無所不滿。』像這一批人，從前都是國家的骨幹，他們雖則極端的守舊，可是現在依然還能並且也極願意爲國犧牲。興登堡本人，也是這一階級的人物。

興登堡於一八四七年十月二日生於波森 (Posen) 城，彼時該城爲普魯士屬波森省的首都。從他的父親方面，他承受了普魯士貴族的習性與傳統思想；從他的母親方面，他承受了職業中產階級的聰明才幹。興登堡的父親名叫樂伯爾脫 (Robert Hidenburg)，樂伯爾脫共有十一位昆仲，他自己是十一位當中的第六個兄弟。他因對於祖上遺下來的采邑無希望獲得，遂照家鄉中成例，置身軍籍。他後來娶了軍醫的女兒名叫魯意斯西瓦卡 (Louise Schurckart) 做妻子。（她就是興登堡的母親。）

在他的老家中，敬畏上帝，忠君愛國，與獻身武職的思想，既如此其甚，又加之以普魯士軍官學校的嚴格訓練，所以在一八六六年聽到德奧宣戰的消息，這位勇敢的陸軍中尉立即說『這眞是我們與氏出入槍林彈雨的千載一時之機會』。哥尼格拉茲 (Königgrätz) 之役，奧人槍彈洞貫其軍帽，傷及其額皮，但他恢復了以後，又立即加入前線，攻擊最後退敗的敵軍。四年之後，普法戰爭中，他復於聖柏拉發 (St. Privat) 之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阻止敵軍兩翼的調動。塞頓 (Sedan) 與巴黎之戰，他已是團司令的參謀，後來又受團部的委任，代表該團參與凡爾賽德國帝國成立的盛典。

從這兩次軍役以後，一八七三至七六年之間，他纔在軍事學院受着實際的軍事學與戰術的訓練。一八七八年，他進了參謀本部，受毛奇 (Moltke) 與瓦德西 (Waldersee) 的指導。『作事勿求人知，聲名勿令過實』是毛奇數十年來勤勞公務的箴言。一八七九年，興登堡在司德丁地方和過屈洛、維廉司泊林 (Gertrud Wilhelm) 結了婚，她的父親是司丹美資將軍的參謀長。他們結婚後，生了三個小孩——兩個女孩，一個男孩。女兒現在都已嫁了，兒子的名字是沃斯卡爾 (Oskar)，一八八三年所生，現在是總統府裏的副官。

當他一八八一年住在哥尼斯堡的時候，興登堡對於德國防禦俄國侵犯的軍事學識，已有極深的造詣。兩年以後，他在毛奇的後繼者施立芬將軍底下服務，施立芬將軍，教了他許多側面進攻，包抄襲擊，以及破敵的種種戰略，這些都是留給興登堡日後用以致勝的方法。不久興登堡復由柏林參謀部調到軍隊裏去服務，最後他升到駐馬德堡的第四軍總司令，在職時期是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到了他六十四歲那年，他就退職家居，『因爲他以爲爲軍隊利益計，他應當把他的職位，讓給年青一點的人。』

大戰終於爆發了。倉猝之間，俄國即有兩大訓練有素的軍隊，進攻東普魯士的邊界，這實非德人所能預料。德國的防軍，不顧總司令部的命令，聞風退卻。於是司令部決定更換防軍的統帥，結果興登堡遂被任爲總指揮，盧登道

夫做他的參謀長。

在八月二十四日，興登堡與盧登道夫抵吞能堡附近，他們立卽決定先分別打敗兩路敵軍，不使他們聯絡的策略。那時在雷倫克白夫將軍指揮之下的劇猛軍 (The Njemen Army)，是取直線的形勢向哥尼斯堡進攻。在散米棱諸將軍指揮之下的乃魯軍 (The Narew Army)，這時住紮在普魯士的南境，很迅速地向西北前進。這兩路軍隊中的任何一軍其人數都超過興登堡所有兵力之上，因此興登堡不但要擊敗並且要消滅一路敵軍，然後纔能抵禦第二路敵軍。於是他留下很單薄的兵力防禦哥尼斯堡，集合所有的兵力，與南來的散米棱諸所領的軍隊背城一戰。左右翼的調動，掩襲敵軍的後方，這種策略頗爲厲害。如果那時德軍的前線能保持陣線，德軍卽能包圍俄軍。所以那時的德軍雖遭俄軍猛烈地攻擊，仍堅持不退，而雷倫克白夫之不立卽開拔軍隊前來援助被圍之散米棱諸，亦與興登堡以勝利之機會。

約在八月三十一日左右，距興登堡抵前線後一星期，遂有吞能堡之役的大勝利。俄人乃魯軍的大部分皆被摧毀，並捕獲俘虜至九二○○○人之多。雷倫克白夫的迅速退卻，雖使興登堡包圍的戰略不能成功，但在馬素里昂湖之役，俄軍卻遭一次極大的損失。

這些所向無敵的勝利，使德人心目中永遠記念着興登堡不忘；俄人內犯的危險差不多已經解決了，他的旗幟所指，簡直使敵人望風而靡。但在一九一六年，形勢忽又轉變，當他及他的參謀總長召赴前方任總司令職時，軍事情形，極形嚴重。雖則經過幾次的極大犧牲，凡爾登(Verdun)依然沒有打下，薩穆(Somme)之戰，相持有二月之久，德人陣線，有好多次幾乎被敵人擊破。又因俄人進犯加蒲西安(Carpathian)，遂使羅馬尼亞人起而對同盟各國宣戰。

然而因爲興登堡與盧登道夫之聯合，他們行動的一致，他們事業之炳耀，實足以使人驚奇不止。東向而征，一戰而使羅馬尼亞失其戰鬬能力，再戰而敗俄人之師，其他若意大利之役，一九一七年在法境防禦協約國聯軍之役，以及一九一八年設計突破英法聯軍之役等戰績，按諸歷史，亦不多見。直到後來，西方前線突然新添了二、○○○、○○○的美國生力軍，同盟國的戰事失敗，纔告決定。

盧登道夫與興登堡之間，後來終究發生政見的不同。興登堡之爲人，目光是遠大的，一方面他接受德國過去的傳統思想，一方面他又知道德國未來的需要。而盧登道夫則不然，他仍開倒車，轉向舊的傳統思想，結果他遂與那傳統思想一齊被人擯斥了。

當同盟軍無鬬志時，興登堡及其參謀，遂勸告「凱薩」根據威爾遜氏主張之十四條進行和平談判。興登堡與盧登道夫雙方都向德皇上辭呈。德皇對於盧登道夫，准予辭職，復任命格蘭納（現任國防總長）代理其職。過了不久，德國各處，皆發生革命，由革命之突然發生及其風靡觀之，足見人心已轉向革命。在柏林，德皇最後所任命的首相麥克思、巴登

(Max von Baden)也因久不得德皇退位消息，被迫宣佈德皇退位了。德國共和遂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聯邦議院的前面，由希特曼氏(Scheidemann)宣告成立。

同時德皇在斯巴(Spa)徵求總參謀部的意見。在他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戰死沙場，一條是逃出德境——二者，必擇其一。最後當他決定回師追攻革命軍時，參謀總部（興登堡也在內）警告他說，現在卽是最忠心的部下，雖則從前攻打敵人極服從陛下的指揮，可是現在再也不忍回師攻打他們的同胞了。於是德皇決定逃出德境。這樣一來，整個的軍隊都解除了忠於王室誓言之束縛，同時卽是向來忠誠到極點的軍官如興登堡將軍等一批人，也得了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於是興登堡將軍一方面用一種強毅的精神，對於總司令部的所作所為，承認負完全責任，他方面他又在依據凡爾賽條約設立的戰事罪責審判法庭上，聲明願代替威廉第二受審。同時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興登堡被一種強烈的義務心所驅使，又宣告他將為新成的德意志共和國服務。這時他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忠心超過了他對於德皇的忠心，這時他又握全德國的軍權。

這時興登堡既把西部前線的敗兵約束得不致潰散，又從各處收集殘餘的軍隊運回國內，這種工作，實在可算是興登堡最大軍功之一。對於一隊敗歸的軍士，當然不會捧着花冠去歡迎，而只有預備有刺的帽子來奉送，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興登堡將軍終能保持着軍隊在國內的威信。一九一九年的開頭，他退到哥爾堡(Kolberg)召集志願兵防守邊界，擊退內犯的斯拉夫人。

同年五月，他再歸漢諾伐(Hanover)退養林泉。但不久全國又一致要推他任總統之職，他祇好放棄優遊自在的生活，東山再起。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又負起領導國民渡過狂濤險浪的大海的重責了。

凡是有機會去和這位德國總統的晉容接觸的人，莫不對他肅然起敬，他的態度，在莊嚴中帶着慈祥，他的面貌，在石頭一樣的冷肅中，帶着一種嚴父良友一樣的親切。無論來訪的是什麼人，無論他的地位是高是低，興登堡總是一樣地沈靜，使得每一個人都感得舒適自如。最令人不忘的印象是那一種坦白直率的態度。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有什麼讚揚的表示，嚴父一般的他，立刻會用一種嚴肅的神色說：「我所做的不過是盡我的責任而已。」

對於他，盡責任是認為當然的，好像自然界的一切力都遵照自然律一樣。俾斯麥遺留下來的德意志統一，仍由興登堡這位大人物出來維持，使其不致中斷。故興登堡在八十三歲的衰耄暮年，對於新建德國的未來，仍抱着無窮的希望。

——吳景崧譯——

鮑爾希維克黨之王——斯太林

Review of Reviews

最近蘇聯共產大會的結果，斯太林仍被選爲該黨秘書局的秘書長，黨中的最高大權仍然在他手裏；此後數年以內，他將依舊成爲蘇聯政治的支配者，那是毫無疑義的事。我們爲明瞭他的爲人起見，特將最近美國評論之評論 (Review of Review) 雜誌所載關於他的一篇文章 (原名 Czar of the Bolsheviks-Joseph Stalin) 由徐卓羣君譯登本誌，以供留心國際政治者之參考。　　記者

約瑟、斯太林(Joseph Stalin)又名 Joseph Dzshuzashu，一生備嘗貧困教士及流蕩充軍的生活。他現在是蘇俄的不冠之王；他的權威，較之從前羅曼諾夫 (Romanoff) 皇朝的權威更大；他的話是蘇俄聯邦一萬萬五千萬人的法律。列寧死後六年間，他漸漸地把他的政治的敵人戰勝了，取得一國的大權。他甚至把多能的脫洛斯基驅逐到國外去。他繼續列寧的遺志，將中央的大權，從蘇維埃大會 (Soviet Congress) 移到中央委員會 (Central Committee) 和政治部 (Political Bureau)。所有重要的機關，他都派他的友人充任，因爲這個緣故，政府的大權，可以說是完全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中。

我們所知道的斯太林，不過如此。最可信的，亦不過如此。至於其他關於他的議論，就不盡可信。我們且擇其不偏不激的看一看。

斯太林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他的家庭生活，個人的思想與習慣，很少人能知道。他未曾演過說，作過文，以表現他自己。他的面貌——黑色的皮膚，鬆懶的態度，遲鈍而蔚藍的眼睛——沒有令人注意的地方。他的風格略帶粗魯。據說他是一個既不聰明，又不爽快的人。他的思想遲鈍，缺乏果斷心。在危急的時候他又不能隨機應變——他是一個平凡的人。

那麼他怎樣能管理這許多人民呢？他的勝利是偶然得來的。他的種種性格，使他的敵人對他不加防備；因爲他的敵人的疏忽，所以他成了功。五十年來，他無日不在作「狄克推多」的夢。

斯太林生在喬治亞的狄夫里司 (Tiflis)。他的父親是一個鞋匠。「斯太林」這名字，是他自己選用的；意義就是「鋼鐵」。他在幼年的時候，爲貧困所迫，備嘗困苦。白天閒遊在街上，與流氓爲伍。而沾染了粗暴氣習。他生在耶穌聖誕節的前一日，——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以他的父親叫他受了洗禮成爲教徒。十四歲初等教育完畢，並得了一筆津貼，以入狄夫里司神學學校肄業。在學校的時候，他對於政治及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那時正值 Soviet Democratic Party 分裂爲 Bolshoiks 和 Mensheviks。斯太林遂加入了鮑爾希維克黨，自然地他爲教會所不容而被逐了。那時他纔十九歲。出教後，他的鮑爾希維克運動乃開始。

其後，斯太林備嘗拘捕充軍和逃亡的生活。他是馬克思的信徒。他曾熟讀了資本論(Das Kapital)，所以他有資格充任星報(Sviezda)，眞理報 (Pravoda)，和巴庫工人 (Baku Workman) 等黨報的主筆；他並且是激烈派的領袖。他的工作是宣傳和籌款等等。

一九〇七年，斯太林幹了一件非常的事，那

就是那年十月，狄夫里司郵局解款到某銀行去存放。這款爲一會計和一司帳解往裝了兩輛車子，還有許多高加索兵護守着。行過某地的時候，忽然自空中落下一個炸彈來。一時人心大亂，繼以槍擊，人馬四逸，正慌亂中但見有人急攫財物而逃。是役死了五十人，但巡警輩一無所獲。那時的偵探那能料想到這是斯太林辦的呢？

後來人漸漸地知道這彈乃來自芬蘭，以列寧爲此事的主動。事後，有大批款項解往芬蘭。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斯太林同他的助手，一文未得。斯太林曾在芬蘭遇着了列寧。傾談後，成了列寧的信徒。當列寧，脫洛斯基和其他黨員在國外感覺不安的時候，斯太林在國內正努力籌款，運動革命，作民衆宣傳等危險工作。

斯太林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中間，曾六次被捕；但他沒有受過重刑，因爲他舉事的時候，非常小心，所以警察無從找出他的大錯。他應得的罪名，不過就是刊行不合法的刊物，組織示威運動，和煽動罷工罷了。他曾被竄逐到東西伯利亞兩次。在那裏他和一些罪犯同政治犯爲伍，他冷靜地受嚴重的鞭責，從來不怕死，一天只是讀書和睡覺，以消遣他的時間。同時，他的對於社會主義的淹博很惹起他的侶伴的注意。

斯太林曾逃脫五次。每次逃脫後，便回到俄國，而老是不久便又被捕。最後一次，他充軍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名叫突老克漢斯基(Turukhansky)，這地在北西伯利亞。他在那裏被監禁着，直等到革命爆發之日。

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是俄國革命成功的日子。世人爲列寧和脫洛斯基的光榮所震赫，很少人知道斯太林這人的。但他在革命的過程中，卻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指導政治方面的革命的五委員之一，兼爲指揮政治革命委員會的七委員之一。當列寧執政，脫洛斯基身居要位的時候，斯太林以充任小職爲滿足。革命後的四年間，他曾被任爲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Head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y for the Affairs of Nationality)，這是一個不關重要的位置，到後來廢除了。後來他被任爲考察勞工和農民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最後他被任爲蘇俄共產黨的總秘書。

據說，列寧常以爲斯太林是一個愚鈍無大志的奴隸。他的不會演說，無決斷力，使人覺得他是一個無能的人。列寧雖然主張把國政從蘇維埃國會移到政治部和中央委員會，可是他沒有「狄克推多」的思想。他在死前，讀到斯太林在牆上寫的字，因而警告他的同志說：「斯太林必須革職，不然他的愚鈍，自負，和鄙陋，將來一定能使黨分裂和擾亂。他不是一個眞正共產黨員。他對於脫洛斯基懷着仇恨。如果不加以立時和堅決的處置的話，他將來一定能作亂的。」他又批評斯太林說：「斯同志自從任總秘書以後，他手中握有大權。但我不敢信他能不將他的權來亂用，因爲他很是粗暴。這缺點在黨員和黨員間的關係上，是可以通融的，但在執行總秘書的職份上說，這缺點是萬不能通融的。所以我建議諸同志將斯太

林逐出黨外。』斯太林未曾被逐，而列寧已死。列寧死後，加美尼夫（Kameneff）徐諾維夫（Zinovieff）二人互爭政權，斯太林乘機進取，最後，政府的大權遂完全在他的手中。

托木斯基（Tomsky），白克罕（Bukham），雷古（Sykoo），脫洛斯基（Trotsky）及其他要人，俱為斯太林的勁敵，但他們最後是失敗了。

斯太林還能執政多久呢？沒有人能預先知道。五年來，他施政的策略若何？他嚴守着祕密，不使外人曉得他現在離莫斯科不遠的高爾基村（Village Gorki）居住，他和他的前妻離婚之後，續娶了一個年青的婦人，不久得了一個兒子。他的習慣據說是很簡單。他不會吸煙，飲酒，及作任何種娛樂。他很少接待客人。來訪他的，除卻他的知友外，偶爾還有些青年領袖來見他，他也便對他們敷衍一番，詢問了幾句關於國情的話。他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打扮得很是嚴肅，許多兵保護着他，儼然像一個「狄克推多。」

——徐卓英譯——

蕭伯訥——現代最大的強壯劑

H. Laski

此文原作者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拉斯基教授。拉氏（Harold Laski）不僅在英國，在西方可以說是第一流的政治學者。起初我個人是如此的認識，尚恐陷於阿好，未肯自行斷定。頃讀德人威爾泰奉所著英工黨[illegible]真一書，書中敘及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有未加入實際政治而能為思想界的重鎮，儼然『哲理之王』，具有左右之力者，當推阿爾路易，陶內，與拉斯基四人。該著者稱之為『四部合奏』。嗣又讀到國聯出版之[illegible]，則拉氏之意見，已為各國專家所重視。吾人求學，雖應另具隻眼，不能人云亦云，惟對於拉氏之言論，至少要加以注意。蕭伯訥者，社會主義中之老國士也，且為世界馳名之劇本作家。其人之性格生平，究作何狀？當為吾人所亟欲認識。本年八月九日倫[illegible]出版之每[illegible]（Daily Herald），載有拉斯基論蕭伯訥一文。其評騭之是否允當，讀者當自有其判斷。然而論者與被評論者之人與文既均如此知名，似有迻譯寄回祖國之必要。野人所能獻者芹與曝耳。國人其亦肯留意乎？

崔敬伯譯識於倫敦大學

蕭先生很像怒號中的東風一樣。如果你也能夠具有牠的力量，那末在人生的長途中挾風疾馳，便要算是世界裏最快活的事。

他是現代的最大教師。他根究公認的一切傳說，譏笑我們的一切風俗，鄙夷我們的一切習慣，已經四十年了。

然而在別致的英國派中，憤然否認他的教訓，經過了三十年的歲月，結果只有提高了他的地位，使成為一個更崇高的豫言家。

蕭先生是一位偉人，已經沒有疑問。聖盤克拉地方之社會主義的教區委員，成了「五月城市的偶象，」足以表示他的地位，已經確定，已到極點。他的一生，對於文明之沿襲的妄誕，曝露其虛偽。他曾捉着我們中的許多人，用眼看一看那些虛偽究竟是什麼樣。

帷幕之後

從我們的眼前扯開了帷幕，他讓我們看帝國就是強暴的另一個稱呼；當父母的盡着力毀壞他們的子女有餘的人們，能夠有自重的心靈的着實不多，貧苦的人民，更是少有，簡直沒有自尊自重的機會；令色足恭，不是優良的風儀；奢侈華豪，不是美術的眞意。

而且他曾告訴我們：官立的教堂，不一定和宗教接近；英吉利人民，顯然不見得是挑選出來的人種；我們的法庭管理法律，而這個法律和正義並不是一件事；那些高自位置的醫學專家，眞能合乎科學精神的可以說是少之至。

他揭開這種種的帷幕，用的是這樣的比不了的熱狂，機智，與譏刺的天才，所以我們對於他的處置，已經是整個的享受。

蕭先生在四十年前，已經實認人們將永遠的去聽偉大的說教者；而且他抓住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人們在大衆裏邊，倒是很願意有人很明快的告訴他們是在罪惡中討生活。

他實在是一位新嘞爾文，他拿他的蕭氏信條，代替那日內瓦的信條。他和嘞爾文一樣，具有氣質中的最高定力。他還與嘞爾文一樣，一定要打毀他的反對者。他與嘞爾文同，對於自由，沒有忍耐，因爲他有一種特權，特別可以救世。

衝向目標

在他心中，和在那位日內瓦的改革者的心裏一樣，無所謂羅曼的幻想和情感的忍耐。殺開他的路綫，一直衝向他的目標，半道上被犧牲者的運命是怎樣，他不管。

他已經是現代一個最大的強壯劑，因爲他倔着時代面對面的，看牠的假善和虛僞。他是一位大諷刺家，把筆沾在硫酸裏，正正確確的，告訴他的同時之人；說他對於他們是怎樣的懷想。

他把「偶像破壞」作成一種科學。財產，婚姻，家庭，民治，教會——這些的一切，他都拿特別的勇氣去攻擊，總得將隱覆那些內在的迷頑的黑幕，俱都扯開，他纔止住。

結果已經是不尋常了。他的諷刺越有力，他的攻擊越熱烈，他所贏得的彩聲酬報也因之而愈大。我們已經習熟了他的熱辣辣的斥責，如果他的讚頌來了，大家還許不舒服。因此我們可以自然的料到：如果他屈己致敬，我們覺着詫異，因而鄭重其事的在他面前表示出來，他還許取笑我們呢。

他爲我們，作了許多好事，因爲他防止我們演成自滿。他對我們所謂自尊的權利，加以疑問，因而使我們懷疑：在事實上，我們是不是該得這種權。

談到法庭，我們很自負，可是他，讓我們看：法庭與正義，是那樣的背道而馳，豈止一兩次？我們曾讚賞我們對於正義的努力，可是他讓我們看：從貧民的窮苦中所發現的，都是些什麼事。

嚇不了他

在蕭先生跟前，你當不了僞君子。他的觀察太爽直了，他的含蓄太稀少了，以致於當着他的批判之前，簡直是沒有心口相違的餘裕。每

一個習俗，對於他，都是挑戰，除非他毫不客氣的，檢查了牠的證明書，是不許叫牠過去的。

在太陽上自然也有大黑點。蕭先生瞭解整個的人類，但是他不瞭解人。

那種同情的想像之力，可以使威爾斯先生瞭解吉浦斯或是奔奈特君，因而描寫出「希爾達、勒斯威」的那些事情，在蕭先生是沒有的。他爲智慧，犧牲了情感。爲三段論法，犧牲了直觀。爲不尊重社會制度，結果遂很難免不能尊重人格。

他是這樣的喜歡奮鬬，因而常不能看到：你之所以鬬，爲的是息鬬。他爲婦女的權利，對於整個的世界爭，的是這樣勇，但是我想，他所描寫的婦女，可以叫人尊敬的，僅有一次，可以有推愛的可能的，也不過是兩次。

也講論理，是這樣的毫不客氣，所以他不能忍受他人任意的換一個說法。

他是這樣的着力，注重系統，所以他不耐煩別人計算他的系統的代價。他的心中，毫無陰翳。一樁一件，都是淸淸楚楚，無憐無憫，成理成章。他不懂的什麼叫做奧妙疑惑，或是難於傳達的情緒之美。

生來的獨裁

這並不是說：他不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對於不必要的痛苦，所受的災禍，能够像他那樣的感覺銳敏，絕不會不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但是他的所謂人道，是集合的，而不是個人的。

他恨一般的浪費，他恨一般的窮困，他恨一般的無效率。這可以說明：他對於列寧的熱望，對於慕沙里尼的祖護，和他之所以斷然不能重視弱者而躊躇。這還可以說明：他的宏大的自信，他的永遠有把握的力量，一切批評總要轉向他的觀點。

因爲蕭先生是天生的獨裁，所以只有他發命令的時候，他纔快活。在他的劇本中（即使在聖瓊中）他就是主要的角色，而且他永遠是占在辯論的上風。且因爲我們大都很缺少他那樣的辯證法的朗澈，所以在他設想：我們辯論的失敗，不僅是我們錯了，如果我們錯了，還不服從他的命令，他還要認我們是無理性。

他對於他所得到的結論，是這樣的關心，所以他不會想到換一個樣子的意見的可能。

偉大的作者

他是一個偉大的始終如一的人。他在舞臺上說的是什麼，他在客室，他在講壇，是一個樣的說。而且他嘲笑你，他屢次的觸犯你，他同你挑戰，可是他站在他的地位，絲毫的不動搖。他同衛勃夫婦在四十年前，已經將賅括的系統作好了。無論在理論上，在方法上，他的基本原則，未曾改變過。

他曾如此的活動，對於我們的益處，自然不小。縱令他的心理和脾氣，免不了有缺點，他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強壯劑。

縱令他叫你喪氣，他不管你心內的信念，他輕蔑你的意見，他對你的人格無所謂尊重，然而他，帶來一種濾淨聖潔的風，吹過我們討論的空氣中，這是他人所辦不到的。他的不苟同，

型成我們的信念。他的指摘已經是我們的許多改革之母。

在某處他曾說過他的生命屬於整個的社會，爲社會去工作。他認爲是一種特權。

他是可以說的他作的已經不小了。因爲他活着，所以我們活的，也就更豐富更廣大。他自己的個人成功，已經是我們更爲健全的準則。

以上將拉斯基教授論蕭伯訥一文譯竟。

我個人對於拉氏此文的認識，以爲他能始終保持學者的態度。而且尊重先進，措辭忠厚，專事描寫，不攙客氣，而蕭氏爲人，已盡情跳動於字裏行間，可謂寫生妙手！

蕭氏已七十五歲矣。努力四十餘年，猶不知休。據說他最怕過禮拜日。近頃英國獨立勞工黨，開辦暑期學校，開講的頭一位，便是蕭先生。他對於政治社會等問題，講演至兩小時以上。大家都很驚訝：這位七十五歲的老青年，何處來的這樣精神？即此一點，已値得吾人之尊敬。

蕭氏是費邊社的主創之一人，是致力社會主義運動最勇敢的鬭士。年青的時節，常常跑到街頭巷尾，僻壤荒村，櫛風沐雨摔拳飛沫的講演社會主義。以後因爲他具有文學的天才，致力於劇本的著作，於是他的文學上的地位，乃掩過他的社會理想的主張。因此有人說：蕭先生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大文豪的小玩意。吾人讀了他的近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一些散在的作品，許多地方，亦同此感。但是吾人求學，不可求全責備。稍偏激的，無妨勸住一點。稍拘牽的，無妨推動一點。牠又不是教徒的聖經，何必整個的盲從？牠又不是裴豹的丹書，何必整個的焚掉？

尤有須注意者！蕭氏以諷刺著稱，但是他，絕對不是專靠着罵人吃飯。他有良善的心眼，他有高尙的目標，他的努力，是爲人類社會進化而努力。沒有好心眼的話，讀頌固是阿諛，譏諷亦近缺德。有好心眼，有高理想，說我們好，是鼓勵；說我們壞，是激戒；我們又何樂而不歡喜承受？東人有言：「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心眼之不可不好若是！然則蕭氏之辛辣警刻，又豈隨便所能瞭解者？茲再摘取蕭氏最近警語，以終吾篇：「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將來是不能斷定的。許多國家，也許卒歸於毀滅：就以往看，共和政治已經是超乎人類的公民能力之外。但是也常有一種可能性，即是一切的古文明，業經毀滅之後，在這時節，人類纔能凌犯艱險，照着那個地角衝上去。也就是這種可能性，纔對於現代歷史的段落，予吾人以嚴重的感興，而且促着社會主義的運動，使之有生氣，有鬭力。」（一九二九年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蕭氏執筆「社會主義」條。）

吾人讀蕭氏此等語句，爲之悚然奮然者久之！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努力與成就，蕭氏且有此等觀察，返觀吾國則何如？而吾人之努力又將何如？蕭氏所謂「靈感的火花」(Spark of Inspiration)，吾人於此處，益深感之矣。



經濟學本質論

周憲文

本文範圍，在確立經濟學本質論為經濟學研究的一部門，並釋明其對經濟學研究全體的意義與地位。故本文可說是經濟學本質論的初步說明。

確立經濟學本質論云云，並非謂就經濟學的研究，創設一新的部門；乃僅就事實上已在經濟學研究範圍之內的關於經濟學本質的部份，加以正確的基礎，使其獨立發展。此種工作，在歐美日本各學者間，早有相當成績；惟在「吾老大的神州古國」，似尚無人注意及之。以是作者參考外籍，草此短文，以貢獻於國人。

如上所述，經濟學本質論事實上已在經濟學研究範圍之內；故今欲加以正確的基礎，使其獨立發展，則按照研究的順序，必須先行說明經濟學本質論的過去的地位；再由此說明，發見其今後應有的地位；最後，乃就其應有的地位，以分析其本質的意義。

一　經濟學本質論與經濟原論

經濟學本質論，事實上早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其所以未被認為經濟學研究的一部門者，乃因今日普通都以此與經濟學的其他部門相結合的緣故。申言之，即在今日普通之所謂「經濟原理」中，實包含着兩種異質的研究：一是以經濟社會為對象的理論的研究；二是經濟的本質、經濟學的定義、經濟學的分類、經濟法則的性質等關於經濟學本質的研究。前者乃理論經濟學，後者即本文所欲研究的經濟學本質論。

關於經濟學本質的研究，即經濟學本質論，今日普通都認為經濟原論的一部；此在經濟學史上，乃有極長的期間。試就發達最早的所謂「正統學派（新舊正統學派）經濟學」觀之，即可瞭然。

在正統學派的鼻祖，亦即經濟學的鼻祖亞丹斯密的原富中，並無何等關於經濟學本質的特別研究。惟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這個表題，可說就是斯氏欲就其大作的內容，說明「經濟學全般的本質」的努力，進而

至於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亦僅在其 preriminary remarks 上，稍稍論及經濟學的本質而已。最先比較的討論到經濟學本質論的，是新正統學派的始祖，亦即爲今日英國派經濟學的中心勢力的馬先爾的名著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即在此書，於理論經濟學之外，且明白研究到經濟學本質論。全書分六編，第一編——共計四章——附錄兩節就是經濟學本質論的研究。而其研究的重心，尤特別注意於羅沙等德國派的 Goundlagen（原論）中所討論的問題。至於羅沙，尤其華古拉等德國派的經濟原論，不用說，在理論經濟學之外，且是非常着重經濟學本質論的。要之，在今日西歐諸文明國民中，德國人最有哲學的理解，故經濟學本質論亦最早發達於德國。馬先爾即於此德國學風的影響之下，把經濟學本質論，置入於其經濟原論中的。而此馬先爾的經濟原論，與羅沙、華古拉等的經濟原論，其對今日經濟原論的研究，影響極大，自不待言。由上，我們已可明白理解，在今日普通的經濟原論中，其所以含有經濟學本質論研究之由來矣。德國派的經濟學本質論，與可以卡斯(G. E. Cairnes)的 The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爲代表的英國派的經濟學方法論，關於此兩者本質的不同處，另詳後述。

諸如上述，經濟學本質論的研究，前此普通都被包括在經濟原論的範圍以內；但降至今日，各國經濟學者，單獨研究經濟學本質論的，已漸次增加。至其研究的中心，因上述種種關係，當然是在德國。

二 經濟學本質論的地位

欲使經濟學本質論的研究，脫離經濟原論的範圍，與理論經濟學相對立，而成爲經濟學的一部門，要之，非決定經濟學本質論在經濟學全體系中的地位不可。於是，請先說明經濟學的全體系。

凡是學問的體系論，都非具備兩要件不可。即第一要件，須有理論的統一。蓋所謂「學問的體系」者，就是學問的理論的統一。第二要件，須着重學問的事實。蓋「予學問以體系」云云，非謂從新創設學問，而僅對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學問的研究，加以統一的理論的說明而已。茲根據以上兩要件，列表如次，用以略示經濟學研究的全體系。

- 廣義的經濟學
  - 狹義的經濟學
    - 以經濟的實在爲對象的研究
      - 理論的方法——理論經濟學
      - 歷史的方法——經濟史
      - 實踐的方法——經濟政策
  - 以狹義的經濟學爲對象的研究
    - 以狹義的經濟學爲對象的研究
      - 理論的方法——經濟學本質論
      - 歷史的方法——經濟學史
      - 實踐的方法——經濟學規範論

詳細說明上表的內容，是經濟學本質論的本論的問題，不是爲「經濟學本質論的入門」的本文的範圍，故此處的說明，僅止於能了解經濟學本質論在經濟學全研究體系中應有的地位的程度。

請先由此體系的論理的構造考察。因爲一切學問的認識，都由於以某方法，或根據某對象的本質而加某對象以研究始得成立的，故欲根本的樹立一種學問的體系，先須有其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區別。此經濟學研究的全體系，其構造亦卽依照研究對象與「基於此對象的本質之研究方法」的區別的。

申言之，卽經濟學的研究全體，先由其研究對象，大別之爲以經濟的實在爲研究對象的狹義經濟學與以此狹義經濟學爲其研究對象的研究兩種。次之再就此兩大別，各由「基於其對象的本質之研究方法」，細別之爲三種，卽理論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及實踐的方法。是玆就此分類，略爲說明如左。

第一，因爲經濟的實在是「全歷史的社會的實在」(die geschichtlich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中的經濟的領域，又狹義的經濟學是「全歷史的社會的實在」中的學的領域，故上述兩大別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都是「歷史的社會的實在。」

何謂「歷史的社會的實在？」此乃經濟學本質論中應當詳論的一重要問題。但一言以蔽之，此種實在，就成立於自我與他我的相互關係上而言，是社會的；又就包含過去的「生」於現在的「生」中而言，是歷史的。而「歷史的社會的實在」據其本質，應由理論的 (theoretisch)，歷史的 (historisch) 與實踐的 (praktisch) 三種方法研究。因爲「歷史的社會的實在，」就是歷史的社會的生，故在其中乃有個性的存在。而所謂「個性」者，正如黑格兒之言，是普遍性(Allgemeinheit)與特殊性(Besonderheit)的終點(aufheben)。此事卽在吾人自身亦是常常所體驗到的。卽吾人不能認自己的性，是完全特殊的，而必須認爲人間性一般的特殊化；此就是我性之爲個性的所以。如此，因爲歷史的社會的生命，是有個性的，故在其另一方面，就有普遍性；而此普遍性的特殊化，就是「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的個性。認識此普遍性的方法，是理論的研究方法；根據此普遍性的認識以理解 (verstehen) 其個性的方法，是歷史的研究方法。由此可知研究「歷史的社會的實在」之理論的方法與歷史的方法，是依據其「對象的本質」的兩種研究方法。但此兩者是由「存在」(sein) 的立場研究「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的。惟「歷史的社會的實在，」更非由「規範」(sollen) 的立場，加以研究不可。因爲「歷史的社會的實在，」是實現價值的發展的生命，吾人對此，應樹立一種理想，由此理想，以批判其存在的價值，更向此理想，以規制其發展；故「歷史的社會的實在，」非再從此立場研究不可，此卽實踐的研究方法。此方法，申言之，就是研究以何方策，對於「歷史的社會的實在，」樹立一種理想；結果可由此理想以批判其實在狀態的價值，更能使此狀態向此理想發展。由上可知：理論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與實踐的研究方法，是「基於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的本質」之三種研究「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的方法。

是以上述兩大別的以「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爲研究對象的經濟

學的研究，更據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又分爲三細別。卽在以「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爲對象的狹義經濟學更細別爲(一)以理論的方法研究「經濟的實在」之理論經濟學，(二)以歷史的方法研究「經濟的實在」之經濟史，與(三)以實踐的方法研究「經濟的實在」之經濟政策。又在以狹義的經濟學爲對象的研究，亦分爲(一)以理論的方法研究「狹義的經濟學」之經濟學本質論，(二)以歷史的方法研究「狹義的經濟學」之經濟學史，及(三)以實踐的方法研究「狹義的經濟學」之經濟學規範論。

以上，乃此體系的理論的構造，爲證明此構造的眞實性計，須以此理論的體系，與經濟學上的事實，加以比較的說明。此種說明，固爲經濟學本質論的任務，但此處因限於篇幅，故僅就必需的範圍，略置數語而已。

吾人普通之所謂經濟學，乃指以「經濟的實在」爲研究對象者而言，此恐已無問題。又在此以「經濟的實在」爲研究對象的學問上，由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上述的三細別，此恐亦無多大的問題。蓋此三種細別，在經濟學鼻祖斯密氏的原富中早已敍明。卽其原富第一篇 of the causes of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of the order according to which its produce is natural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different ranks of the people 及第二編 of the nature,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ock，大體是理論經濟學的研究，第三編 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 及第一編第十一章第三部後的附錄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variation in the value of sil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our last centuries，大體是經濟史的研究，第四篇關於「經濟的干涉」的批判及第五篇對於財政的所論，大體上是屬於實踐的研究。

由上，已可明白在以經濟的實在爲對象的研究上，有此三種「學的本質」。中言之，卽上揭經濟學的理論的體系，在狹義的經濟學中，已有事實，可證明其爲眞實。次之，在以狹義的經濟學爲對象的研究上，試觀上揭理論的體系，是否合於事實。

今日吾人所用廣義的經濟學一語，例如經濟學者或經濟學部等，其意義並不限於以「經濟的實在」爲研究對象的上述狹義的經濟學。卽如經濟學史的研究，雖非以「經濟的實在」爲對象，但在事實上，普通人們，仍認其爲經濟學的研究。又如在今日一般的經濟原論中，除以「經濟的實在」爲對象的理論經濟學外，尙有經濟學本質論的部份存在，此已詳上述。是以欲樹立今日經濟學的全體系，自不能限於狹義的經濟學中言之，必須樹立一種理論的體系，可以毫無矛盾地包含上述狹義經濟學以外的經濟的研究於其中。據此理由，在前揭經濟學的全體系中，除狹義的經濟學外，尙含有以狹義的經濟學自身爲對象的研究；且依其研究方法之理論的、歷史的、實踐的區別，而細別之爲經濟學本質論、經濟學史及經濟學規範論三種。然而此種分類，究竟是否與

經濟學上的事實相吻合？以下請看經濟學上的事情如何。

不以「經濟的實在」為對象而人們仍認之為經濟學的研究，且發達最早，最易為吾人所意識者，是經濟學史。斯密氏的原富第四篇 of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因在其中是討論重商主義及重農主義之關於「經濟的自由」的學說的，故可目之為經濟學史。而經濟學史，是以「經濟學的事實」為對象，加以歷史的研究的學問，此已無疑義。

次之，前面已經講過，經濟學本質論乃不屬於狹義的經濟學之內，惟其研究的對象，事實上確是經濟學。即因經濟學本質論的目的，在釋明經濟學的普遍的本質，故可知其為以理論的研究法，研究「經濟學的事實」的學問矣。

再次之，所謂經濟學規範論者，即以實踐的方法，研究「經濟學的事實」的學問，事實上是否存在？對此問題，吾人可於英國派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中，求得正確的答案。即本來英國派的方法論與德國派的方法論，大異其趣；後者以經濟學的本質為主要問題；反之，前者則以經濟學的研究方策 (Regeln) 為主要問題。此事，試以英國的經濟學方法論的代表名著 G. E. Cairnes 的 The Logical Methed of Political Economy，與為德國的經濟學方法論之古典的 Karl Menger 的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 Wissenschaften 相對照，即可瞭然。而今日研究頗廣的經濟統計論，即為經濟學研究上的一種方策，即為已可證明事實上確有關於經濟學規範論的學問存在。

由以上種種說明，可知前揭經濟學的全體系，確合於經濟學上事實。從而由此經濟學的全體系就可確立經濟學本質論為經濟學的一部門。以上乃經濟學本質論的「應有」的地位，以下請進而略述其本質的意義。

三 經濟學本質論的意義

欲知經濟學本質論的意義，須先明其對於經濟學的其他部門之「學的本質」的關係。前述廣義經濟學的兩大別，即「狹義的經濟學」與「以狹義的經濟學為對象的研究」，其「學的本質」的關係，可說後者是前者的自己反省。即「狹義的經濟學」反省自己，乃始有「以狹義的經濟學為對象的研究」成立。

次之，因此自己反省的三種的不同，遂亦於此「以狹義的經濟學為對象的研究」上，亦發生了三種的區別。如果明白了此三種區別的「學的本質」的關係，則經濟學本質論的「學的本質」，更可瞭然。

今為容易了解自己反省的三種區別的本質的關係計，試就人間來做譬喻。人們之欲反省自幼至長的過去的事實，即等於經濟學史。又人們之欲反省自己為如何人，以察知自己的本性，即通於經濟學本質論。最後，人們之欲知其自己應當如何處世，即等於經濟學規範論。

如此，可說經濟學本質論是經濟學的自己本質的反省。且此恰猶人間一樣，此所謂「自己本質的反省」是眞的自己反省；從而所謂「已知自己的本質」是眞的自覺。故即便反省經濟學的歷史，知道了經濟學的史實；但若不知經濟學的本質，則決不能說是「已經懂得經濟學之爲何物。」是所以亞利斯多德任論事物的本質 (essence) 與實體 (substance) 時，說："There is knowledge of each thing only where we know its essence."（見 Aristotle; Metaphysica, Trans, by Ross, p. 1031 b 其意即謂：不論對於任何事物，祇有在已知其本質的時候，我們才眞知道了此事物。）

於是，對於某一事物，我們如欲確實知道牠，就非先明白其本質不可。這是很明白的。我們要是不知此事物的本質，自然不能確實知道牠爲何事物。所以，亞利斯多德又說："Substance is first in every sense ......of the other categories none can exsist independently, but only substance."（見 ibid, p. 1028 a. 其意即謂：實體是一切意義的第一物，不論其他任何諸範疇，都不能獨立存在，能够獨立存在的，祇有實體。）

就經濟學說，即我們在知道了經濟學的本質時，始已眞知經濟學爲何物；否則，對於經濟學我們還是未曾了解。如此，經濟學本質論對於一切經濟學的研究，實具有第一義的意義。以下，試考究經濟學本質論對於經濟學各部門的關係，以說明此所謂「第一義」的意義。

先由經濟學本質論對於狹義經濟學的關係考究。經濟學本質論，照其發達的理由的順序說，應在狹義的經濟學之先；又按其發達的時間的順序論，反在狹義的經濟學之後。其原因，即因經濟學本質論的「學的本質」是經濟學本質的自覺的緣故。就人來做譬喻，恰如人們的幼年生活，並無自覺，及至長大成人，始自覺到自己的本性，從此，乃由無自覺的生活進入基於自覺的生活；經濟亦然，經濟學研究的發達，最初對於自己的本性，並無充分的自覺，及至發達到一定的程度，明白了自己的本質，於是始有眞正自覺的研究。例如理論的經濟學，其最初的研究，亦並無充分的自覺，及至明白了其自己的學的本質，而始進入於自覺的研究。此事，不論在經濟史或經濟政策，無不皆然。而此處應該特別注意的一點，即此自覺的研究始是眞正學問的研究。

要之，一切的學問的一貫的根本原理，是 Der Satz von Grunde，是在追究學的根據。故即欲解答某一學問內的任何小命題，都非有學的根據不可。此在經濟學，固亦如此。例如：就是經濟原論中的一小研究，亦須建其基礎於經濟原論的眞正本質的自覺之上。而經濟論原的眞正本質的自覺，又在經濟學全般的眞正本質的自覺上，始能建其基礎。此在經濟史及經濟政策的眞正研究，亦是如此。故凡眞正經濟學的研究，非根據眞正經濟學本質論，形成一大體系不可。即在經濟學範圍以內的任何研究，其最後的根柢，若不以經濟學本質論的基礎，則此決不是學問，而僅是常識而已。由此可知：在此本質論正確時，則其學問，始能

有正確的研究。從而，更可知眞正學問的經濟學的研究，惟有依據眞正經濟學本質論，而始可能；否則，祇是常識的經濟學的研究。

以上雖已說明了經濟學本質論的發達，對於狹義經濟學的發達的重要；現在吾人更須知道在反對方面經濟本身的發達，對於經濟學本質論的發達亦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爲經濟學本質論是經濟學的本質的反省，故被其反省的經濟學自身，如愈發達，則其反省，愈能深刻。此恰猶人們，年紀愈大，愈能深刻反省其自己的本質一樣。在經濟學自身有相當的發達之後，而始有經濟學本質論的發達，其原因亦在於此。由此可知此兩者的發達，實具有相互的關係。

關於此事，有一點特須注意的，即人們往往誤以爲說明經濟學的本質，是哲學者的任務，並非經濟學者的本來問題；其實，經濟學本質的釋明，祇有靠經濟學者自身的研究，始能充分達此目的。因爲要釋明一切事物的本質，祇有靠反省關於其自己的體驗，始有可能；故欲釋明經濟學的本質，亦非對於經濟學本身，有充分的體驗不可。而所謂「須對於經濟學本身具有充分的體驗」一事，祇有在經濟學的研究者自身，始有較多的希望。固然，哲學者綜合各文化科學的研究結果，剖明文化科學一般的本質，藉此，亦能間接地予經濟學本質論以相當的貢獻。申言之，即經濟學者在反省其自己的經濟學的體驗，以釋明經濟學的本質時，須借助於哲學者的此種研究，始有充分的可能。且事實告訴我們，自有經濟學以來至今日止，不論直接或間接，在事實上或在理論上，對於經濟學的本質論，有過貢獻的，都是有哲學素養的經濟學者，例如：過去之亞丹、斯密，嘉爾、馬克斯及近代的嘉爾、梅喀，馬克斯、瓦索等。

以上乃論經濟學本質論與狹義經濟學的關係，現在試進而略述其與經濟學史的關係爲如何。就發達的時間的順序說，經濟學本質論之所以遲於經濟學史，此恰猶人間之反省自己的本性，必須比反省自己的歷史，有更高度的意識的發達，而始可能，從而前者乃遲於後者一樣。然由發達的理論的順序說，那就不然。卽經濟學史雖是以歷史的方法，以經濟學的事實爲研究對象者；但一切對象的根本的研究方法，必須根據其對象的本質的構造；而釋明爲此對象的經濟學的本質的構造者，就是經濟學本質論；故經濟學史研究的充分的發達，非有待於經濟學本質論的發達不可。

又，因經濟學本質論是「經濟學的事實」之自己本質的反省與自覺，故由經濟學史研究的發達，經濟學的事實愈明瞭，於是，經濟學本質論愈能發達。由此可知此兩者之有相互關係矣。

次之，試觀經濟學本質對於經濟學規範論的關係。經濟學規範論，恰猶經濟政策之以實踐的方法研究「經濟的實在」一樣，是以實踐的方法，研究「經濟學的實在」的學問。故在經濟政策，則研究以何方策對於經濟的實在，確立一種理想，結果可以此理想批判「經濟的實在」的價值，更使「經濟的實在」向此理想發展；同樣的，在經濟學規範論，則研究以何方策統一地釋明經濟學的理想，結果可以此理想批判

「經濟學的事實」的價值，並使「經濟學的事實」向此理想發展。故經濟學本質論與經濟學規範論，其學的本質雖然不同；但為使「經濟學的事實」能有如此實踐的研究計，故最後總非了解經濟學自身的本質不可。此恰猶明白了人間的本質的如何，始能知道其應如何行動的規範一樣。然則，因經濟學本質論是欲剖明經濟學自身的本質，故此可說是經濟學規範論的基礎，從而經濟學規範論的發達，須有待經濟學本質論的發達。經濟學規範論的發達，其所以比經濟學本質論的發達更遲，原因在此。

此兩者的關係極其密切，猶如在「人們是如此如此的本質的命題」中，同時即有「人們非如此不可的規範的命題」存在一樣；經濟學本質論的命題，同時就有可使經濟學規範論的內容發展的性質存在。例如：所謂「理論經濟學的本質是如此如此」，則此在理論經濟學的研究上，同時就是規定其理想及方策的根據。而經濟學本質論的命題，在發展及於經濟學規範論時，其本身的意義，更能明白。兩者關係的密切，乃如是。

由上所述，可知經濟學本質論，確為經濟學研究的一部門，申言之，即應脫離經濟原論，與理論經濟學相對立，使其獨立發展。

吾人的情緒生活和心臟病

哲

吾人所處的世界，一方面因為生活的繁複，時時有使人激怒的機會。一方面因為社會的關係複雜，不能使人有情緒發洩的可能。這一種衝突，乃使吾人的心臟增加了負擔，短促了壽命。緬想古人，含哺鼓腹，悠游羲上的生活，則近代文明，緊張噪雜，從人生健康的觀點以為評價，真有些不值得呢。

美國羅契斯脫博士，近在醫藥學會講演說近代人患心臟病者日多。其最大原因之一，是因為近代生活，要求個人方面的嚴格控制情緒。舉最顯的例來說，外科醫生，往往死於心臟病。外科醫這項職業，以嚴格控制情緒為最要之事，而情緒控制，必使心臟增其緊張之度，而常常緊張，勢必成為致命之病。



家譜與宗法

潘光旦

> 宗者，統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
> 譜者，志族人之世次也，追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可同一譜。
> 由是以觀，宗法與譜法原不相謀，而拘拘執宗法以爲譜法，雖曰師古，其如未盡何？
>
> ——萬斯大學禮質疑

余作家譜效用論與家譜方法論，俱涉及宗法。家譜效用之一端爲宗法之維持或宗法之襯托；論譜法則首必及記載之範圍，於宗法制度與其遺響尤不能不加徵引。惟關於此方面之資料較爲繁複，設與譜之其他效用或譜法之他方面相提並論，頗嫌其大小不稱，詳略懸殊；爰別闢爲篇，卽名曰家譜與宗法。

自來言譜與宗法之關係者實繁有徒，亦至不一其辭，歸納之，涉及二者於歷史上之因緣者凡二說，言譜法應否以宗法爲依據者凡四說；請分別言之。

言歷史上之因緣者一曰相維說。盧文弨（抱經）序甬東盧氏譜，有曰：

有譜然後子孫能識其祖，辨其宗，而支分派衍，凡爲我之同族，亦不至混淆而難辨……古宗子之法雖不行於今，而收族之道，人人皆所當勉，則有譜以爲之依據也。(一)

朱次琦（九江）自序其家譜，亦曰：

先王譜學之設，實與宗法相維……世祿廢，宗法亡，譜學乃曠絕不可考。(二)

宗稷辰（滌樓）序零陵周氏譜則曰：『將見譜學明而宗法可行，宗法行而三代之禮教可復。』(三) 最較晚近而言之亦最詳者則爲譚嗣同（復生）：

譜牒，本宗法所賴以不終墜也。王者封建，井田，學校，財賦，禮樂，政刑……萃天下之渙，網天下之目，一以宗法爲率。宗法又一寄於譜牒。

嗟乎，天下禍亂相尋，不知所屆，由親親之誼薄，散無友紀，而宗法不行於今也。宗法不行，宗法之不明也。使無譜牒，又烏從明而行之？是足爲宗法之本焉。(四)

凡此皆因提倡譜學，乃兼及宗法之制。亦有因欲恢復宗法，而發爲整頓譜學之議論者。張海珊（鐵甫）作聚民論，極言宗法之爲善政，亦曰：

自魏晉以來，最重譜系……然祇以繩天下之人才，以爲中正選士之法，而九兩繫民之遺意，卒無講者。今者彊宗大姓，所在多有，其耳目好尚，衣冠奢儉，恆足以樹齊氏之望而轉移其風俗。誠能嚴士斷之禁，重譜牒之學，立大宗之法，以管攝天下之人心……(五)

此皆相維之說也。前數說以譜學爲目的，而欲以宗法爲手段；後一說以宗法爲目的，而欲以譜牒爲手段，着眼點雖不同，要所以示譜牒與宗法之相須相成則一。

二曰濟窮說。爲此說者亦有數家。元人戴表元（帥初）曰：

中世士大夫專尙牋牒，以爲宗法廢，所賴以考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六)

蘇伯衡（平仲）序蔡氏重修譜曰：

族蕃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忘，此其勢有所必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戚於已疎，不忘於已殊，未嘗無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來，維持以譜法；譜法之行，猶宗法之行也。(七)

又序譚氏家譜曰：

是宗法既廢之後，先王敍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敎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八)

淸汪琬（堯峯）代序徽州洪氏譜曰：

夫俗之不古若也，蓋已久矣……即幸而存小宗之說，虛名焉耳已，具文焉耳已。求之先王親睦之敎，豈有常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族之本姓，子孫尊從之親疏，逖邇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亡，而世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爲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九)

鄭獻甫（小谷）自爲族譜引，其略例三，即所以寓尊祖，敬宗，合族之宗法三大效用。其言曰：

一、作譜所以載祖德，即所以明祭法；古人宗廟之制，四室五室，其地甚廣；四仲四孟，其時太繁；似皆非士庶人所共能。而天子始得祭七世，諸侯始得祭五世，大夫始得祭三世，揆之子孫之心，雖禮所不宜，亦情所不安，故略於譜隱爲寓之……

二、譜所以明宗支，亦所以示宗法……後世宗法盡亡，惟見於喪服，間引於祭禮，而總宜辨於族譜者也。

三、譜所以分族從，亦所以合族屬……(一〇)

鄭氏略例云云頗足以代表近代作譜者泥古之心理；其較一般心理略勝一籌者，即在認淸宗法之去不可復，而隱欲於譜牒中勉存微意，即志

在以譜法濟宗法之窮也。他則並此濟認之功夫而不可得。論譜之效用者多矣，十之八九即在「尊祖，敬宗，合族」六字上做文章，一若周代之舊制，至今猶完全未失時效者。論譜之文，多爲序跋，應酬文字，大率摭拾二三口頭禪語，出意發揮；此固文人通病，不足爲怪。然間亦有學殖湛深，而猶未能免俗者，例如張惠言（臯文）爲吳興施氏譜作序，即曰：「夫譜有三統，一曰尊祖……，二曰敬宗……，三曰收族，」又殿以彼所謂「誣祖，」「疵宗，」「偸族」之論，以示世俗「尊，」「敬，」「收」不得其道之結果，（二）泥古之心，躍然紙上。餘則自鄶而下矣。

相維與濟窮二說，以吾輩今日之目光論之，其失相同。宗法久不存在，亦終不可復，亦不必復，形式然，精神亦未嘗不然，曰有譜牒斯可復宗法之實際組織者固非，曰有譜牒即可存宗法之精神者亦非。是容於下文詳之。茲請先述譜法與宗法之關係各說。一曰大宗譜法說，二曰小宗譜法說，三曰無法寓有法說，四曰譜法宗法不相謀說。

一曰大宗譜法說　大宗譜法者，即以宗之組織爲宗之紀載之根據，即以組織法與記載法合而爲一。當周代宗法比較通行之日，譜法究否以宗之組織法爲依據，今不可知。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宗法圖之編製，亦取旁行斜上之形式，故論者或以桓氏此說爲周代宗法與譜法劃一之證。惟譜系之爲物，大率上疏下密，設無偏倚，則爲金字塔之形式，設有偏倚，則即成旁行斜上之勢；今即不講宗法，第講長子權之影響，則偏倚之傾向，已不可免。是則桓氏此語殊未能爲周代宗法與譜法劃一之確證也。

今姑假定當時確曾有譜法與宗法劃一之一日，則世系圖即爲宗法圖。其式如次：

（國君──嗣君（適長子）──嗣　君──嗣　君──嗣　君──嗣　君）
別子大宗之祖（百世不遷）──大宗宗子──大宗宗子──大宗宗子──大宗宗子──大宗宗子
小宗宗子（五世則遷）──繼禰小宗──繼祖小宗──繼曾祖小宗──繼高祖小宗
小宗宗子（五世則遷）──繼禰小宗──繼祖小宗──繼曾祖小宗
小宗宗子（五世則遷）──繼禰小宗──繼祖小宗
小宗宗子（五世則遷）──繼禰小宗
小宗宗子（五世則遷）

周代譜法是否卽以宗法爲準，固久矣不可復考，惟創爲大宗譜法者初不斤斤於證據之考查，第曰今之爲譜者宜以宗法爲據——卽宜以宗之組織法爲據——而已。蘇洵嘗爲「大宗譜法，」（二二）其自爲蘇氏族譜，未之能用，而「俟後世君子有採焉。」其說至簡：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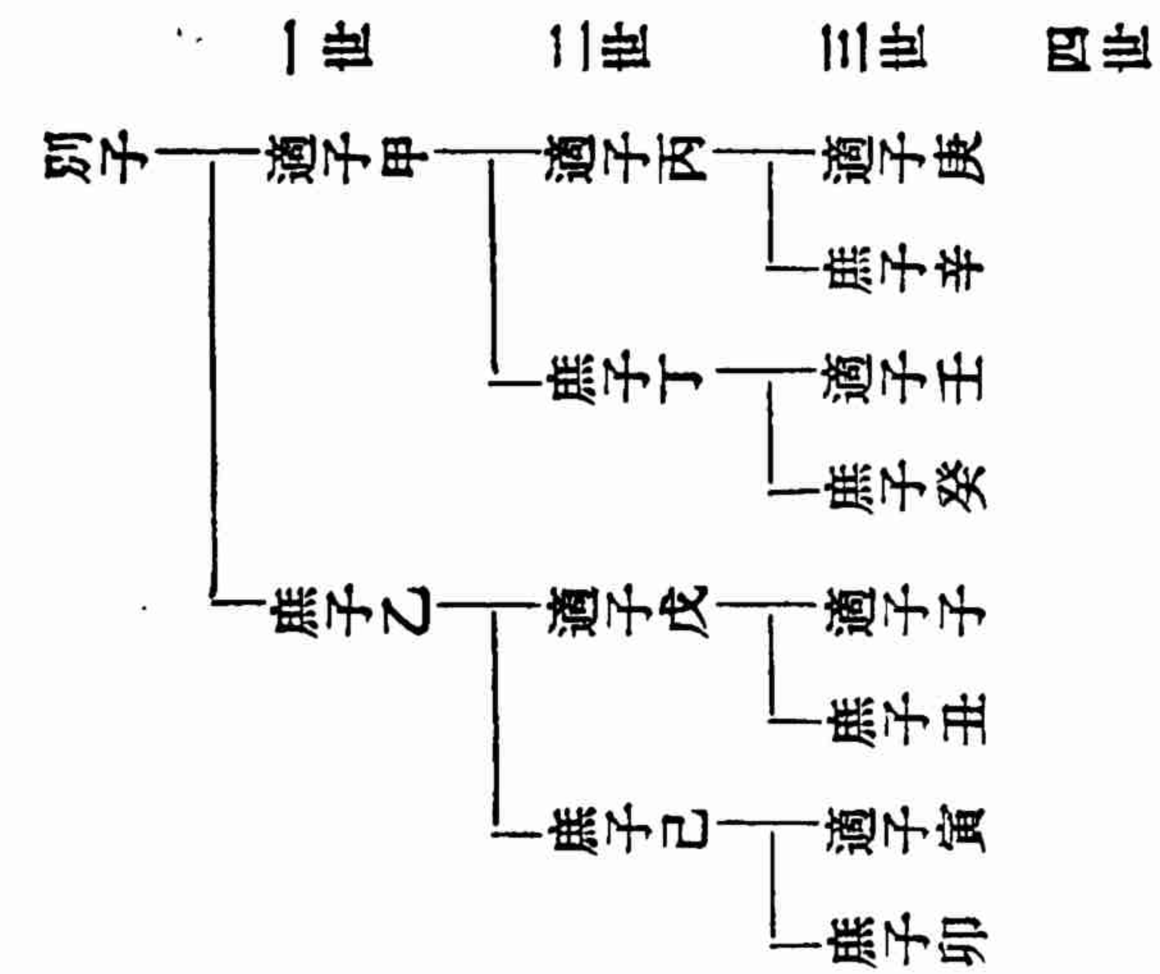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餘世及餘子姓依次類推。今設次以上下，繫以縱橫線，則卽成上文之宗法圖：



維蘇氏本意似不以世次上下排比爲然，故雖引用宗法圖之稱謂而不盡取其形式。其言曰：「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弟兄前後排比而世次上下不排比，則卽得上文所引以別子，一世，二世，三世……並列之譜法。此法殊奇特，「後世君子」採用之者殊未一見。其用意亦獨異，蓋謂祖孫父子天性，分別亦無害，兄弟則世遠卽爲塗人，合之所以防塗人之漸：是有窮無窮之論也。其曰害於無窮者，豈猶孟子父子間不責善之微意歟？斯則不易揣度矣。大率蘇氏鑒於當日風氣之凋敝，尤懲於友道之澆薄，始爲此種矯情之論。蘇氏

嘗爲族譜亭記，（一三）以詆鄉之某人，有曰：『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大宗譜法，專合兄弟，殆爲「斯人」之徒而作歟？又徵諸歷史，當時友愛之道，確多不講，尤以四川一隅爲甚。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一四）蘇氏蜀人，有觸於懷者多，宜其不能不爲矯枉過直之論也。

惟以後之言大宗譜法者之地位視之，蘇法實有二失。言「合其兄弟」，則宗法圖之舊法亦未嘗不合也；宗法圖之所合而置於一列者，且不僅爲同父母之兄弟，闔族之兄弟行無不合焉。此蘇法不及宗法圖者一。言「別其父子」，蘇氏蓋有自圓之說二，一爲『害於無窮』之說，今不可詳考；二則譜既著明某子某，形式雖別而精神不別。雖然，又何以知父子之必無窮哉？宋書，周朗傳謂士大夫之家，父母在兄弟異計，十家六七，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是父子亦有窮也。隋書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小人薄於情理，父子率多異居。宋史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詔禁川陝民父母在出爲贅壻。是父子有窮之事實，以川蜀爲獨多，諒亦爲老泉所目覩，獨不應於譜法寓挽救之微意耶？遵蘇氏之法，世自爲處，不復爲尊卑上下之區分，則祖孫父子間乖戾不祥之氣，不且變本而滋厲耶？此蘇法不及宗法圖者二也。

言大宗譜法者，不論其爲宗法圖之法或蘇氏之法，有一絕大難題焉，曰，別子之指定。孰爲別子？別子定而後大宗可定。自來言宗法者謂封建之世別子有三：一爲公子之別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別爲族而身爲別子；二爲異姓公子來自他國者，別於本宗而爲別子；三爲庶民起爲卿大夫者，別爲廟而爲別子。惟學者之見解不一。蘇老泉作大宗譜法，而其所認之別子與大宗僅爲『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卽三別子中之一與三，而二無與焉。顧炎武（亭林）則以爲三者皆可成立。至毛奇齡（西河）以爲始爲大夫之別子爲宋儒臆造。（一五）至許三禮（酉山）汪琬（堯峯）紀大奎（愼齋）則又力反毛氏之說，必庶姓起爲大夫，始得謂之別子，甚至以前二別子爲註疏之訛。紀氏之言曰：

別子者，非諸侯之公子，若始來此國者之謂與？曰，此註疏之誤也。凡始遷他國，卽當爲他日之始，彼已去其邦族，無復有宗之義，惡得更言別子也？若公子則自有宗道，不必假別子以爲名。且公子別於君，不敢謂之別子。卿。大。夫。之。別。於。庶。姓。者，乃謂。之。別。子，別之也者，異之也；異之也者，貴之也。（一六）

嚴格言之，及封建之廢，茲三別子者皆無復適用。顧言大宗譜法者，不忍其方法之解體，必欲曲解而引用之。公子之別子宜若最不適用矣，而蘇老泉猶以『天子之子』當之。異姓公子來自他國之別子，則以始遷一方之祖當之。庶姓起爲大夫之別子，則以同族始爲大官者當之。許三禮議補定大宗，卽設爲「貴貴」之論，（一七）蓋卽此意。譚復生兼論二種別子，最爲肯定：

今雖無公子之別子，固有始遷與始爲大夫之別子。(四)

近世大家譜牒，大都推源宋代，較遠者斷自北宋之達官聞人，較近者亦必斷自南渡。(一七)前者卽以達官聞人爲別子，而其嫡系子孫爲大宗，例如范之以范仲淹，(一八)秦之以秦觀，(一九)包之以包拯。姚鼐(姬傳)謂包氏『譜別紀孝肅爲宗，誼近於古』(二〇)又若周之宗周敦頤，宗濂樓爲『濂溪大宗支裔零陵青山周氏譜』作序曰：

> 鄉在江浙間，見周氏多祖濂溪，詢之皆派出道國公長嗣。及前歲修永州郡志，撰世家，道州五經博士承宗以濂溪志來，讀之，知大宗從官他徙，以小宗嫡裔爲後世其官祿。(二一)

是皆以達官聞人爲大宗之例。(二二)其以始遷爲大宗者尤所在多有。清法坤宏(迂齋)爲膠州法氏作譜例，言之最鑿鑿，不稍假借：

> 宗譜爲始遷祖作也。爲始遷祖作者，稱大宗以治小宗也。……始遷祖自爲一部，列上方者，申東西之尊，羣昭羣穆，各以班次也。特書氏，明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次書子，明小宗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凡同父之昆季，嫡書子，庶不復書子者：子繼別爲宗者也——明宗道也。大曰支，小曰派，列書某支某派者：小宗之子，各自統其族也——明宗統也。故特書以明大宗，次書以明小宗，不書以明宗道，列書以明宗統。支派以經之，世次以緯之，凡氏與子與支派與世諸字各畫方爲界者，變文示例，錯舉見義，皆以明宗法也。(二三)

譚復生亦曰：

> 嗣同遷瀏陽之祖，昆弟四人，初不同居，宜各爲族，其族子某後遷，又自爲一族……皆爲別子。……今撰世系悉準宗法，首書別子爲第一世，系以大宗爲第二世第三世，可至於萬世；別子之餘子以第二世小宗……。

(二四)又別子與大宗之身分，間有因始遷與聲望二重資格而獲得者。此則以趙宋南渡之際爲獨多，勢則然也。

世又有所謂大宗譜者。故家大族，文獻有徵，或有一二賢子孫出，爲掇拾補苴，上溯得姓以來之世次，下則遍紀一切支派，中及曾爲達官聞人者與其嫡孫之子姓，蔚成巨帙，謂之大宗譜；曰大宗譜者，蓋謂有得姓之祖可稽，卽大宗可稽，大宗嫡系子姓縱不可盡考，祇求世系不絕，或代有聞人，或越世而世數尙非無考，則略事整理，上之可存大宗百世不遷之形式，下之亦可得一比較完整之世系源流圖，以冠諸譜首，以爲觀瞻之一助。凡族曾有大名人出，則整理之工作較易，大名人者，卽古所謂「始爲大夫」者也，由彼而下，宗之傳統無煩細檢，惟由彼而上，以達於得姓始祖，則猶不免稍費斟酌耳。唐以前之譜牒，似不重宗法，亦不言宗法，惟因重門第婚姻故，又深懼相與締婚者最初或爲同姓，故每於得姓之始，考求備至。唐書宰相世系表，藍本私家譜牒，於得姓及由來，亦頗能悉載，後之作大宗譜或源流圖者咸取資焉。顧唐以前似無大宗譜之名，五代而後，私譜雖出，或不能言其得姓之始，或世次中斷，綴合無從，大族之作譜者於是始爲大宗譜之名以示區別。例如江浙錢氏有大宗譜，相傳爲

武肅王鏐自輯。武肅王因卽上文所云大名人而以功業獲得大宗之資格者也。武肅而上七十一世而至彭祖之子周饒府上士孚為定姓之始祖，由孚而上又若干世而為黃帝；譜宗黃帝，而又追黃帝所自出卒以少典為第一世焉。(二三)諸如此類之「大宗譜」今尚不少。其科學價值別為一問題，要所以示宗法觀念入人之深，學者講求其方法，不學者亦兢兢於大宗之名，以為標榜焉。

二曰小宗譜法說。 封建之廢，一二學者知大宗之終不可復，顧於宗法愛好甚深，不忍釋手，乃倡為小宗譜法之說。宋以前無聞。兩晉六朝譜法雖盛，志在選民而不在繫民，宜於此不甚措意。至宋歐陽修蘇洵始以此說治譜。歐陽氏作譜圖，其譜例曰：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

(二四)

別自為世，卽格盡別起，此古小宗五世則遷之義，歐陽氏特未明言之耳。

蘇氏則明言從小宗之法：

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此古之小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二五)

蘇氏雖亦倡為大宗譜法，而其精力所在則為小宗譜法。蘇氏為大宗譜法，在讀歐陽氏譜圖之後，其旨蓋在「蓋譜之變」(二六)亦若今人所云姑備一格而已。

歐蘇而後，言小宗譜法者，有二種不同之趨向。一卽師承二氏之法，尤以歐陽法之通行為廣。近世家譜中之世系圖，十家六七，以五世為一段落，格盡則別起，惟第五世則互見第一段落之末與第二段落之首，第九世互見第二段落之末與第三段落之首，第十三世互見第三段落之末與第四段落之首，……猶襲歐氏成法，歐陽氏譜圖中之詢，託皆嘗互見者也。學蘇氏者則不多見，其五世則遷之原則，初與歐陽氏無殊。顧其方法中有不易履行亦不甚可通之二端。一曰人自為譜，世須易譜：既拘執高曾祖禰之稱謂，而高以上必遷，則凡易一世，譜須重作，遷者一世，而易稱謂者四世，其手續之繁複，非常人所能堪。二曰非嫡長不能作譜；大凡賢子孫始作譜，而嫡長未必賢，賢者不必為嫡長；老泉自身為蘇序之季子，乃亦作譜，又勖曰「吾譜」「吾譜」「以吾譜考」「以吾譜冠」作法之人卽為犯法之人，又何以責後之作譜者必為嫡長也？

他一趨向則與歐蘇無涉。宋代以來，故家大族不有所謂大宗譜者乎？其中途因仕宦、商賈、婚姻、徙而至他鄉之子姓、後各自為譜，日久或第知遷徙所自，其與本宗之血緣關係，不能確指，則名其譜為支譜，卽小宗譜也。小宗之譜，以得姓始祖為別子，以死徙不出鄉之本宗為大宗，皆存其虛名而已。其小宗則以始遷祖當之。其遷徙已久，不知始自誰何者，則斷自可知者為小宗。比較實事求是者，或逕舍得姓始祖與本宗不論，而完

全獨立；其始遷之祖，或仍稱小宗，或自爲大宗，殊無定例。亦有源流渺不可考，所謂祇五六世，暫稱小宗，以冀日後之得與本宗會譜者。顧不論始祖之宗爲大爲小，其爲小也或久或暫，其世系圖之作法大率追步歐陽氏五世別起，九世二圖之制，是則終不失爲小宗譜法也。

支譜之法不知始於何時。唐以前譜今無存者，特以當時之風氣推之，以其不爲繫民而作也，故不重宗法，以其重郡望門第也，故無取乎宗支之分。故過江已久，而王則始終太原或瑯琊，李則始終爲隴西，遷徙之跡不著明也。且當日之譜事既有官司總其成，一族居處，卽有宗支之分，亦無損於紀錄之完整。及唐之盛，衣冠大姓，若裴，李，崔，盧，鄭，韋，陸，族蕃散處，乃始爲眷房枝祖之分。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李之望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燉煌房，丹陽房；望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望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鳥水房，青州房；望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第二房，第三房。盧有大房，第二房，第三房。陸有潁川枝，荊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平齊公房，閬公房，彭城公房，逍遙公房，鄖公房，南皮公房，駙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遙公房。部居既分，紀錄或從而各自爲政。及唐以後，官失其守，私家無所憑籍，尤不能不自爲紀述。故錢大昕謂房分支派之散處或爲支譜之權輿；而其通行當在五代以後。

五季譜牒散亡，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有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二七)

合族之譜，卽大宗譜；分支之譜，卽小宗譜也。

總上大小宗譜法二說，可得下列之若干結論焉：

一、古者封建未廢，宗法與譜法究否合一，今不可考。

二、兩晉六朝，譜重選政，不重繫民，故言譜法與宗法之關係者無聞。惟自晉至唐，譜亦爲門第婚姻之根據，故於姓氏由來考訂獨詳。後世稱凡歷敍得姓以來世系之譜曰大宗譜。

三、五季亂後，官譜散亡，故家分崩離竄之餘，始私爲分支之譜，以始徙爲小宗，亦可稱小宗譜。

四、歐蘇始倡爲譜之方法論。二氏自爲族譜，所用爲小宗譜法；究其實，亦無非爲當時私家之小宗譜設一理論之襯托耳。蘇氏之大宗譜法爲古宗法圖之變通勢不可行，姑備一格而已。

五、自後極言譜法與宗法之關係密切而卽以宗法治譜學者，多爲清代後半葉之學者。若法迂齋，張臯文，鄭小谷，譚復生諸人，其亟於反古之心，遠在宋，元，明及清代前半葉學者之上。元代學者僅言譜所以濟宗法之窮，戴帥初題武口王氏世系，第曰「尊祖合族」(二八)而不言宗，後顧亭林爲萊州任氏譜作序，亦第曰『尊祖睦族』。(二九)明鄧元錫(潛谷)始專倡「封建廢宗法格」之論，明清之際之毛西河汪堯峯皆直接或間接論宗法之不可行。奈何至清代後半葉而議論爲之銳變？是或可於時代情勢之變遷中求之。乾嘉以後，西方勢力東漸日亟，國家治化

之本日見動搖，憂時之士，多倡爲恢復宗法之議。紀大奎（愼齋）之宗法論，張海珊（鐵甫）之聚民論，龔自珍（定庵）之農宗與農宗答問，馮桂芬（景亭）之復宗法議，瞿家鏊之復小宗論，皆於此時後先問世；爲譜者一端蒿目時艱，一端又受此種議論之濡染，無怪其固執宗法不釋也。惟時曾作反面之論調者惟成毅（忍齋）一人，其宗法議之結論中有曰：

> 大抵言禮之家，每多泥古，而不深求古人議禮之意，與夫後世時勢之所不可行者，不敢變而通之；無惑乎禮教之愈微也！……愚固以爲宗法誠善，而無如勢之有所必不行也。(三〇)

是誠慨乎言之，特引之以質世之切心於以宗法治譜者。

三曰以無法寓有法說　前二說者皆爲拘執宗法者之所倡。茲第三說與下之第四說則始舍宗法不言。首爲此說者爲歸有光。歸氏嘗評歐蘇小宗譜之說，以爲大宗既廢不可行，小宗無所附麗，又何可獨行？『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恃以能獨施於天下。』故歸氏之結論曰：

> 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懸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三一)

清初汪堯峯持論最與歸氏近似。汪氏嘗自爲族譜，爲江南名譜之一，其譜序中論近世宗法之三不可行，最爲脚踏實地。唯其不可行，

> 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宗非詘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凡爲吾父兄子弟者，尙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臘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三二)

四曰宗法與譜法不相謀說　此說較前一說爲更進一步。歸氏汪氏不言宗法，而未嘗不欲『寓』宗法之微意。汪氏『風俗之澆』與『大不得已』二語，尤足徵其緬懷宗法之情。萬斯大（充宗）論宗法，其第八篇專言族譜及譜圖，有曰：

> 愚謂宗者統族人以奉祀也。祭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譜者志族人之世次也，追已往之祖而收見在之族；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可同一譜。由是以觀，宗法與譜法原不相謀，而拘拘執宗法以爲譜法，雖曰師古，其如未盡何？(三三)

此誠千古快語！治譜者競言宗法，聚訟紛紜者幾及千年，乃爲萬氏一語點破。萬氏前之學者無論矣，萬氏以後之學者於此說竟無一人存問體會而引爲治譜之一原則，則大可怪已。萬氏未嘗言宗法廢不可行，亦未

嘗言宗法之徵意不可寄寓於譜；但宗法無論存廢，無論可否寄寓，要別爲一事，與譜之作法無干；今強欲合而一之，庸人自擾，斯衆訟之無窮期矣。

萬氏又備論歐蘇二氏之師古未盡，二氏有知，亦賊無以自解。「五世則遷」原指玄孫不復祭高祖之父，遷其主於祧也；歐譜五世格盡別起之法，不特強以祭之「遷」爲譜之「遷」，且所遷亦有未當。不止遷高祖之父，且并高曾祖禰而盡遷之矣。蘇氏之法，因世各爲譜，其說稍可以自圓，然「因之上不及高祖之父，雖世存先譜，就其見於吾譜者，不疑其所自始乎？」其不足爲訓，實不在歐譜之下。

譜法與宗法之關係四說盡此。然尚有不能已於言者。彼拘拘以大宗法或小宗法論譜者，豈皆審情度勢，志在得一比較人盡可行之譜法哉？曰否否。試究其實，則其人之家族事實，其作譜之資料，往往有特殊之情狀，甲法不適用而乙法適用，則爲乙法張大其詞，乙法不適用而甲法適用則爲甲法張大其詞；曰是法也可以達之天下而傳之萬世。夫豈眞能爲治譜通法哉？亦曰自圓之詞而已。愛重名義之通病，譜學者未嘗不犯之，旣因資料之限制，纂輯上不能不取某種方式矣，乃必借古人之說以自重，且從而爲之辭；謂非自圓不可也。自圓之謬誤，在常人固不察，在爲之者亦每不自覺，於是前之視一己之足以擇履者，後且削足以適履矣。是中古以還譜學無由發展之一大原因也。

涉自圓之嫌疑者，余於譜學得三人焉。老泉之家史(三四)由老泉「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而上，失其世次，」合之爲六世，又益老泉後之一世，亦不過七世耳。七世之第一世爲涇，爲老泉父之高祖，「則已不詳。」又老泉之高祖釿，其嫡長爲祈，祈死無嗣，終未立後，故「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者已四世。是大宗可知者僅二世；釿之父涇是否爲嫡子，今不可知，卽爲嫡長，合之亦不過三世。夫資料旣若是其片段，而尤以大宗爲甚，乃必欲繩之以法，勢有所難能矣；難能而強之；惟小宗法爲差近。然則老泉之用小宗法亦勢有所不得已耳，又何言「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耶？老泉後晤歐陽公，各出族譜以爲比較，其所見乃較廣，又欲「天下舉不可無譜」也，始爲大宗譜法，使大家望族，資料比較完整者，亦得有所遵循。是亦中古學者勇於補紬之一例也。

汪堯峯以無法寓有法治譜，其言非不光明正大也，然試讀其族譜後序，則所謂「好理由」(good reason)之外，固別有其「眞理由」(real reason)在，斯則大可玩味矣：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爲適子處士公；處士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爲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爲之後。則小宗

幾絕，而幸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微獨爲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三五）

堯峯之「大不得已」與老泉之「大不得已」同；堯峯之族無大宗可言。老泉之族亦無大宗可言。然堯峯明言其「大不得已，」而老泉則諱之，此不同者一也。堯峯既知大宗無可言，則並小宗而放棄之，老泉則始終不忍割愛，在歸熙甫視之，老泉爲迂闊不善變矣。此不同者二也。同與不同，二人之善於自圓，則後先一轍也。

譚復生作瀏陽譚氏譜四卷，「撰世系悉準宗法，」顧亦有強以學說附會其事實之處，不可以不明辨。譚氏遷瀏之祖，兄弟四人，又族子一人後至，復生使爲五族，而五人者各爲別子，統率其子姓。此其爲遷就事實而非「悉準」學理之一種權宜辦法，一望而知。復生爲自圓計，頗詆程瑤田（易疇）宗道爲兄道之說，（三六）緣兄道之說立，彼五別子者不將滅爲一別子或二別子乎？是則「情所不協，尤事所必不行」也。然宗道爲兄道之理，初非程氏特創，程氏第申說之耳。宗法既分嫡庶，則嫡庶決不能盡爲別子，初不待程氏而然。譚氏上世昆弟四人同遷，法當祇立一人爲別子；其後來之族子，設不甚疎遠，亦未嘗不可附麗。復生未嘗不知其說之牽強，故嘗謂彼四人者「初不同居，宜各爲族，」殊不知始遷雖可假爲設立別子之理由，而同居與否，則不相涉；且既同在瀏陽，即不同居，相去亦不能過遠；觀其「宜各爲族」之宜字，且若居處至密邇，或竟不易卒分矣。總之嫡庶同爲別子之法，於古無徵，卽在諸侯之公子，學者亦不一其說，復生明知其爲權宜之計，而必曰「悉準」宗法，必詆及他人，必藉「初不同居」爲口實，以自飾匪，亦甚不憚煩矣。

前人論宗法與譜學之關係，不一其辭，已具如上述矣。吾輩以今日之見解立論，又將如何？試作一比較積極之答案，以爲本文結尾。

此答案可分三端言之：

一、譜與宗法不相謀說之引伸。

二、宗法可寓於譜法說之引伸。

三、宗法遺響之完全擺脫。

一、萬充宗不相謀之論，謂祖先之祭祀與祖先之紀錄原屬截然二事，前者非遷不可，後者可不必遷或必不可遷。是卽範圍各異之論也。試引伸之。譜之範圍，理論上原無限制；以一族而論，大宗百世，無妨悉載，但就事實言之，可稽而可載之世數必不能特多；萬一竟達數十世，或百世，或百世以上，則年代愈遠，意義愈薄，科學之譜學家無取焉。昔學者盛稱大宗譜，或極言世系源流圖之重要，於是私家作譜者唯恐追溯不及於古，羅掘之窮，繼以妄扳臆造：譜學爲通人詬病，未始非大宗觀念之牢不可破爲之厲階也。約言之，宗法之論可使譜之範圍於一方面作無謂之擴大，使作譜者之精力，於近者親者，耳目所能幾及者，轉不能多所灌注，於是所述縱信而有徵，已不免味同嚼蠟矣。「敬宗故收族，」「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於是於縱線上之擴大而外，復有橫面之擴大，而譜之內

容，益汎濫不可問矣。近人姚振宗作姚氏百世源流考，乃並及南安赤亭羌姚氏與雲南南詔蠻姚氏，可謂能於『敬宗收族』之論深體力行者！

小宗之論，其影響於譜之範圍者適與大宗之論相反。蘇老泉以身作則，曾以五世則遷之原則應用於其族譜，故自老泉而上至高祖釿即止。釿之父涇不與焉。此在今之譜學家視之，又嫌其範圍過於狹隘；昔人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之治遺傳學者亦謂品性之世代授受，中途即有隱蔽，四五世中已可由以徵授受之迹；然此不過爲婚姻實際指導之議論耳，以言細密之研究，則資料將不敷運用。幸後世未嘗於五世則遷之原則多所措意，亦未嘗遵蘇法世各爲譜，最甚者亦不過學歐陽氏之五世別起，略存『遷』之形式而已。

萬氏不相謀之論，在今日言之，亦性質各異之論，不徒範圍而已。家譜爲史之一種，譜法亦史法之一種，自有其應遵循之若干客觀原則。宗法爲一種富有倫理性與宗教性之社會組織，自有其所由形成之種種社會經驗，有非理智所可完全解釋分析者。是二者之性質因風馬牛不相及也。家之組織，今與昔不同，中國與歐美不同，各有其來歷背景，亦即不能強同，而合乎科學之譜法，則到處可以適用；猶之國家政體民族作業，大有出入，而史學家作史之原則，未嘗爲之損益。昔之譜學家不明此意，強以譜法遷就宗法，強以宜用客觀標準之紀錄方法遷就富有感情作用之社會組織，而終於無法紀錄或紀錄漫無制裁；是中世以還譜學大壞而不復振作之又一原因也。近人有以譜爲『宗之紀錄』者，（三七）是猶襲用舊觀念而未明宗與譜之範圍性質實不相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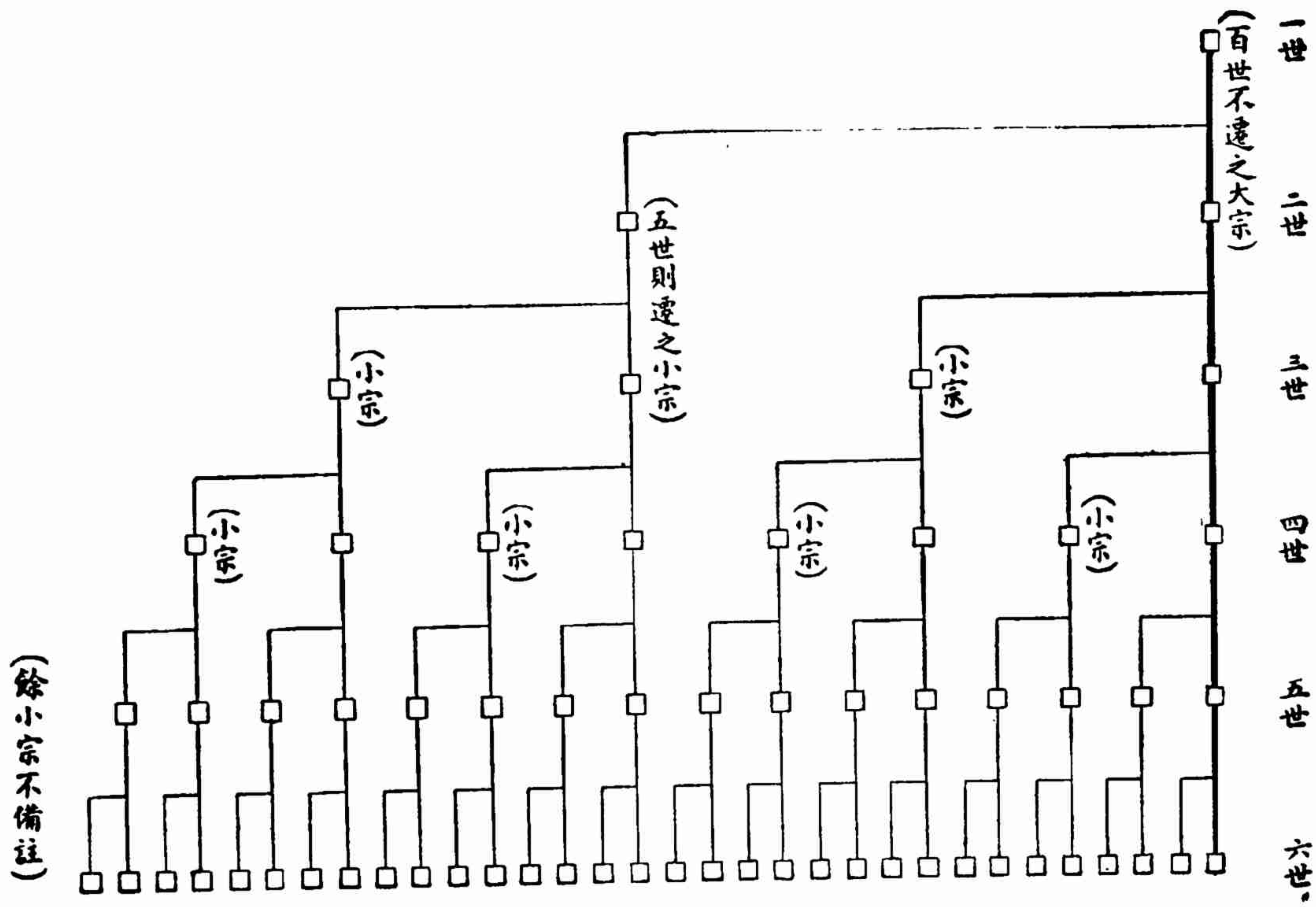
二、以宗法繩譜法，譜固將大壞，然既有科學之譜法於此，則宗法之遺意未嘗不可爲相當之寄寓。是又歸震川汪堯峯之議論也。萬充宗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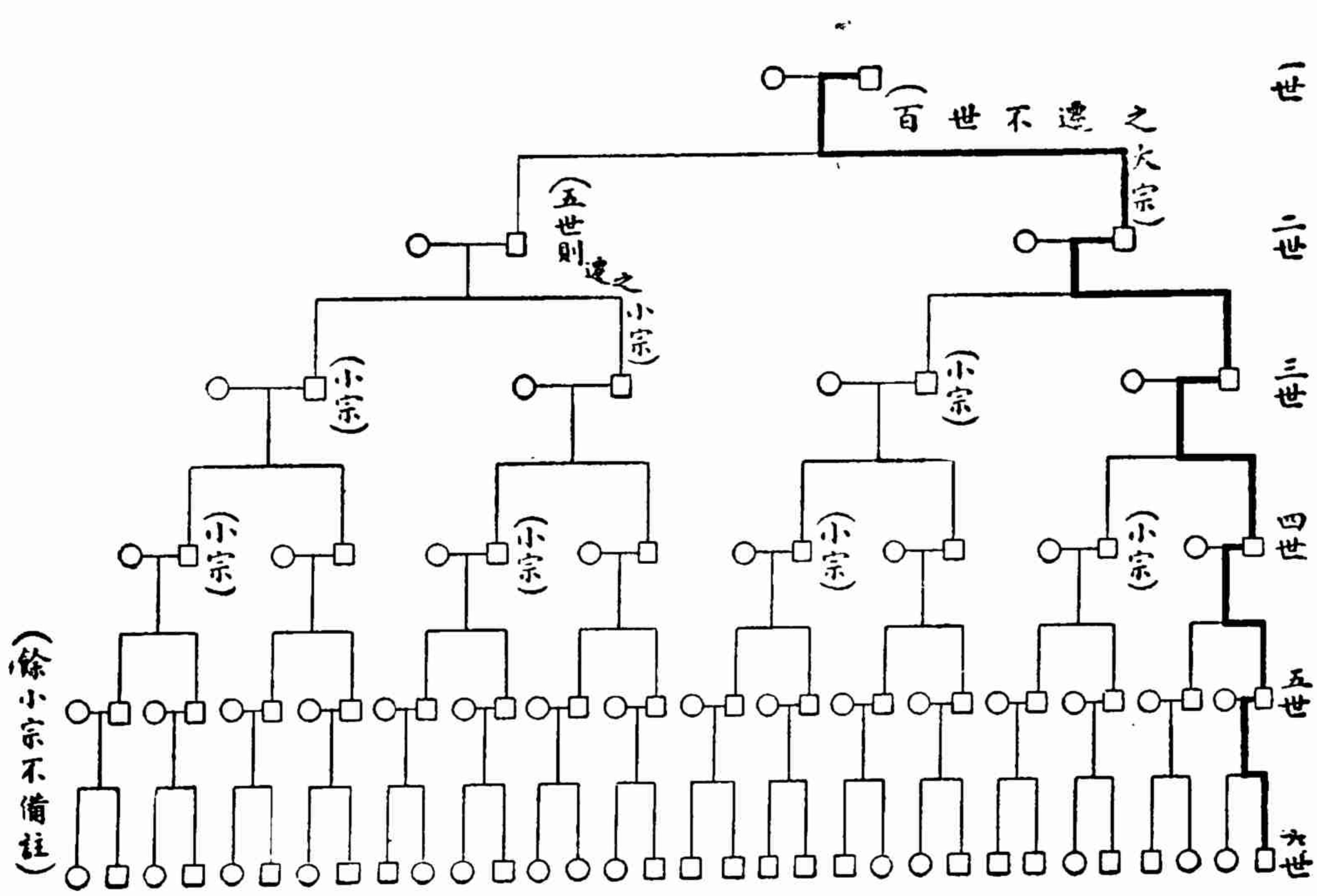
愚謂爲譜者特限於篇幅，不能多列世數，不得已而後別爲世。如其可列，即十世以外皆可書之。字無取乎過大，行不必其過寬，人載其名，子孫相繼而書，止隔一字；是即歐法而廣之者也。得乎此法，即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與百世不遷之宗，皆可由此考見。

試略引伸三家之說。

下二圖，前爲宗法圖，後爲近世遺傳學界與譜學界所通用之譜圖。宗法圖因宗子關係，偏傾一方，譜圖則如榦之分枝，水之分派，其勢比較自然；顧於宗法之遺意，猶可以爲寄託。譜圖不言宗，亦不言長子權，惟同父母之兄弟姊妹，則未嘗不依年齡排列，故長房嫡長始終見於圖之右緣，其提綱絜領之地位，與宗法圖中之大宗無殊。其他小宗之地位，亦可依次推得。譜圖中兼及配偶，又子女並載（六世中餘祇列男子）；爲宗法圖中所無；然此等節目，雖關重要，可云與宗法無涉，於宗法之寄託，亦不生阻礙。

三、雖然，時至今日，而猶惓惓於宗法之教者，學者之中，我恐百不得一。宗法之倫理效用三，尊祖，敬宗，收族，是也。尊祖以祭，而祭法不行已久，家祭徒存形式，族祭更屬具文。前途趨向，至多亦不過採用他種比較單純之紀念方式而已。宗以主祭，尊祖故敬宗，祭法之不存，則宗之功能盡失，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百世不遷之大宗)
(五世則遷之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餘小宗不備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百世不遷之大宗)
(五世則遷之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餘小宗不備註)

亦卽失其所以自存之理由。宗亦以收族。古者民聚，中古民散，近世則交通日以便，功業日以繁，人口既無日不在推移動盪之中，宗將以何法收之乎？宗之不存，二千有餘年矣；其不能復存之理，歷代學者若鄧潛谷，毛西河，汪堯峯，戚忍齋諸人，亦既言之審矣。不存在之事實既如彼，不能存在之理由又如此，則宗法雖爲先民處心積慮之作業，亦惟有捨之云爾。宗法之旣去，亦旣萬劫不復，請治譜者以譜法治譜，愼毋以宗法寓於譜，更毋以宗法治譜！

附註

(一)盧文弨：甬東盧氏譜序。(抱經堂集)
(二)朱次琦：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續古文辭類纂)
(三)宗稷辰：濂溪大宗支裔零陵青山周氏譜序。(經世文續編)
(四)譚嗣同：瀏陽譚氏譜敍例。(瀏陽全集)
(五)張海珊：聚民論。(經世文編)
(六)戴表元：題繆氏族譜。(剡源文集)
(七)蘇伯衡：蔡氏重修族譜序。(蘇平仲文集)
(八)同上：譚氏家譜序。(蘇平仲文集)
(九)汪琬：代洪氏族譜序。(堯峯文鈔)
(一〇)鄭獻甫：鄭氏族譜引。(補學軒文集)
(一一)張惠言：代吳興施氏宗譜序。(茗柯文外篇)
(一二)蘇洵：大宗譜法。(老泉先生全集)
(一三)同上：蘇氏族譜亭記。(同上)
(一四)呂誠之：中國宗族制度小史。
(一五)毛奇齡：大小宗通繹。
(一六)紀大奎：宗法論。(經世文編)
(一七)許三禮：補定大宗議。(經世文編)
(一八)范氏家乘。
(一九)無錫陡門秦氏宗譜。
(二〇)姚鼐：包氏譜序。(惜抱軒文集)
(二一)五牧周氏宗譜。
(二二)法坤宏：汝次宗譜例書。(經世文編)
(二三)錢泳：宗譜。(履園叢話)
(二四)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序。(文忠公全集)
(二五)蘇洵：族譜後錄。(老泉先生全集)
(二六)同上：譜例。(同上)
(二七)錢大昕：常熟鮑氏忠宣堂支譜序。(潛研堂文集)
(二八)戴表元：婺源武口王氏世系。(剡源文集)
(二九)顧炎武：萊州任氏族譜序。(亭林詩文集)
(三〇)成毅：宗法議。(經世文續編)
(三一)歸有光：譜例論。(震川全集)
(三二)汪琬：汪氏族譜序。(堯峯文鈔)
(三三)萬斯大：宗法。(學禮質疑)
(三四)蘇洵：蘇氏族譜。(老泉先生全集)
(三五)同上：族譜後序。(同上)
(三六)程瑤田：宗法小記。
(三七)陶彙曾：親屬法大綱。

R101號失事詳情與氫

孔步

歐洲大戰時，素稱全球最繁華的都市，倫敦，巴黎下午六時以後，就成黑暗世界。這是什麼緣故？是電燈公司炸毀了麼？是燃料缺乏了麼？都不是，都不是。這是為避免德國徐伯林飛船的襲擊。假使有人那時忘記熄燈，那人就會被帶到警區罰款了。但是在這樣嚴密警戒之下，倫敦、巴黎、仍不免被徐伯林光顧。由是可見徐伯林飛船在軍事上的價值了。

自從去年德國大飛船格萊夫號，繞全球一週以後，世人無不知飛船航行之能力和安全。英國是雄霸世界的國家，事事不肯後人，對於佔交通及軍事上重要地位的飛船，豈有不大加注意？自R 100號開始建築後，復繼續建造R 101號。實有擴充她的航空勢力與德國競爭的意義。

本年八月初，霍爾摩(Colmore)，布夫(Booth)等，駕駛R 100號，由英首途，橫斷太西洋，而抵加拿大之門的內阿埠。受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於八月中旬，復飛返倫敦，開英國航空界上的新紀元。近又試驗R 101號長途飛行之能力，作英印飛行，英人方以為足以自豪矣，卻不道災禍起於意外。R 101號一旦失事，釀成飛行界空前慘劇。這是英人始料所不及的。茲將R101號飛船的構造大體，飛行成績，失事情形，及與該船失事有大關係的氫氣問題分述如下。

構造大體

（一）建造經過　一九二六年英國航空專家在卡定頓(Cardington)會議，議定該船構造原理和大綱。由阿列支門(Richmond)打樣，交著名飛機製造家包爾頓(Boulton)保羅(Paul)和總工程師諾夫(North)擔承建造。歷三年餘之久，始能完成。工程可稱偉大。

該船形如雪茄，長七百呎，最闊處一百三十呎。體積有五百萬立方呎。裝有克魯特式(Crude)發動機五架。每架平常發出五百八十五匹馬力，最高達六百五十匹馬力。全船緯骨，用堅韌鋼管構成，所有夾口，都係密接，而非鎔

接。若把牠端端相連可長至二十七哩。經骨則用鋼條構成長至十一哩。全部骨架由包爾頓、保羅工廠所製。

去年十二月，該船試飛船中載英國國會議員爲搭客，自其停泊場卡定頓出發飛過山令坎(Sandringham)和域島(Wight Isle)，更延長其航程橫斷阿爾蘭海凡四次。足證牠的航空能力偉大。

(二)設備宏偉　船中有樓兩層，上層廣五、五五〇方呎內有游樂場，場週置華美的柳枝編織椅，又有可容五十人的餐室。所有電燈，窗牖，及裝飾物品，都用最輕的巴爾沙(Balsa)木製作。有吸烟室及臥室。船旁有散步場，可以由窗門直瞰大地風景，尤爲特色。總之飛船內部設備，與最新式之海船內部設備無異。所有鎮船的水，均貯在循環式的管中，故水隨時在管流動，或射出。至於搭客艙位，設備尤佳，現在世界上的飛船都望塵莫及。

(三)從新改造　該船自去年試飛成績完善後，航空部復將牠大加改良，把全船拆分兩段，插進容積五十萬立方呎的氣囊；結果牠的升高能力，加增六噸，牠的長度達八百呎。兩月前改換狄薩爾式(Diesel)新發動機兩架，以備作英印飛行。牠的速度較其姊妹 R 100 號爲緩，但牠的飛行能力因新裝機器之故，較前進步。游弋速度，每時六十三哩，最高達七十哩。牠以四機前進，一機後退；若五機齊開，最快達七十五哩。發動機所用燃料爲名曰 Mazont 之重質油，牠的效率比煤油大百分之五，而價值比之賤五倍；可稱最經濟的燃料。

英印飛行及其失事

(一)擬定航程　航程分兩段：由卡定頓出發，經法國和地中海至埃及的伊士米利亞(Ismaillia)埠爲第一段，由埃及經阿來普(Aleppo)報達(Bagdad)及巴士亞(Basra)至印度之加拉支(Karachi)爲第二段。擬定抵埃及印度時各停泊二日休息船身，補充糧食燃料，然後再飛。預料自埃及至印度之一段，將順風而行，可保順利；但返時逆風，爲全程最困難之點。

(二)出發後情形　十月四日下午七時卅六分，該船自卡定頓首途，在羣衆歡送聲中飛起，繞卡鎮一週，向東飛去。八時四十分掠過赫非爾(Hatfield)九時抵倫敦，是時觀者人山人海；但船爲雨雲所隱蔽，只現其紅白綠的航燈而已。未幾，橫過英倫海峽，向巴黎前進，五日上午一時五十分，卡鎮接其最後電報稱：「牠通時飛行很低，已至波凡(Beauvais)之北二公里的地方，搭客已進了美餐，吸了雪茄。現正在就寢。」

(三)失事情形　R 101 號抵波凡時，狂風大雨，怒吼而來，航行更低，顛簸頗烈，進行很慢。時船中人員多已就寢，祇有當值船員十二人，極力工作，開足馬力，以期升高奈風雨重壓；船首低落三次之後，在波凡之南六公里亞隆(Allonne)地方，猛觸一小山之頂，隆然一聲，全船隨之爆炸，紅光冲天，火球四射，距失事處四公里的房屋亦爲之震動。船之碎片，飛達二公里。可想見其爆炸之烈。那時附近各教堂，鐘聲

大鳴，憲兵和救火隊，絡繹馳至；但火勢非常猛烈，不能迫近。兵士急戴上防毒面具，穿上石綿衣，趕上灌救。計全船五十四人中，救出者祇八人，尋出尸骸四十六具，全尸焦黑，有五具隱約可以認識。餘均模糊不辨，誠航空界上空前的慘劇。

這次英國所損失者，不獨為世界上最大的飛船，且有著名航空專家十數人同時殉難，這實給英國以莫大的損失。蓋飛船易於重造，而人才難於養成，計開大名鼎鼎的專家死者有：

航空大臣湯遜氏(Christopher Birdwood Thomson)。

航空副司令白郎加氏 (William Sefton Branker)。

發展航空局副局長司各脫 (Scott.) 少將。

航空上校爵文 (Irwin)，愛爾蘭人，一九二○年充 R 33 及 R 36 兩飛船的指揮。

帝國飛機隊支隊長尊士頓(Johnston)。

澳洲飛機隊支隊長巴爾士打(Palstra)。

發展航空局正局長霍爾摩(Colmore) 上校。

航空上校阿里支門(Richmond)，是R101號的繪樣者。

氣象學家支波列(Giblot) 碩士，是飛往南非洲、澳洲、新西蘭、印度的航空遠征隊隊員，在船中專司氣象觀察和報告。

受傷者計八人，後因傷死於醫院者一人，實在得慶生還者七人，其中有總機器師列支(Leech)，機師白爾(Bell)，彬士(Binks)，柯克 (Cook) 等。

十月六日，尸身四十七具分殮入棺，英國飛機自倫敦飛至，拋下國旗四十七面以為蓋棺之用。旋由法國退伍軍人所組織的護櫬隊，自失事地點亞隆 (Allonne)，押送至波凡大會堂，停放禮堂，任人憑吊。後轉裝砲車，運至車站，哀送者有法國總理及以下各級官員，陸軍大隊。棺用專車運至寶隆 (Boulogne) 轉上英國特派巡艦，送至倫敦，停於威士明士打(Westmingster)禮堂。英國上下人士，紛往致祭，各國吊唁電信，如雪片飛來。計每日到禮堂吊祭者，達九萬餘人，附近道路交通為之阻塞。六日帝國會議當中，首先議決國葬殉難英雄，於卡定頓永留紀念，帝國首相麥唐納及加拿大與澳洲首相均有哀痛演說。十一日舉行國葬典禮，送殯者達十萬人，由此可見外人崇拜英雄的熱烈程度。

失事原因

我們看過上文 R 101 遇險情形，知牠的失事原因，最大的是受惡劣氣候包圍。但是若果牠的氣囊，不是藏貯易生爆炸的氫，即使墮下，斷不致死人如是之多，和全船毀滅之慘。稍有化學智識的人，無不知氫是氣體中最輕者，比空氣輕一四·五倍，在 −234° 溫度以下，牠就液化。小孩子所玩的氣球，裏面因藏有氫，所以能夠上升，若灌氫入球裏過多，球立即炸裂，這可知氫的性質。R 101 號的浮升氣，全是用氫。所以船頭一衝山頂，全船即刻炸裂起火，無可挽救。這不是用氫所致嗎？

去年駕駛格萊夫號環繞全球的愛克納

(Eckener) 博士這時適在倫敦承英政府之邀請,公開演講,謂『R 101 號失事原因,爲船體太重,適遇氣壓突然變化,降至前所未有的低氣壓,致重量飛船失其迴翔之力,而致墮下。加以牠的氣囊全貯氫氣,一經衝擊,卽行爆炸,致成空前慘劇。此後大飛船宜用氦氣,免卻炸裂燃燒的危險。』按 R 101 號之失事,船身運轉不靈,難以對付天氣之壓迫,實也是一個要因。如重油之裝載,未能實現本來預算之最小限度重量,致飛船所載燃料重量增加八噸半,奪卻別種有用物件之裝量。且發動機只有五八六至六五〇四馬力,與希望中之七五〇四馬力相差尚遠。

氦氣問題

(一)歷史　氦對於飛船安全上的重要,旣如上述。那麼氦是什麼東西呢?氦的化學略號爲 He 原子量爲四,浮升力爲氫的百分之九十二,是一種最稀薄的惰性氣體,不和其他物質化合,爲氣體中之最難液化者。現在尚未有人能把牠固化,所以牠在化學無甚重要。在未被發見以前,許多人以爲牠是氫或氮。一八八九年美國化學家希利波蘭(Hillebrand)當加熱於鈾鑛中,發見有一種氣體自鑛中發出。他略經研究,以爲牠是氮氣。至一八九五年,英國化學家阿林司 (William Ramsay) 和阿利夫 (Raleigh) 合作發見氬之後,對於希氏的試驗,非常注意;他以爲依希氏方法,不特空氣有氬,鈾鑛或有氬存在。於是再行試驗,發見那種氣的色帶,含有橙色線,和一八六八年占臣 (Janssen) 偵察太陽大氣所得的線完全相同。初洛克 (Lockyer) 因這線是太陽大氣中某種原質所特有,名之爲氦 (Helium),表示太陽之意。阿林司試驗之後,證明氦非獨太陽所特有,鈾鑛中亦含之。牠常和小量的氫與氮混合。地球大氣中亦有牠的蹤跡,但份量極少。不久,美國額地(Cady)在甘薩斯(Kanxas)和狄薩斯 (Toxas) 兩省的鑛井中,發見氦混在自然氣體中。

氦的用途,最重要的,是作大飛船的浮升氣,美國海軍飛船 C-7 號,是世界最先用氦者。

(二)產地　世界產氦的地方很少,現在只有美國狄薩斯省,所以氦是美國在全球上的專利品。自額地在美尋出氦的產地以後,美國政府非常重視,於一九一七年擇定狄省科窩司 (Fort Worth) 建築工廠,從事收集氦氣,專供本國飛船之用。其後鑛務局派出專員,詳加考察氦的來源,將各地的自然氣體試驗,結果以亞馬利羅 (Amarillo) 的來源爲最優良。乃呈請政府,放棄原有工廠,從新計劃。於一九二八年,在亞鎮重建工場,佔地約十八英畝。這工廠專將亞馬利羅火油公司從地下管中送來的自然氣體分解,然後把所得的氦收藏。據礦務局報告,稱:『這種原料很少,應充分貯蓄至數年之久,以備應用。』所以美國政府從來禁止氦出口。考其用意,無非暗中阻止外國空軍發展,深謀遠慮,可見一斑。

自美政府和亞馬利羅公司訂立合同以後,復尋出一新井,距原井數哩。若開盡井口,每日可流出含有氦的氣體約七百一十萬立方呎

之巨。

世界各地，除美國外，加拿大的大氣，亦含有氦，但成份極少，最近立陶宛有數工程師在該地發見氦的來源，現正在德國化驗。果爾，則美國專利品將受打擊云。

自R 101號失事後，美國有許多名人，向荷佛及議會提議，弛禁氦出口，供外國飛船之用，以免再演航空慘劇；事實上美國也有意思來做氦氣輸出的生意。如狄薩斯州亞馬利羅之政府工廠，其設備能製二千四百萬立方呎，但以視美國海陸軍需要量為衡，僅製出一千萬立方呎，這是頗不合算的，加之氦氣製造成本最近已經大減，以先每立方呎需美金三萬四千元，現在每千立方呎只需美金十一元一角八分了。

關連英國議會存亡的權杖

良甫

美聯社於七月十七日從倫敦傳來一個消息，說英國下院今日開會時，工黨左翼議員痛詆政府對印度問題之宣言後，首相麥唐納建議中止議員白羅克威之出席權，於是左翼議員大忿，羣起紛擾，議員皮開特(Beckett)竟擾國會之權杖而逃，當經拱衛官與之互扭，奪回此歷史上的神聖物，後由全院以三二四票對四票之絕對多數，通過無期停止皮開特之出席權。這次紛擾，實為英國會從來所未有，聞者咸為之驚詫，各黨亦皆怒斥皮氏的無禮云云。

這里所謂的權杖(mace)就是與我國所謂之圭相類的東西。但牠的形式究竟如何，為什麼是歷史上的神聖之物而不容人稍加接觸？皮開特的舉動為什麼會激動全院議員的公怒而無期停止他的出席權？這些問題都是頗有興味的問題，是值得我們一述的。

我們知道英國的習慣風俗，法律經濟文學，與國家組織雖常有變動與進化，但其在形式與儀式方面則頗少變動。現在英王對於一種新法規的同意仍是以諾爾曼法文表示的；下院的議員至今還是向一件想像的聖禮鞠躬，而不是對議長鞠躬；上院中至今還保存着羊毛袋(wool sacks)，這袋的用意是告訴上院議員羊毛為英國國富的基礎，不准輸出國外，此習慣是伊理沙伯王后時代傳下來的；現在當國會開會之前仍由拱衛官(Beefeaters of the tower)檢查韋明斯脫宮之圓頂以防再發生Guy Fawke的炸案；當英王的教書由持黑色權標之侍者(Gentleman Usher of the Black Rod)送至國會時，國會至今仍舊享他以閉門羹，警告他不要效查利一世之擅捕五個議員的行為。

英人對於權杖的尊敬也一直保持到今日，而沒有絲毫的改變，他們的政見無論是怎樣的不同，但他們對於這歷史上的遺物卻都表示一致的尊敬。政黨有消長，而權杖是永遠繼續着的。

權杖平時總是伴着議長的，但在議長缺席而由他人代之的時候，權杖也是置於議長座

前之桌上。權杖並非爲議會所專有，其他地方也是有的，市長，有些大學，自治殖民地的國會都有權杖。蘇格蘭財長與維基尼阿及南加羅尼亞也都保有這種權杖。

權杖的最初作用本來是用以雕刻硬物的，因爲這字本有鎚矛的意思，故又用作防身之武器。在十二世紀時，英王爲保護自身安全起見，曾由 Richard Coeur de Lion 開始組織一王室衛隊，其兵士叫做拱衛官 (Sergeants-at-arms) 如同紐約的警士一樣，他們是用權杖的。現在英王喬治也還保存着十個這樣的拱衛官。英王借一個拱衛給上院議長，以爲對於會喧鬧的議員一個警告，同時他又借給下院議長一個拱衛，以防下院議員之暴動行爲。這個拱衛最可怕的短棍現在仍然是這權杖。

在英國的政治中，大玉璽(the Great Seal)也是一種重要的東西，要是這個東西失落後，英國的政治生活就要終止了。所以當詹姆斯第二出亡時，他就將印璽拋入泰晤士河中；當必脫(Pitt)要解散國會時發覺印璽失落而永不能復得時，上院議長透羅(Thurlow)是怎樣的驚恐！上院愛爾敦(Eldon)議長於議院失愼時，匆促地將印璽藏於園中的土地下，第二天掘了許多時而仍找不到，那時他是如何的恐懼！據說當哈爾頓爵士 (Lord Haldane) 前往美國時，他的藏印方法非常巧妙，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但印璽無論如何的變遷，其重要性總不及權杖來得大，因爲玉璽在每一新王就位時是可以換一個新的。

權杖所代表的權力不是個人的，而是一種永久的原則。牠是永遠繼續下去的，是最高權力之安全的表示，不論何人執政都是如此。大玉璽不在時，上院還能開會；但沒有權杖時，議會就不能會議了。如議長因病未能出席，議會還可另舉主席代理繼續開會，如權杖不在時，則議會就須停頓起來了。從前有一次下院議員去參加一個海軍檢閱，檢閱後分二組乘車而回，因爲掌管權杖櫃鑰匙的人在後一組，遂致會議延期數小時之久。一六二六年下院正在開會時，拱衛官突然移動權杖以冀中止會議之繼續，於是全院大譁，何伯爵士 (Sir Miles Hobart) 極力阻之，使權杖放置原處，會議始得繼續開會。

所以這次皮開脫的攫取權杖而逃，自然要引起全院議員的大怒，而將他無期停止出席議會的權了，因爲這歷史上的聖物一被攫走後，議會的生命就須中止，而他們也做不成議員了。

總之，權杖的神聖並不是在於牠的本身，而是在於人民對牠的觀念。權杖是表示恢復過去，統一現在，保障未來之意義的。牠於英國的重要一若國旗之對於美國然。這是國王出席的標識，牠不表示意見，也不偏屬何黨。但牠是一切人民的提醒者。有權杖在時，就沒有人會完全忘記國家是比個人爲偉大。在議員對於國家大事起了不正的懷疑時，權杖就會在他的腦中給他一個提醒的教訓。

福特工人的工資及其生活費

哲生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新近著一書名曰前進，書中述他的可能的理想的社會，其中無生產的過庶，無工人的失業，每個工人每日可賺得二十七金元的工資。

且不必談福特的理想的最高的工資，即目前的福特工廠中工人所得的工資，也够引人注意的。他現在每日賺得的最小工資是七金元。每禮拜工作五日，計每禮拜得工資三十五金元。福特工人得到這樣的高值的工資，如何去支配他的生活諸費呢？這是很有趣味的一個問題。

最近美國政府特派專家，訪問福特工人各個家庭，研究這一個問題。工人的妻子，就告訴他們去年一年間她的家中在醃肉及乾果上，居家衣服及嬰兒玩具上化了多少錢。她們的答語，是大體代表了散佈在十二個國中的福特工人的經濟情況的。

亨利福特，曾決定把他的在外國的工人給與一份相當於第德羅總廠所在地購值的七金元一天的工資。這決定引起了歐洲大陸諸國工廠區域的震驚，以爲福特之引高生活標準入於別國，將爲激動大陸上社會革命的酵母。

要定出一個相等的工資的計畫，則不但須研究第德羅地方的生活費，和歐洲各個都市中的生活費的比較情形，更須研究第德羅工人如何用去他的工資。他的需要和欲望，如何與別處的工人差異。

這調查研究的工作，是由美國勞工統計部執行的。該部的報告，載在美國勞工部的勞動評論這個刊物上。這報告就說的普通福特工人如何用去他的七金元一天的工資。該部所研究的計有一百家。調查表中計列四百八十目。由此而得的事實，大足爲讀者作有興味的推想資料。

普通的福特工人，每天雖賺到七金元，但不能免於負債。這一件事實，讀者定要驚駭。據報告所示，在付出一項中計爲七元九角六分。

紐華克晚報，曾發一問題題曰：『福特所引起的是怎樣大的一個革命？』對於這一問題，該報解釋說：『這所得的測量，將爲國際勞工局應用於十二個歐洲國家中生活費的研究。這些國家中福特都設有他的分廠。』該報又說：『這測量的目的，是在決定如何的工資，纔可使巴黎，可本海京，伊斯坦布爾各處的工人有一個相等於第德羅工人的購買力。』

『這將爲世界上第一個對於牠的繁變的經濟的費用（食物房租衣服各項）及他們對工資的關係之確切的比較。

『這將使世人睜開眼睛，而有遠到的結果發生。凡福特所付給的，他的競爭者及受影響的工業，將不得不同樣地付給。

『福特既給與工人以高值的最低工資，自然要求大量生產，和相當於第德羅工人所能作的工作，這便將影響歐洲工人的習慣。

『這結果將使歐洲的勞動，與美洲勞動，站

在同等的生產能力和賺錢能力之上。在消費的儲能上亦是如此。」

在詳細地說述第德羅地方福特廠工人，如何用去他的工資以前，可先說說關於他的一般的生活情況。據報告上的大意，是每一家的住屋，佔住四間或五間；有一間浴室。全屋大抵面着一條很好的街道，屋子是租住的。

無烟煤在這些家庭中是一件奢侈品。所調查的一百家中，只有十八家用到無烟煤。

有三十六家備有無線電話。

有十七家有洗衣器具。

有八十七家保有壽險。

有六十二家負擔齒科醫費的支出。

家庭中多數的丈夫自己修面。

有七十九家供給教會經費，大抵每年平均捐助十二元一角七分。

一百家中每一家每年平均看電影三十三次。

一百家中都看報，有四十八家看雜誌及定期刊物。

只有五家有電話。

有五十九家以按期付款辦法買物。

這報告說：「各家漸漸的有汽車，作爲家庭設備的一部分。百家中計有四十七家有汽車。一九二九年有十七家購入汽車，一九二八年有兩家購入汽車，不過其費始於一九二九年付清。對於車子的常年所費，四十七家的平均數是七十八元零二分。」

普通家庭，每年進款有一、七一九・八三的金元，則其各項費用如下表：

項目	每年共費	佔進款之百分比
食物	五五六・一二	三二・三
衣服	二一〇・六七	一二・二
住屋	三八八・八一	二二・六
燃料及電燈	一〇三・二一	六・〇
置辦	八八・五五	五・二
壽險	五九・一六	三・四
電車及公共汽車費	三七・四〇	二・二
醫藥費	六四・七三	三・八
子女教育費	六・四一	〇・四
清潔費	一六・六四	一・〇
理髮費	一二・三七	〇・七
雜費	一七五・七七	一〇・二
總計	一、七一九・八三	一〇〇・〇

所調查的一百家中，十九家年終可以出入對銷，而無所儲蓄。有四十四家支出超過進款，年終平均短缺一三〇・七四元。有三十三家，平均有一三三・九六的儲蓄。

關於衣的費用，是很明白的。丈夫對於衣的所費，大致較他們的妻子所費爲大。丈夫平均年費六三・五九元，妻子費五九・二一元，兒女們年費八七・八七元。至於福特工人的家庭中，丈夫妻子如何穿衣，則有如報告所說。

「平均丈夫似乎約每二年買氈製帽子一頂，每二年半買毛製內衣一件，每七年買大衣一件，每三年買毛線外衣一件。

「五件襯衫，二條領帶，兩件棉製內衣，十四雙棉製短襪，一雙絲製或人造絲製短襪，一雙吊襪帶，兩雙鞋子，兩雙皮製工作手套，九雙棉製工作手套。——這些是丈夫的平均每年所

購之物。

「男子的氈帽，每頂平均須費三・六八元，小帽費一・四一元，毛製內衣費二七・四三元，大衣費二三・七五元，棉襯衫費一・一四元，棉製內衣費一・三四元，棉製短襪每雙費二角四分，絲製或人造絲製短襪費四・五六元，高統鞋每雙平均四・二三元，低統鞋四・五六元，皮製工作手套三角九分，棉製手套兩角一分。」

妻子怎樣支配她的衣服費用的呢？

「這一百個妻中平均每人每年的衣服所費，是五九・二一元，佔全家整個費用的百分之三・四。妻子衣服費用的支配，是百分之四四費於外面的衣服，百分之二六費於鞋襪，百分之一五費於內衣，百分之六費於帽子之類。從衣服主要品去舊換新的一點說，則每一妻子平均每二年半買毛製外衣一件，每二年買帽三頂，每兩年買棉製手套一雙，每兩年買緊身褡一件。

「每年，她買兩套外衣，一雙棉製長襪，四雙絲製或人造絲製長襪，兩雙皮鞋，三件居家衣服，兩條裙子，兩雙短褲，一件晚餐衣，一雙家居拖鞋。

「妻子的毛製外衣平均費二五・〇九元，帽子費二・五五元，棉製外衣平均費一・七四元，絲製或人造絲製外衣費七・五一元，棉製長襪每雙三角五分，絲製或人造絲長襪一・〇〇元，低統皮鞋平均每雙四・二七元，高統皮鞋，每雙五・二五元。居家衣服，每年一・〇四元，棉製裙每條七角六分，絲製或棉製裙，每條一・三一元，棉製短褲，平均每件五角七分，居家拖鞋九角八分。」

在福特工人的家庭預算中，食物是最費的一項，這關於食物一項的支配，如下表：

項目	平均所費	百分比
牛乳及牛乳製品	一二〇・八三元	二一・七
肉類	一〇四・三七	一八・八
麵包	五四・二〇	九・八
鮮菜	三六・五九	六・六
蛋	三六・五七	六・六
鮮果	二二・九〇	五・九
從外購入之飯食	一九・六八	三・五
乾菜及罐頭菜	一四・五九	二・六
加非	一二・八二	二・三
麵粉	一〇・三七	一・九
雞類	一〇・一六	一・八
海產食品	九・五〇	一・七
乾果及罐頭果	六・九九	一・三
冰	六・九四	一・二
其他	七九・六一	一四・三
總計	五五六・一二	一〇〇・〇

兒童對於戰爭心理的測驗

梁撫

戰爭是人類殘酷行爲的表現，世界上雖然有許多人深惡痛絕之，但牠仍然是不斷的爆發出來，我們翻閱過去數千年的歷史，沒有一個朝代是沒有戰爭發生的。人性是酷好戰爭

的嗎?誰也不能輕易作確切的回答。兒童對於戰事的心理如何,更難測驗。最近法人桑得利(César Santelli)在法蘭西的水星(Mercure de France)上發表兒童戰爭心理的測驗一文,頗有意義,他所用的方法是用一種戰爭的影片,凡爾敦大戰(Verdum, visions d'histoire)給數百個小學校中的小學生看,看後第二天就請他們將觀後的印象寫出來,但在實驗時並未使兒童感覺到他們是在被實驗的,所以他們所寫出的印象完全是自己的意見,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受驗學生的年齡自七歲至十九歲,他們去看影片時都是出於自願,並非由人強迫而去的,所以這實驗是很可靠的。在影片開演的中間,各生的態度各各不同,大的不同於小的,男的不同於女的,所以他們對於戰爭的觀念也是各不相同的。

兒童對於戰爭的觀念大多不甚明確,他們看這影片後始知戰爭之所為戰爭。「直至昨天晚上我纔始知道戰爭的觀念是怎樣的;」「在我沒有看這影片之前,我從不知戰爭是如何可怕的;」「我以前對戰爭的觀念不甚確切,現在卻明瞭了。」「沒有看見這影片前,我永不能想像到這樣可怕的屠殺;」「起初我以為戰爭是如檢閱時的包括喇叭軍鼓的,但現在卻知道這是錯了;」(十二歲小學生)「我去看影片時非常高興,因為我是去看戰爭的,然而出來時就不這樣想了。」

大部分小學生都以為戰爭是醜惡的:「戰爭是沒有什麼可看的,無論在實際的人生中或在銀幕上。」他們對兵士之不講究修飾與兵營中的紛擾狀態都表示不滿:「兵士是齷齪的,」「戰爭不是有趣的事情,」「我不喜看見人們自相殘殺。」有些小孩看後並且還感得身體上的不舒服:「這使我頭痛,」「我哭起來了,我不歡喜這個。」有一個小學生說得更坦直:「我去看影戲時本預備哭的。影片開演後我沒有說什麼,我的同伴也都說我沒有說什麼。當中間休息片刻的時候到時,我覺得發熱,感到不適,要想走出去,但他們阻止我。後來完了出來時,大家都談片中的戰事,我卻看到這機關槍的掃射就想哭,我回家時想起在影片中所見的一切覺異常鬱鬱不樂。」

但這樣的印象並不很多。有些小孩卻反覺得戰爭有趣,一個十歲的小孩說:『農民退避時向家庭致別的情境並不怎樣使我感到什麼,礮彈爆發後房屋被毀的紛擾情形卻是使我們發笑的。』另一個十二歲的小孩說『看到這樣一張有趣的影片,我非常高興,尤其是奪取礮臺一幕,我想假如再演此片時,我還願再去一看。』但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說『戰爭不是好玩的東西,人有被殺的危險,而且連睡覺也不能。』有些小孩看得哭起來了,但他們不曾告訴他的同伴,因為這是要受人譏笑的。一個十一歲的小孩說:『當我看到牧師替已死兵士祈禱時,我哭了,但我回到學校,將這事告訴同伴後,他們反都來取笑我。』

女孩所受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孩說:『我現在切實感得現在的安靜生活是怎樣的甜蜜。』『看了影片後使我們知道生活於和平時是如何的快樂,』『當我

想起戰爭中兵士之精神上與身體上的受苦，我感到我現在生活是怎樣的快活了。」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說「我以後永遠不去看這樣的影片。」

兒童之厭棄戰爭大部雖出於本心，但有許多是因爲看見他們自己的兵士戰敗了，所以纔恨戰爭。有一個十歲的小孩說：「這影片使我感到一種憤怒德人的感情，」「看到德人圍攻礮臺時，我是不高興的，但當他們被打退後，卻很快樂，」「我們打退德人了，法國的勝利是對德國的懲罰。」

年青的女孩更表示愛國的精神：「我不歡喜德國人。」「德國人是不好的。」「法人有很好的心腸，他們不像德國人除了自己的國家外，礮擊一切的國家。」但有若干的小孩則懷着另一種的見解：「每次德兵殺死一個法兵時，大家都沒有說話，但當一個法人殺死一德人時，我就聽到後面有人說「做得不錯，」這使我感覺不快。離開家鄉而去從軍的德兵也有與法人同樣的一種希望——有一天能重回家鄉。」說這種話的小孩自然極少；歡喜戰爭的雖不很多，但也不是沒有，一個十一歲的說「我是歡喜戰爭的，卽使我年紀很輕。」

不過大部的小孩，尤其是年齡較大的，都極誠希望和平。他們看到一個羸弱的人竟能藉着機關槍的力量而殺死數百人，就感覺得怯弱起來。有些人問人們爲什麼要戰爭，但得不到一個答案，因爲戰爭是大家所認爲有害的。「爲什麼這樣美麗地建立起來的城市，祗是留作後來的礮毀呢？」一個十一歲的說：「戰爭是我所不能想像到有什麼意思的東西，」「戰爭是愚笨的。」

有些人雖然反對戰爭，但爲愛國心所激動，仍願去効力疆場。「我以身許國家，假如我被殺了，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有一個十歲的說：「假如我能够打死一個敵人，也就算盡了我一分責任。」但十一二歲或較大的小孩多不管兵士的種族分別而一致讚美他們的勇敢精神：「我不能够說那個是對的或錯的，因爲我關於這事情一些也不知道，但兵士無論是屬於那一國的，他們都異常勇敢。他們都爲保衞國家而戰。」「法兵是勇敢的，德兵也如此。」但這是一般年齡較大的，自十五歲到十九歲的小孩的回答，十五歲以下到十三歲的小孩則仍然是懷恨德人的：「我想德人是野蠻的，」「德人是怯弱的，法人則很勇敢。」

大多數的小孩都以爲戰爭的結果於二方都是不利的：「戰勝的國家也與戰敗國同樣的受損失。」

這測驗所給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第一，給小孩看戰爭影片，是要引起他們好戰的心理的。第二，攝製完善的戰事影片所給予小孩的戰爭觀念比較書籍與口頭演講所給予他們的更爲深刻而明晰。第三，戰事影片給兒童以恐怖戰爭的印象。他們都以爲這是違反人性的罪惡，沒有一個人是希望這個的，雖然有些人也不怕爲國家目的的戰爭。第四，戰爭給予兒童的印象比和平所給予他們的更爲深切，戰爭能將人們的感情無論是讚美的，憐憫的，儒怯的，或驕傲的感情，掀動起來。無論人是怎

樣的希求和平永遠繼續，但和平所給與人們的印象是膚淺的；無論人是怎樣的厭棄戰爭，但戰爭最能引起人們深刻的興奮，我們拿人們崇拜戰爭英雄而不讚美和平倡導者的事實來看就可了然。誰能說這不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呢？

血液型之話

微塵

在本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二號上，登載着徵知的血液的買賣一文，說輸血有起死回生之效。但輸血不是任何兩人之間，都可隨意施行的，常因着各人血液型的不同，而起種種危險，所以在輸血之時，必須先檢定兩人的血液型，是否相同。血液型之關係於生命，是如此之重要，而其應用，又不僅限於輸血一途，牠有種種重要的，有趣的事實，昭示於我們的目前，使我們對於自然，對於科學，惟有驚嘆。作血液型之話。

人類的體質，用血清學來分類，可有六種。此體質全爲遺傳之物，同一人的臟器、組織、細胞、血液，屬於同一系統。其中研究得最明白的，要推血液之型。吾人就稱牠爲血液型。血液型如字面所說，爲血液之型，但臟器之型、組織之型、細胞之型，都包括在內。所以血液型，常作血清學的體質解釋。血液型，如前所述，屬於遺傳的形質，成立於卵子與精子結合的瞬間。一個人的血液型，不單是血液，是他身體全部所有的體質，一生不變。氣候、風土、食物、疾病，都不能使他受絲毫的影響。

至數年前止，即在外國也常以爲血液型是有變化的，某人的血液型，因爲一病之後，變了別種型式的報告，常常可以看到。這是對於血液型的意義不十分理解的人所常有的誤謬。到了今日，就沒有相信這樣無理的事的人了。血液型，雖決定於卵子與精子結合之際，可是能從吾人之手來證明，大概要到胎生三個月之時。胎兒的血液，注意觀察起來，也同成人一樣的有區別，月數愈大，證明愈容易，到了出產以後，可以完全分明了。

血液型常由二種因子，結合而成，一是父親的生殖細胞，即由精子所遺傳，一是母親的生殖細胞，即由卵子所遺傳此二因子，其中祇有一個遺傳於其子。六種的血液型，是OO型AA型BB型三種同種接合體與AO型BO型AB型三種異種接合體。OO型是父母的遺傳因子都是O，AA型是父母的遺傳因子都是A，AO型是兩親之中一方的因子是A，一方是O，AB型是受了A因子與B因子的遺傳所成。

血液型之於人類，非常重要，其遺傳方式，幾達於完全明瞭之域，今示其二三例如下：

血液型如上所述，由二個遺傳因子所結合，當其遺傳之際，常分離而遺傳。

（一）OO型之父與OO型之母所生的子女。

OO型的人，其遺傳因子，祇有O，故子女全部爲OO型。用式來表示：

$$OO \times OO = (O+O) \times (O+O) = 4OO$$

（二）AA型之父與OO型之母所生的子女。

AA型之人的遺傳因子是A，OO型之人的遺

傳因子是O，其間所生子女是AO型。

$$AA \times OO = (A+A) \times (O+O) = AO$$

(三)AA型與BB型的兩親間所生的子女。

AA型的遺傳因子是A，BB型的是B，其子女全部爲AB型。

$$AA \times BB = (A+A) \times (B+B) = 4AB$$

(四)AO型與AO型兩親間的子女。

AO型之人遺傳因子有A與O兩種，因此其所生子女有AA型AO型OO型，其比例爲 1:2:1。

$$AO \times AO = (A+O) \times (A+O) = AA + 2AO + OO$$

(五)AB型與OO型的兩親所生的子女。

AB型的遺傳因子有A與B二種，OO型的因子祇O一種，其子女AO型與BO型各半。

$$AB \times OO = (A+B) \times (O+O) = 2AO + 2BO$$

(六)AO型與BO型的子女。

AO型之人有AO兩種遺傳因子，BO型之人，有BO兩種遺傳因子，其子女AB型AO型BO型OO型各占百分之二十五。

$$AO \times BO = (A+O) \times (B+O) = AB + AO + BO + OO$$

其餘的配合也可從同樣的原理來決定他們所生子女的血液型。

血液型對於人類，任何方面似乎都有應用的可能，範圍很廣，惟六種型式，目下尙都作四種論，即AO型AA型包括於A型中，BO型BB型包括於B型中。以下所舉的例，就用這四種分類法。

血液型之應用於裁判，如血痕的個人鑑別，私生子的鑑識，親子的否認，僞誓的證明，離婚問題的解決，不貞操的科學證明等，其例頗多，現述幾例於下。

伴梅兒氏曾於六十例中，斷然否認了六個父親。

第一例：父爲A型，母亦A型，而兒子却是AB型。A型與A型的兩親，決沒有生AB型兒子的事，這孩子眞眞的父親，必定是有B遺傳因子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這A型的人決不是這孩子的父親，說得明白點，就是這母親一定與夫以外的人，發生了關係。從此例，就可科學的證明了妻的不貞操。

第二例：父母皆爲B型，而子爲A型。此例也與上例相同，B型之人，一定不是父親。

第三例：是以血液型的檢查證明了姦通之非事實。父母皆O型，子也是O型，不過當時有一個人同這位母親很親熱，大家都疑心這人就是孩子的父親。後來檢查此人的血液，是AB型。O型的母親，與AB型的男子之間，是不能生O型的孩子的。於是莫大的寃屈，從此昭明。

第四例：一個女人同三個男子發生了關係，後來生了一個孩子，不知誰是他眞眞的父親，成了問題。於是檢查血液，母親是A型，子爲AB型，三個男子，第一人是A型，第二人也是A型，第三人是B型，知道第三人的確是他的生父。

第五例：母爲B型，子爲A型，父親的朋友中有一個同母親很親熱的人，此人也同上面所述的例子一樣，被他們疑心了。然而檢查血液型的結果，父的血液型爲A，友人的血液型爲O，B型與O型之間不能生A型的孩子，友人

不快的嫌疑，從此明白。

第六例：母爲B型，子爲A型，夫亦爲B型，然而母的第一友人爲O型，第二友人是A型。這例就是要從這三人中選擇他的生父。與B型之母生A型之子，B型O型A型三人之中，祇有A型爲可能，於是知道孩子的生父，是他第二友人。

德人蕭來氏，從三百二十例中否定了二十九個父親，其中有一例是非常有趣的。一九二六年某甲因爲他妻子所生的孩兒不像自己，不承認他是自己的兒子，說他的妻一定另有情夫，要與他離別。妻不肯聽，於是爭執起來。妻說要離別也未始不可，可是黑白總得分明一下，要求檢查血液型，證明了夫君的理屈。

母是O型，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個是A型，一個是B型，當這爭執起時，夫君的血液，不肯受檢查，要求分明，祇得將與母親密通的男子的血液型檢查了一下，這男子的血液型爲OO型的男子與O型的女子相配，是不能生A型與B型的孩子的這男子，不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是很明白的。夫君之疑，根據全無，訴訟敗了，離別不成。當時的鑑定人明白了這冤屈之後，想到與O型女子相配而生A型與B型孩子的父親，一定是AB型。豫言他丈夫的血液型是AB。事情過了兩年，當時不肯受驗的男子，偶然得了驗血的機會，完全與豫言相符。

我國古來以滴血法鑑定親子，此與現今之血液型之法，不無一脈相通，其由來已古，非全屬荒唐無稽之談，洗冤錄等書中，都記載着此等事實。

至於血液型與性格的關係，則有日本東京女高師教授古川武次的調查，述之如下。

A型的人，長於內政，怕到人前去，不喜歡出席集會，性喜孤獨，當事少決斷，已過去的事，三反四覆的想不靈淸，人是非常溫和柔順，自殺者以此種人爲多。

B型的人對於外界刺戟，非常容易感受，能言舌辯，喜歡活動，有決斷，遇事不躊躇，此種人，適於實業或政治。

AB型之人，有A B兩方的性質，有表面大言壯語，而內中小心翼翼的，也有具A B兩方的好處，而非常圓滿的。

O型之人，偏於理智，凡事以理性判斷，不敏捷而很仔細，意志強，一旦說出的話，決不反悔。

是等性質由教養與修養，多少可以變化，譬如O型的人，無教養與有教養，究竟不同。

人的性格，既可由血液型來推定，所以此後的結婚同其他的判斷，除了從來不變的算命排八字之外，就可用這方法來作參攷，這是何等有趣的事情。

尤其是到了近來，不用血液，也可以知道他的血液型。卽從他的唾液或別種體質，如汗等可以間接的推定，雖然極陳舊的東西，也可以用來判斷，所以不取血液，祇要有布片等有他的唾液或汗液，這人的性質，就可以明瞭，比之於指紋學，雖然還沒有這樣的價值，然而在犯罪的搜查上，卻已放了一大光明。



勝利品（續）

依克

如入無人之境，他們進了L縣城四面一看，L縣眞成了無人之境，鬼影子也沒有看見除了他們自己。

師長的公館剛在西大街紮住，朱全跑來拉着他的手說：『傻傢伙！咱們出去逛逛去！』他立刻拙澀地笑了，想着那麻膩膩的小娘們笑的新景象，腿就立時扯開瘋狂地尾追在朱的身後。

撞開一家的門，一個年老到不能再動的老媽子在一個晷暗的角落中問：『誰呀？』

『咱們！』朱耀武揚威地答。

『幹啥的？』那衰老的聲音又問。

『找伴兒啦！』朱玩皮地笑着。

『找伴兒？我們這裏沒有伴兒。』老媽子假裝莫明其妙地在顫慄中提出一個拒絕的啞聲說。

『沒有伴兒？』朱向李把眼睛示意地一瞇，又生澀地問：『有娘婦子沒有？』

『唉，看我家窮到這個樣子，那兒還有啥西屋子咧！』那衰老的聲音又發出怨苦的調子。

『走走！』他將朱全拉一把，向外走着說。

『你不知道，在這亂的時候，常常有漂亮娘兒們的跑到這些繁孫屋裏躲着。』朱全跟出來說。

『有點油水嗎？』一頭碰着他們營裏幾個兵，向他招呼着問。

『屌頭朝碰着個老烏龜！』朱笑着說。隨着又撇開那幾個兵，他們自己去了。

一連他們闖了好幾個門，不是屋中已經成了一個空洞，便是只有一個老得眼睛看不得的老女人或老頭子將他們待理懶理地支付過去。

李三想：『這城裏大約很久時候都沒有人了？』

朱全說：『知他奶奶，這些婆娘大約早就跑走了？』

「怎麼弄？」李三失望地看了朱全一眼。

「走！」朱全看着面前一個大門樓奮勇地說：「難道說還有打餓肚子的麼嗎？」

自然他們當頭又碰見一個老女人年齡也是有六十多歲的光景。

「你們娘們哩？」朱全做出殺氣洶洶的樣子問。

「哎呀！老總爺，我家沒有娘們的！」老女人恐懼的答。

「放屁！」朱全做出一個要撲人吃的野獸的樣子，「你家有這多屋，這多床，能說個個床都只睡男人，不睡女人？」

「老總爺我是個幫人的，掌櫃的那日南兵來的時候就跑走了，叫我給他看看屋！」老女人發着抖伸訴。

「你掌櫃的錢放在什麼地方得？」

「我掌櫃的沒有錢……。

「你再說沒有錢！」朱全伸出他要打人的手掌。

「我掌櫃的錢，我不曉得……。」

「媽的屄，不給你兩下苦吃，量你也不肯說……」朱全回頭叫他說，「兄弟，把皮帶解下來！看他說不說……」

「說，你家娘們的都躲在什麼地方？錢放在什麼地方得？說了不打你……」李三作難地勸着那老女人說。

老女人撲通跪在地下哭着磕頭說：「老總爺，你饒我的命啦！我眞不知道哇！」

「把她拉到屋裏來！」朱全命令着他說，一面用手抓住那老女人的領窩。

如拖一隻死狗，他兩個把那老女人拖到了就近的一個偏屋中。她的衣服已撕成兩半，褲子脫到脚踁上。他們鬆下手，就椅子坐下似乎要賞識一下那乾瘦慘白的腿在地上發着極大恐怖的戰抖。

「說！」朱全咬緊牙齒逼問。

「我……我……眞……不知……道……」

「知她奶奶，把她衣服扒了！」朱全跳起來，把那老女人踢一脚說，「把衣服脫下來！」

「哎呀……老總爺！老……總……爺！……」

「你脫不脫？」朱全兜頭將那老女人打了一掌。

老婦人嚇得只是叫老總爺李三似乎覺着很殘忍，老是不發一言啞默地看着朱全在那老女人面前暴跳，然而自己又彷彿在等候着朱全的命令似的毫無主張地發着獃。

正在黑暗的醜惡的劇幕之展演中忽而「拍兀！……——拍兀！拍兀！拍兀——」遠處一陣硬彈擠出槍口的叫徹聲。

朱全一跳站起身，發怔地向李三說：「怎麼？」

「又是弟兄們鬧岔……」傻傢伙發着傻笑。

「拍兀！拍兀拍兀！……拍兀——拍兀——拍兀——拍兀——……」

火鞭暴炸着纏住一條巨大的毀滅生命的聲音。

『走——走——』朱全提上褲子，招呼李三一聲，向外闖着跑去。

緊急的集合號聲，如火燒着似的迫切地在遠處狂叫。

『……』發怔中的傻傢伙立時嘴中也咕嚷着趕出門。

街上兵如混水的池魚一般，走頭無路地亂竄着。

李三追着朱全的屁股，徑直地奔向他們的來路，然而此時來路是已經被急迫亂竄的灰色動物塞絕了。當他兩個站在路口向前辨別歧路地張望時，那個蛇頭連長，大睜着吊死鬼尋替身的餓眼，眼光將他們罩住。他們立時向前行了一個砍額禮，站住，宛若地上突然地冒起兩個木樁，等候地眼睛看住剛從亂擺中鎮靜下來的蛇頭。

『上城——上城——』蛇頭舉起蛇脚似的手指揮着他們。

『我們的槍……？』朱全發抖地睜着恐懼的眼睛。

『上城——上城——上城——敵人圍上來了——』蛇頭又用蛇脚揮便着他們，彷彿沒有聽見朱全的言語似的。

他們只得機械地轉過身，匆迫地奔向那蛇脚揮指的方向。城門已是閉了，隨着其他的灰色動物，他們爬上城樓；一望漫山遍野衝進來滾蕩着如他們一樣的灰色動物。傻傢伙似乎在想：『敵人也和我們是一樣的顏色……？』然而他背上突然一個親愛的熱掌將他打得一驚；他回頭看是他父親湧流着傷心的老淚叫着他說：『三兒你怎麼也在這裏？』

『爸……！？？你你你』他驚喜得幾乎沒有話說。

『三兒，你拉走了沒多時候，我也被他們拉來了，說是我可以餵馬。』老頭子眼淚巴巴地。

『我娘呢？』熱的渴望在他嘴中迸出。

『你娘你娘婦，都叫他們拉到不曉得什麼地方……』老頭子一句話還未說完，突然一頭栽到；他看，頭蓋骨已被一個槍彈掀去了，半個。他驚呆了，但是還未等到他赴上去伏着痛哭，一個猫頭大兵，扯起他父親的兩腿向城下一掀：『骨碌碌碌……』他父親的屍體滾下城堆。

隨即猫頭大兵在褲袋中扯出一架八音子對着他罵：『知他奶奶，這是啥時候？媽的屄你也是想敲邊子！』那大兵正罵得起勁的時候，和他父親一樣，也突然倒下地去，不過頭蓋骨皮只顯出一個小小的血洞罷了。

大礮彈在他頭上抖着威風馳過去，他的身體立時嚇得一縮軟下地去；再看：城雉上已經有七八個生眼的灰色野獸，飛身跳了進來。

『拍兀——拍兀——拍兀——拍兀——』生眼灰色野獸手中的駁殼槍向城上兩邊亂掃，幸而他早已躺在地上，明銳地叫着的馳彈只在他身上喝着奏凱的歌聲飄然飛過。然而他此時早已昏了過去。

不久的時間吧？他醒了過來時，身上已經綁上了幾百道蔴繩，他作了俘虜了，仍然躺在地上。他的心已經沒有什麼恐懼，雖然他身旁已有了無數的灰色野獸都用着鐵釘似的眼睛釘着他，彷彿怕他有什麼解繩法，能在地上乘機脫繩逃走似的。但是他並不以這些為然，因為他的哲學是：『善死不如惡生。』自然，勝利的眼睛是不時在他身上揉擦着在

吸收他們得意的材料。他如在一個奇怪的夢中，有時樂得閉上眼睛淸閑一忽兒，或睜開眼睛看一看他這奇怪的夢中所遇到的一切。至於人們說的「敗狗子」的侮辱，他却是絲毫感覺不着，因為他只覺着這是一個夢，一個不平和的夢。

脚們盤旋在他頭的左右，不時踢起矜誇的灰塵，彷彿故意來窒塞他的鼻子，和刺澁他的眼睛，但是他也沒有覺着什麽不應該。他的鼻子眼睛窒悶急了的時候，他便用力將這些灰塵吹一下。自然，他的力量也能使牠們在他眼前的空中瘋狂地旋擾一下，却又依然並不煩厭地向他臉上緩緩地落着，彷彿說：『我們是奉了總司令的命令來欺侮你這敗狗子的。』

漸漸地，「城牆，敵人，父親，朱全，連長，老女人……」的諸印象霧一般地在他的思索中繚繞起來。並且這些印象和聲音，使他又看見了他的母親和女人。他想着，彷彿看見一個老女人，如他剛才所親身經歷的這樣，在黑暗醜惡的制宰下爭扎着。他在幻想中看着，他的心突然跳起一陣戰慄的尖痛，旋錐着，旋錐着，直將他的昏亂的神經刺得如一塊麻木了的死肉。一股熱突然從他心中掣起，闖出他的抖動地牙關，他大聲哭叫着：『我的媽呀！』

兇頭一個鐵打的脚在他肩上踢下，他猛醒地一看，一個殘暴的臉相惡狠狠對着他說：『你的爹哩：──細媽到這裏來淌漿……？』

『唉……唉……我的爹剛在城牆上打死了！唉……唉……我的媽呀！』他無助地哭叫着。

『媽的娘操屄的再淌漿不用皮鞭抽你的個婊子哼子！』又一個小頭寧波兵揑着北方的口音，趕上前威嚇地罵着他。

他立時將熱的哭聲化成冷的硬氣咽下肚中去，他在無助的哽咽中，向那硬着小頭的寧波兵乞饒地睜着含屈的大眼睛，彷彿他想告訴那兵，他是在哭他那世界上最疼顧他的母親。但是那小頭兵立時將眼睛變成兩隻殘忍的鷹爪，在他身上恐嚇地瞅一下，滑稽地走去，他的視線中，現在又只有低的天空了。他看着，天空已低得如一塊無情的石盤，逼直地向他的鼻子壓下。他似乎感覺着這壓力，要將他的身體壓扁，壓成一片薄層，再從這薄層連壓下去，入地三尺！他的確有些恐懼了，而低的天彷彿已經在他的鼻子尖上搖顫着，他簡直嘗着那石盤的冷！雖然他的神經是那樣遲鈍。

他現在眞沒有方法躲避這壓扁壓得入地三尺的痛苦了！他幾乎又喊出他的萬能的媽媽來，如果不是他腦中突然記起那小頭寧波兵的兇狠。

『把他解開送到營部裏去！』突然中闖來一個得意得使他發抖的命令聲，隨着又說：『上頭來要人了……。』

『俘虜……有賞沒有？』兵叢中鑽出一個勝利和着自滿的聲音。

『有有俘虜有軍械的都有賞……』那得意的命令聲飄飄地笑着答。

他在聽的寂寞中似乎想側過臉去看看這聲音的可誇獎的顏色，但是他不能，因爲他的頭和脚跟都在支持着重壓的軀體。他只有看着天，看着那搖幌而低得可怕的天！雖然這聲音含着無限地使他極想一看的強烈的吸引力。

正在這種焦急中，一隻誇耀的脚猛地鑽到他的身體下邊，故意賣弄勞苦功高地向上一挑說『滾過去，我替你解，好去見見勢面！』

他立時隨着那脚的力量，如硬挺的甲蟲一般滾過身去；嘴啃着地土時，緊困的繩索漸漸在他身上鬆了下來。他坐起身，天地正在他眼前使他莫明其妙地旋轉的時候，他屁股上又被一隻脚重重地跌了一下：

『知媽，還不快爬起來?!』

他在天旋地轉的昏暈中站起身，癡呆地向圍在他四周頭上冒着得意的輕烟的兵士們傻看着，他似乎墮在莫明其妙的空虛中，不知怎樣才好；同時他的被繩索綑麻木了的脚在底下故意和他尋開心似的駝着他的身軀扭捏着。

『跟連長一塊走！抄他媽媽。』一個故意狠着頭額皮的兵，將他背後綑着的手上的繩索牽起一扯罵。

一個灰色動物在前邊走着，他似乎覺着是應該走，也就跟着趕上去；但他後邊隨即又趕過來十多個人形的灰色動物，這些東西的職務，自然是牽繩頭，扛洋槍，和跟着開心了。

如一頭奇獸，他輾轉地被人形灰色動物牽着，走到胖子的大肚子面前，走到瘦子的嘲笑的嘴前，走到少爺的賣弄得意的眉毛下，走到小姐太太們的好奇的眼睛中，更走到灰色的大兵和小兵的開心的手和脚下，但是他始終被那幾個灰色動物輪流地牽着，彷彿叫他去看看「勢面上」的人形，也好像叫勢面上的人形動物們見識見識這拙澀而可憐地被黑暗的暴力蹂躪下來還勉強生活着的下賤動物！走來走去，他終於又被趕到火車上。他想：『把我送回家?……』

火車開了，他眼前邊展開了無限的恐怖與悽慘，因爲他家中所餘剩的樹皮經過這兩三禮拜的長時間，沒有人晒也沒有人去替他翻一翻，自然是霉得比一堆惡糞還難入鼻。他將吃什麼呢？餓死不是一種極殘忍的刑罰嗎？而且他的母親呢？他的女人呢？更甚的是他的父親呢？他知道：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不過從他父親口中他所聽說的他母親和女人的消息，是如何使他感覺着一種慘痛的戰慄呵！的確，他想起這些時，實在比此心被廣齒的細嚼還覺難忍。他想着，他母親說的「死在一塊兒」的話，他又在恨着了。他恨着，他眼前漸漸又現出他母親和女人的悽慘的形影。他似乎看見她們都已經被拖到一個黑暗的屋中，被剝去了一身護體的襤褸的衣服，摔在大椅子上，掀在板床上，受那黑暗和醜惡的壓迫。他逼真地想着這些撕心的恐怖又將他瘋狂地搖幌着他眼睛殭直地向窗外狂風一般倒去的物景凝視着，他疼得麻木了的心中還彷彿在恨着說：『唉連死一塊兒的福氣也沒有，不曉得我前生作了什麼大惡?!』他的思索停在自恨的立點上，他心中漸漸地空虛了，如暴風雨

後自然中所呈出的那種無力的靜默的疲乏狀態。

許久的寂寞中他看着搖幌在他四周的人，他看着搖幌在他四周的兵；他更看着不時偸眼賞觀他的人看着守他的兵和聽着他們談笑中的『啣溜喀喇』的歡樂聲；他此時只有不時在自己觀看自己的一對莫明其妙的白瞪眼。

火車顚簸着他，他穩坐在顚簸中；同時他眼前的人頭也都在顚簸中搖幌着，顯出一種奇怪的不穩來！他賞觀着，現時似乎又覺很有興趣，彷彿在他夢中所常爬的一架猪頭山，每步他都聽見一種怪誕的故事：不是嗤牙就是嘲笑，沒有死的。欣賞使他疲乏下來時，他又如坐在他母親身旁那個破搖籃裏，漸漸地漸漸地他睡去了。

一覺被叫醒來時，他突然發現他的幻想錯誤了：他不是被送回家，而是將他載到了一個充滿着瘟臭的大城市。他此時實在感着恐怖了！他的心在時時戰慄的害怕中跳起來恐嚇着他說：『你將永遠見不着你的家了！你將永遠見不着你的母親與女人了！』他聽見這些聲音，他似乎在暗中還想提出反問：『爲什麽？』但是他的心還未尋出回答的時候，他又似乎已經覺察到他的心的聲音已是成了一種絕對正確的眞理。他悲痛了，他想哭；他的眼淚在他眼睛中醞釀着那種苦酸的滋味；從這滋味，他看見他母親和女人已經都成了斷了線的風筝，渺茫着，渺茫着不知落到何處去了。他看見了他家門前的幾棵刮了皮的樹，他看見他屋門裏邊豎的那個斷了把的掐灰耙，他也看見常常跳到灶頭靜睡的他家養的那隻黃花猫，但是這些都好像變成故意來攪痛他的心的影子；好像有一根強韌的繩索繫在他的心上，刻刻在將他向他的家的留戀上拉着，如活剝一個兎子似的使他全身皺在徹心的毒痛中磨受着。他想着他的家，他看見了他家中的一切人物的形狀，他的眼睛好像當他出門時被吊在他家的屋頂上了似的，時時刻刻變幻着向他的心報告他某時所應該作的事情，而使他感着不能忍受的苦痛。

『走！』許久，車停了，一個聲音如牛後邊的鞭子一樣將他從幻想中拍醒。他轉臉看着催促他的灰色動物們，懸疑地問他們說：『走那兒去？』

『知媽，你到了老家了！瞪着個屌白眼睛想什麽？……走！』一個兵將他手上綁的繩子一扯，惡狠狠地罵着他。

『我想我媽！』他莫明其妙地站起身怯澀澀地疑惑地答，彷彿他覺着「想媽媽」應該是一個可以征服一切兇蠻的眞理似的。

『你想你爹哩，你想你媽——……我知你奶奶，走……知媽，你還有媽？哼……哼……』那兵覺着十分開心地笑着又故意將繩子一扯。

他糊塗了，機械似的站起身在他們的包圍中隨着他們走。他看見他們的氣概，心中怯怯地想：『他們把我弄到什麽地方去呢？……』他眼前漸漸地展開了無涯際的天地，隱約地他看見那無涯際的天地中都是充滿着人形的東西。但是他不知道他究竟將被他們護送到這充滿着人的天地間的一個什麽角落中去。他想着他的來路，他想着包圍着他的這些灰色動物的意思，他眞是沉在茫然的迷海中了。『你還有媽？』

他想着，他耳中突然躍起那個兵的聲音，他的確有些惑疑了；彷彿他覺着那個兵的意思是他的媽簡直成了他的罪狀，尤其是不應想然而他還是在想他的媽，而且更爲迫切地。

「你到了老家了！」這是一個忽然的記憶吧！他聯想到他父親常說的劊子手臨殺人的時候，要告訴被殺的人說：「請你回老家吧！請你昇天吧！」等等言語，他頓然墜在死的恐怖中了，因爲他已斷定這「老家」不是一個吉慶的名詞。他的家，他的母親和女人的印象消滅了，他在走中又想起那殺頭以後的光景，他不禁大聲哭叫道：「老爺們啦！我實在沒有做壞事呀！那女人是朱全一個人幹的！」

「媽那屄，走！哭你娘的啥骷髏？」他屁股上着了一脚。

然而他還在哭着，雖然他還在走。

「不要哭！再哭！那舅子不用槍刺你的個王八蛋！」一個厲聲跟着一個惡怒的眼睛，隨手在肩上取下槍，向他作衝鋒刺擊準備狀。

宛若冷風在煙囱上掩蔽火的熱煙似的，他低下頭去強硬地將胸中漲起的熱淚強壓着。兩旁繁星一般向他挺來的鋒刃般的好奇的人眼睛，顯然是在向他吐着蛇針一般的嘲恨，卽使是他那霧一般的澀眼在拚命地避免低向地下直視，牠們也要用兇狠的毒液，給他折了回來。

他順着他膀上細的繩索的牽引力走着，在剎那間他忘却了哭的事件之後，他心中又似乎異常地輕爽了，彷彿他的恐怖與煩悶都被他的淚給他傾瀉了似的。他居然也在一種好奇的感覺中挺起了身軀，在走中無言地賞視着向他吐着蛇針的無數的眼睛。

「看你放漢子一點，大家不都舒服一點？」與他並行着的一個兵近於嘲笑地向他說，「你看此老二那一個有你淌漿？」

「老總，你不知道哇！」他心中如孩子感着了同情似的沉重地自述說，「咱眞不是一個老當兵的，我家裏還有好多人，都被他們拉去了。我是和我爹我娘出來逃荒的，也不曉得過年那張紙燒的不好？將出門就碰見了他們把我拉來了……」

「不是當兵的你怕啥呢？」那個兵又故意玩弄着說，「反正到了地方還不是放你？你是好老百姓，咱們是好軍隊，就是爲老百姓咱們才打仗，你哭啥？你哭。」

「我不是想着我爹被槍打死了，我娘也不曉得弄到那裏去了，我才哭咧？」他坦白地申訴着寃屈，彷彿以爲那兵是很能聽他的老百姓的資格的說話。

「到了這個地方還不享福？想那些老傢伙幹啥？」又一個兵接着開心說，「看，天天也不用討飯了，也不用當兵，飯還碗碗送到你的面前。」

「噯呀，」他又申訴着，「咱生成是個巴奔命，一天脚手不動就不舒服；到這裏，你們些老總們總是把我綁着，也不叫動……」他似乎有所恐懼地忽然停止。

「說的倒怪中聽，」又一個兵惡狠狠地罵着說，「知媽，不把你綁着，你綁着我們去找誰呀？」

『唉，看你的個老總說的咱還是那樣的人呀？』他懇摯地覺着他的誠實可以使一切人相信似的剖白着『那還算一個人？只要你不綁我，叫我給你幹什麼我都能幹，挑水，掃地我都能。』

『好，好，馬上到了我們把你放開。』和他並行着的兵又欺騙他說。

正在他忘却一切地和他們閑談的時候，一座威武的大廟已經赫然挺立在他的心中了。他走近看，那廟門前也站着頗覺盡職的守衛兵。他想：這廟裏住的一定也是大人之類。他又想到他棚頭告訴他的一些見大人行禮的樣式。同時他也在夢想着馬上見大人時他所必須說的一些可憐的乞求釋放的言語。

他和他們走進門，他們把他又牽到一個小屋子裏，綁他在一個大柱子上後，都囉唣着散去；他的手仍然在他身後綁着。許久的時間過去，他見不着一個人來。

當他又沉在恐怖的幻想中的時候，突然衝進來十幾個兵，把他從柱子上解下來，向他惡狠狠地說：『走！去見大人去！』

他機械地跟着他們，又從這廟的大門走出。他立時惑疑地想：『又把我弄到那裏去？』雖然他不知道，但是他心中却浮起一種不祥的預示，只是恐怖得覺着身上亂抖。

走出了街口，牽着繩頭的兵突然問他說：『你在北邊軍隊裏邊幹什麼事情？』

『我當兵。』他恐怖地戰抖着答。

『當兵？』那兵不相信地將他慎重地看了一眼。

『唉，當兵。』他更覺恐怖地答。

『帶兵嘍！』那兵反感地挑撥着，『知媽，北老二你不用裝，前防有公事來，明明說你是一個團長，你說你當兵，到司令部再裝吧！』

這「團長」的名詞，如一陣狂風搖動枯椿一樣將他的癡獃的心搖撼着，不吉地不安的思慮，如一個跳圈的孩子一般，在他頭腦中不寧地跳動着。他走着，他走在瘋狂的不安的脚步上。

不久，他在這些兵的包圍中又走進了一所廠大的官式門樓中，轉了幾轉，又被鎖進一個黑暗的小屋中；他於是又在森嚴的寂寞中孤獨起來了。

屋外的人聲時而呼喚着過去。

屋內的黑暗時而向他睜開恐怖的巨眼。

他想，他的想現時也在一種莫明其妙中變成不安的影子，在他心中，在他眼前，在他的血流和皮膚的交界處，在他的思索不敢探索的恐怖的境域中，在他的意識忽然開放的黑暗裏。他已成了跳不出鐵樊籠的猢猻，掙不脫強蛇緊縛的癩蝦蟆，雖然他的心還在如一匹踢脫了繩套的野馬，在一種絞着慘痛的旋風中跳叫着。

黑暗在充實的窒塞中報酬他這些心情以更沉重的暗示。

他的手是被強韌的繩索死牢地綁在木柱上的，他的脚是被非常堅硬的鐵鐐死死地套住的，他的掙扎時時在報償他以絕望的熱淚；欲飛

去的那混滿着熱淚的頭，也被他頸項的鐵爪抓住，任他怎樣向上昇着旋轉，那鐵爪是死也不鬆地牢牢地抓住的。

這樣，他又淸醒地過了一日夜。

次日，大約到人們在早飯後，帶着飽實的肚子，雲一般地做着舒服的夢的時候，小屋門上沉重的鐵鎖炸裂般的一響，他自餓得發昏的夢中驚醒了。

黑暗的屋中自門的隙縫處透進了一條長的光線，他抬眼看一個兵得意地手中玩着一個長條旗和一條緊得發亮的長繩，笑着走到他面前戲弄地問：『大人的覺睡好沒有？』那兵說着，頗覺有趣地看看他。隨着，門外又闖進來七八個兵。那個兵又玩弄地問着他說：『舒服不舒服？愜意吧？』

但是又一個兵從人隙中擠出，鄭重地在那個兵手中奪過長條旗，仰着欣然的狗臉問他說：『你姓什麼？』

『我姓李。』他已經嚇得失掉了一切恐怖。

『你就是逆軍第五十八團的團長？』狗臉的兵又問。

『什麼？』他不懂。

『你就是一個團長？』欣然的狗臉上有些怒意。

『團——長？』他還是不懂。

『和他說這些幹麽？牽着走好咧！』一個兵在旁邊焦燥地插嘴。

兵們立刻七手八脚將他從柱子上解下，把長條旗插在他的頭後頸子中；又如一個鄉老兒出門打包袱似的，用那長繩子將他橫七豎八地緊緊地綁好，拖着走向他不知的什麼地方去。

一陣恐怖後，這在他的確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他們將他拖到路口，在許多鼠頭兎腦的人們面前站着，讓這樣的一些人們將他包圍着。這時，人們看着他，他看着人們；他覺着有趣，而那些人們似乎也覺着有趣。因爲他從那各式各樣的笑中發現了無窮的他從不曾見過的新奇的畸形的人形與表情；反之，他們大概也是這一樣地感想吧？看着他這呆頭呆腦的人形，人們中突然有一個十足商人氣的，做出近視眼的態度，偏身向他那頭後插着的長條旗仔細地察看。良久，又一個字一個字的念道：『L縣一戰：我軍與逆軍激戰五晝夜，逆軍終於不支，退城死守。我軍第一師奮勇登城，斃敵無算。所獲勝利品甚多：馬二千匹，大礮二百八十門，其餘如槍械子彈，不計其數。此賊係逆軍第五十八團團長李××，素稱驍勇善戰，故逆軍第五十八團素有鐵軍之名。此賊遭擒，無異翦逆軍之健翼。』那人念罷，臉上立時吐出嘲弄的微笑，將他仔細地打量了又打量，咕嚕地斷定說：『眞是鐵軍的團長，看他一點也不害怕：……』

其餘的人有的臉上也附和着現出勝利的微笑，用嘲弄的眼睛看着他，彷彿都在暗中慶祝什麼似的；有的惋惜地沉默着。

但是他不懂，他仍然覺着很有趣地看着衆人的笑。

不久，他又被拖着走到其他的地方，與其他的人的重圍中。這樣他被拖着展轉地游了半天，終於游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團長兀，現在你餓不餓？」一個兵在站住的時候關心地問他。

「我真餓了，老總，我兩天沒有見着一個米……」他近於乞求地答。

「好，你餓了，我們也餓了，看把戲的人也沒有了，你的團長也當好了，就這兒請你回老家吧！我們好回去消差吃飯。」那個兵戲弄地說着，其餘的兵都向他後邊退了幾步，從腰中拔出那玲瓏得可愛的駁壳槍。

他突然墜入一種瘋狂的恐怖的深淵中，而同時他的喉中也吭起一種絕滅的旋風似的號叫：「大人——我沒有犯死罪呀！大人——大人——我的媽……——」

然而一排清脆得使人消魂的槍彈聲響起時，他的叫媽的聲音還未完，他已經如倒了一面頹壁似地摔在地下了。

地上只發出一聲鈍重的反響，他的一切都立時消滅了。

自然，不剎那間，一些在軍閥屁股後頭找投機飯吃的新聞記者們都跑來將他頭後邊插着的長條旗上的真言，以各種不同的巧妙的筆法抄去，更以「勝利品」及「勞苦功高」等等的標題印在民衆喉舌的報紙上作平民革命的大宣傳了。

（完）

古代的風向儀及其形式

途

風向儀的發明，已有很早的歷史，我們證以英國許多著名之古代建築，就可深信不疑。風向儀的形式是各不同的，在塔頂，堡壘堅固的大廈上，則爲旗幟的形式，但在教堂上則爲公鷄的形式。雄鷄的大尾巴很能適應風的方向的。

有許多教堂的風向儀是用其聖者的記號來做的。比如倫敦聖彼得教堂是用一只大鑰匙；聖老摸斯教堂用一只燻魚肉的鐵器。聖西潑爾教堂有四個小尖頂，每一尖頂有一個風向儀。



伊凡的厄運

俄國利亞諾夫著
秋洪譯

她嗤笑他的賤劣的禮物，而且把牠扭成一團，丟在伊凡的脚邊的雪上。於是她的兩臂撐在腰間，她嘲笑他的戀愛的苦惱，但伊凡並沒有聽到……依然是一個在土地上工作的孤兒的伊凡，曾經染着熱病，受了很久很久的苦，直到他不得不去求見那位女主人了。這位女主人是獨自一人住着的，她所以施給農民們以藥劑，完全是因爲耐不住他們的絮絮的煩擾的緣故。她給伊凡很多很多的金鷄納霜，說：『你將會變成聾子，但你的病是會好的！』果然，伊凡的瘧疾是被醫好了，同時在他的狂喜中他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突然的失聰。牠並不妨礙他背負農民的軥軶，牠使他隔絕了村內的吵鬧，牠使他隔絕了戰爭，而且雖然他的失聰使他昏迷了知覺，但他對牠已慣習了，甚至還酷愛這種無瑕的靜寂。

這世界在他眼裏變成無聲的沉默的了；雲層和鳥類在裏面浮泛着，青草在裏面滋長着，白雪下降着……伊凡並不注意這世界上的人類，而把他自己的天職從他們割絕下來。人們都把他看作一個木匠，但他大都是半飽半餓過日子的。他沒有得罪他的世界，他的鳥類，以及他的草木；但牧師却贊成不要給他掘墓的工資，同時孩子們又爲着他們自己的娛樂，而把他的簡陋的器具丟入池塘裏。他生平是充滿了這樣的厄運。他所以對這世態表示驚異，正是爲着這個緣故。雖然好像任何東西都不能減掃他的微賤的生存的樂趣，但他之不能獲得娜卡、巴勒玆那的心，倒使他深深地感到痛苦。

他低首下心地拾起那被娜卡弄縐了的頭巾，把牠伸平，放進他的胸懷裏。村內的頑童們在雪上圍着這個質笨的傢伙跳着舞，而且笑罵他，但伊凡沒有聽到牠們。能在他的命運面前消除他的煩惱的，只有他姑母一人；而他此刻也正在向她那兒跑。他的姑母住在一個距離二十里的富有的村莊裏。她是在那牧師的家裏當乳母過活的。她是和善的，名叫媽麗亞。他時常帶着一懷創痛跑到她那兒。他在那裏做了三天客人後，又跑回他自己的村莊來，更快活地聽從他的命運。這世界上的苦痛，

並不會擾亂他。

就在那個嚴酷的年頭裏，戰爭爆發了。全世界都在苦惱中，牠在牠的震動中怒噬着那被牠自己的血塗着毒的地面。歸心如箭，而且急欲建造一種新生活的士兵們，都離棄了前線，而成爲當地的四散着的漫遊者。他們成羣結隊地經過這個村莊，因爲伊凡、伊沙訶夫所住的這個村莊，是在一條大路上的。在一道高堤的上邊，可以看見那些遲遲緩進，垂頭喪氣的人們，對着輝煌的落日前進着，臉龐因憤怒而陰沉，背上重壓着武器，那是他們帶着以防不測的。這種形貌在那些農夫的內心中喚起不幸的預兆，當士兵們向他們索取麵包的時候；但他們却不能驚嚇被封鎖在牢不可破的靜寂中的伊凡。

伊凡對於自己周圍的事情，是明白的。天空正在降着輕微的雪花，路道是很適意的，好像蓋着絨毛一般；在這朦朧的暮色中對着他姑母的窗內的遙遠的燈光前進，同時又在懷念娜卡，這確是很有趣的。她是驕傲的美麗的人兒，一個白眉毛的工人，是不配和她結婚的，伊凡明白了這一點後，立卽決定把這方頭巾送給媽麗亞姑母，使她可以在節日罩上牠，而牢牢地記着這個孤兒。

當他走過了樹林，開始向着上面的村莊攀登的時候，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這個村莊是在那座小山的上邊，教堂的鐘樓，聳入雲霄，夜鳥在牠下面翺翔着。他沿着往常的路線，走到那牧師的家裏，敲一敲門。開門的人並不是他的姑母，却是這牧師的女兒，因爲他倆外貌的不相稱，頃刻間伊凡的心房猛烈地跳動起來。他一面犯了罪似的微笑着，一面扭揑着他手裏的帽子，同時又對這個女孩注視，而她則惱怒地瞪着她的穿着氈靴的足，同時叫他出去。

那位睡眼朦朧的牧師，在她的叫聲中走了出來。他穿着有條紋的棉褲，亂髮蓬鬆，怒容滿臉。

「那個老婦人已經死了，」他說，一面用他的手指深深地搔着亂髮。「她已經死了，她已躺在墓碑的下面了。」

伊凡鞠着躬，低首下心地感謝這位牧師，他這樣幹了很久很久，當他回復了知覺的時候，他已坐在門廊裏的一條長凳上了，在他的面前，放着他姑母的破舊的提包，而他自己的帽子，則落在緊閉着的門扉的前面了。他把帽子戴在他的稀疎的薄髮上，又從胸懷裏掏出那方頭巾。現在再沒有誰收受這東西了，他驚惶失措地凝視着牠。這種頭巾是便宜的，周緣鑲着窄狹的花邊，但他以爲牠是紅艷的，美麗的。牠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閃耀着，燃燒着伊凡的兩手。他匆匆把牠塞回他的胸懷裏，走下門階。那從牧師的窗裏透射出來的模糊的光線，刺入了朦朧的暮色，就在這些光線中，他可以看見雪花在飛舞着。

「眞是倒運，」他說，同時沒精打采地對自己微笑着；因爲在這廣大的村莊裏，竟沒有他的立足地，而野狠又不讓他回到娜卡那兒。因此他決定在一個孀婦開設的那間酒店裏過夜。這個孀婦把蘋果煎出果汁來，而她這種飲品，全區都是聞名的。她的兩袖捲着，胸膛是豐胖的，看起

來很像一個馬亞孫族（古昔住在Scythia的剛勇女族——譯者）的女子。她從容地收受了伊凡的錢，然後拿出一瓶給他。

『這是非常濃厚的，很可以沖淡一些，』孀婦說，同時傾聽着一種哭聲，那是在夜的靜寂中可以聞得到的。『安菲姆又在打他的老婆了。他老是愛在面上敲打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情感呀！』因爲忽然地發覺了她的顧客是一個聾子，她心想藉他以解她的孀婦之愁。

她把自己的陰沉的臉龐放近伊凡的，用勁地搥擊他的脊背，而且在『陣哄笑中把他推進小屋裏去。一件她正在縫綴着的紅色的短衣，放在檯上的燈旁，因此從那正在蒸燒着的酒槽裏發出來的蒸氣，呈現着紅色。伊凡帶着習常的惱亂的微笑走進小屋裏，坐在火爐的旁邊，他望着這個孀婦設布好一席餐點，內有浸濕的蘋果，堅果，和已被伊凡買去了的那瓶酒。於是她的兩手交叉在腹部，她莊重地坐上一條凳子，同時請伊凡不要做客。因爲伊凡竭力避免看見在這孀婦的健全的牙齒中間的那個罅洞，一個被她第一個強暴的丈夫遺留下來的紀念，所以他從桌上舉起他的酒杯，在酒中望了一息和命運一樣黑暗的他自己的反影，於是縐一縐額，一口喝乾了牠，而且伸出他的手來索取第二杯。但接着又遲疑起來，在那條凳子上面坐下。

孀婦愁慘地看出了他的舉動是不相聯繫的。

『你爲什麼坐在那兒這樣悲哀呢？不可以快活一點嗎？』她問，一面在咬着堅韌的蘋果皮。『爲什麼對任何人都要發怒呢？……你看起來好像在世界上一無所有似的。每一隻烏鴉到夜裏都要爬進牠的洞裏去，但你是孤獨的，沒有一個窠巢，一個孤兒呀！』這孀婦洒着一種同情的苦淚，用以鋪築戀愛的道途。『你的眼睛似乎不大舒適，有病態的樣子……一個男子怎好用這樣的眼睛注視一個婦人呢？一個婦人是一隻無角的獸類，是一隻機智的動物……一個婦人是需要愉快的。我如果換成別的婦人的話，那早就要請你出去了！只有我這樣憐惜你。』

伊凡靜默着，繼續看望着那黃色的燈光，同時他以爲有了抗拒野狠的敵手，那是很好的。孀婦已漸漸移近他的身旁，撫慰他，向他表示愛撫動他的熱情，但他毫不注意她的觸近。不常飲酒的他，頃刻間就成酩酊大醉的了，雖然他想起他姑母的提包，但他沒有起身的毅力。正在那時，她把燈火熄滅了。伊凡惱亂地輾轉反側着，但在這孀婦的地方，只有一種充滿着紅色的，芬芳的蒸氣的黑暗。那種死一般的靜寂浮湧起來，響動着，旋又飛逝了，他急激地揮舞着，揮擊着一些石塊似的東西，但那紅色的蒸氣只是笑着，嘲笑他的反抗……他在將要黎明時才睡着覺，他在夢中看見那森林中的幽靜的路徑，洒滿了白雪的樹枝倒垂路上，而這一切都包容在一個迷亂的，無止息的對於娜卡的渴慕裏。

孀婦一面因爲要避免空談，同時又不再希望在伊凡方面有什麼更進一步的親暱的舉動，所以急急喚醒了他，而且把他空着肚皮推過天井，推到街上去。雖然昨晚很使伊凡疲倦，但在她的滿意的臉龐上，絕對看不出夜間留下來的痕跡。久被寂寞所疲困的她，並沒有因遇到伊凡

而十分滿足她的渴望，而那些可親可敬的農民們，又沒有從戰場上回來。被他生平第一次這一類的羞辱燃燒着的伊凡，對於這個婦人，並沒有什麼留戀。

當門後的霹靂發出一種惡毒的聲音的時候，他躊躇莫決地站了一息；接着他戰慄起來，奔過純潔的積雪。他全身都在痛苦中，直到他再次走進他剛在夢中見過的那叢森林裏。在這裏，一切都鎮靜下來，痛苦和恥辱，因為他自己的內在的寂靜，和世界的寂靜混而為一了。他在這裏每步都是愉快的，慣習的。他知道那株心愛的樹木的名字，他記得每叢杜松的形貌。他到這兒已有好幾百次了，但此刻他非常喜歡這早晨的肅靜，彷彿他自己的坦率的真理已經得到了歸宿。他的胸懷充滿了愉快，他的軀體也變成輕鬆的了。忽然間伊凡心想叫喊起來，但他制止着，只是因為他在遠處的路上窺見一些雪車。

『喂，你最好是快點跑，朋友……在那兒，在克律忒力司，昨夜有人偷去了一匹馬呀！』一個老人在他的雪車裏匆急地叫喊着，但後來知道了是個聾子，他只是搖着他的手，同時催迫他自己的馬兒前進。他的語言的狠狽，並沒有影響伊凡，到了旅程的末尾，他昨天的苦惱，全然消散了，他只是覺得饑餓，但當那雪白的，壯偉的平原展開在他目前的時候，他又要預備遭逢苦難了。時光靠近中午了，伊凡已經走到了那些穿着襤褸的軍裝的生人的面前。

伊凡登上一處俯臨那個村莊的丘岡，在牠的高尖上愁慘地停了一息。在他的下面，在自古以來都是人羣聚集之所的那倉棧的附近，簇擁着一羣廣大的人衆。怒拳在羣衆的頭上揮舞着，許多人的穿着氈靴的腳，被激憤驅過了積雪；濃厚的呼吸的蒸氣，在羣衆上面浮湧着。那些外來的兵士們，伴着農民們斷斷續續地蹬着足；他們共有十二名左右，他們都參加討論那夜發生的事情。兩個溫厚的農民，擒住鐵匠索吐夫，其餘的農民們，都緊緊地包圍着他，以防脫逃。這鐵匠是一個本區很出名的偷馬賊，此刻在對那些嚴肅的審判者陰慘地微笑着；他的表情是冰冷冷的，同時吐着唾液；顯然他已決定聽天由命了。此時有一個高瘦的農民，就是失主伏瑪、卡露忒利，衝到村民的面前來……與其說是衝到他們的面前，不如說是衝到那些陌生的兵士的面前……與其說是衝到那些兵士的面前，不如說是衝到他們在用怒目斜瞥着的那些餘械的惡勢力的面前。

『農友們，請問你們的意見怎樣？怎樣處置他？……官廳都已睡着了，所以正是我們把法律拿到自己手裏來的時候了……因為你們如果再不防範，那末這賊子將會脫去你們的褲子，拆去你們的小屋。現在請看一看索吐夫吧！他不覺得有什麼羞恥，也沒有一點眼淚。他說話是很會說的，但一說到悔悟，他是一點都不想到的！悔悟吧，賤東西，你真的偷了我的凱露嗎？』卡露忒利銳聲地喊道，同時怒冲冲地把帽子擲在地上。

『就是我偷的，你怎麼辦？』鐵匠憤憤地說，一面玩弄着一枝雪茄，同

時他的剛被擊傷的地方又噴射出鮮血來。

當他們預備執行那些外來的兵士們所宣告的對於這個棍徒的判決的時候，伐西利、巴拉玆忽然走到羣衆的中心。他的身材非常低倭，聲音非常尖銳，心腸非常殘忍。他的病態的眼睛常常流着眼淚，同時他看人從不會看人家的臉孔的，因此全村都很看重他，而且很怕他的判決。

『我想，』他說，一面照常摸一摸他的稀疏的白髮，『這鐵匠不會再想偷竊別人的馬了……』他的內心湧現着這鐵匠夜間所受的搥擊。『為什麼要責罰索吐夫呢？我們或許會用我們自己的手射死我們的馬。我們全區只有一個鐵匠，農友們……他可以替我們的母馬和小駒釘蹄鐵，同時他又是一個經常的獸醫。索吐夫是我們最得用的一個人。此刻要想挖掘索吐夫的坟墓未免太早！我們是很感激這裏的兵士們的……他們是怎樣委身於戰爭，他們是怎樣在軍營中到處住宿着。但此刻我們是要替我們這個鐵匠辯護的，我們不能把他交給兵士們作娛樂品呀！』他躊躇了一息，舉起他的兩眼，望着伊凡在下降着的那處丘岡；在那一瞬間，他的含淚的眼睛，看起來是泰然自若的。『同時讓這樣的機會過去了，實在不大……當然，我們應該向不好的人們下一個死罪的警告。農友們，我們只有一個鐵匠，同時我們有四個木匠。我覺得與其犧牲了一個鐵匠，不如犧牲了一個木匠……』

他從一塊木頭上面跳了下來，頃刻間隱沒在羣衆裏了。沒有誰看着伐西利、巴拉玆，但每個人都在想着他的思想，而且都是按照他的結論的。正在這個時候，被一種孿子的好奇心所驅使的伊凡，擠到羣衆的中心來。全體都靜默着，忽然間他發覺了他們全體都在看着他。他是一個孤兒，他是一個木匠，他是一個可憐的傢伙，沒有一個人憐憫他；他是有罪的了，因為社會需要他的罪辜。他忽而向這邊微笑，忽而又向那邊微笑，但羣衆的臉龐都流露着同樣的冷酷的表情。

『忍耐吧，伊凡，死活對你都是一樣的！』站在他的近旁的一個老人說，一面用他的指頭指着他。

『請你可憐這個社會吧，凡尼沙。你自己可以明白，偷馬賊已經壓服我們了，……同時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我們將會和埋葬我們自己的兒子一樣的埋葬了你……』後面起了一陣叫喊，但伊凡是沒有聽到的。

他看見各人都向他伸出手來，覺得非常驚異，但羣衆已從那地方移動開來，把他拖到村外。他連得罪社會的思想都未曾有過，所以他此刻毫不畏懼地微笑着，並不辯白半言片語，只是同着大衆走着。他只在想着自己的厄運跑得很快。他甚至覺得自己在用一種無名的罪辜欺騙着社會——這就是他的惱亂的微笑的原因。羣衆擁過那村莊外邊的雪地，老人們在後方輕敏地跛行着，孩子們在前面奔跑着，都去參觀伊凡的最後的災難。他被放在一條濠溝的近旁，兩個兇狠的兵士舉起他們的來福鎗，同時婦人們高聲呼喊着，好像在人家訂婚時一樣。

那是多風的地方，者草的黑色的頭兒在雪花中搖漾着。伊凡把牠們摘了一個來糊亂地扭捏了一下後，又聞一聞牠的香氣，這在寒冷的空氣中非常濃厚而刺鼻的。他依然在微笑着，當他的目光碰到那些兵士的兇狠的目光時，他瞭解了他自己的命運的大部份，尤其是他不能和世界的猖狂的暴風雨相溶洽這一點。伊凡又憶起他姑母的提包來了，但這不是想提包的時候。

『替我通知娜卡龍！』他對空中的一隻飛鳥說，接着他自己的靜寂，和世界的靜寂混爲一片了。

蕭伯納主張讓犯死刑罪者自殺

世界上現在已有了廢止死刑的運動。在法律未明定死刑廢止以前對於處死囚犯的方法，又有種種不同。如用電殺，用煤氣殺，就中斷頭的方法，是要算最野蠻的了。

有人主張讓死刑囚犯去自殺。既可省卻國家爲執行死刑時的種種費用，又於死者爲比較的尤合於人道。作這個主張的是英國的劇本作家蕭伯納和英國聖保羅教堂副監牧師萊爾夫、印渠兩個人。

這讓犯人自殺的觀念並不是很新的，古代的希臘人就有讓（或強迫）犯人以自己的手殺死自己的辦法。這讓犯人自殺的事實中，最著名的一件例證，是蘇格拉底的死去。他被判定誘惑雅典青年的死罪以後，就自領一杯毒草汁而死。

這由蕭伯納和印渠二人所提議的恢復古希臘的奇異的習慣也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反對中最烈者，是美國新新監獄的監管勞威士。他是抱人道主義的主張免除死刑的犯罪學專家。

印渠說：『就我的意見說，我以爲每一個罪犯，既被判決死刑，應允許其以自己的方法自己來執行那判決。』

蕭伯納說『每一個被判決死刑的罪犯的身邊，應放幾樣毒物或化學品，任其隨時自擇。我以爲先得告訴罪犯何日執行死刑，一面給與自殺的方便。如屆日不自殺，然後政府執行死刑。』

勞威士的意見，以爲最好是根本廢除死刑，而代以專家之臨床研究。至於國家既定其人須死，則必須處死。如讓犯人選擇自殺，結果犯人將待老終身，這是普通人的心理使然不可勉強的。



附録

稅收政策意見書

財政部甘末爾設計委員會

序言

今日中國政府欲於財政建設之收入方面求發展，莫如愼重從事於現有稅源之改進；不宜輕易嘗試，別闢新途。蓋徵之中國財務行政之進展情形，實予吾人以此結論之一重大理由也。除關務鹽務外，中國之稅務行政，向無效率可言，監督亦復失當。既未見有一般公認之程序法規，亦不聞有差強人意之徵稅標準。納稅者方面固不知稅款爲維持各種公共事業之費用，甚至一般執政者亦未必能確實了解此意義。以上所述，均係過去事實，絕無褒貶存乎其間。

賦稅目的，在謀公共利益，既非政府對於人民財產之強取苛求，亦非官吏私囊所飽。然欲使人民了解此項賦稅觀念，必須以公款專用於公共事業，如學校、公衆衛生、道路及對於盜匪與其他不法行爲之抑制，而不可用於內戰及對公衆無甚關係之事務，或冗員之俸給。在繳稅者方面而逐漸了解賦稅之正當意義，徵稅者方面亦必能逐漸認識此觀念之效果，而逐漸養成行政上之效力，程序與標準。此種進展，雖非一朝一夕所能致，但如采行一種適合中國特殊狀況之賦稅計劃，必能促其成功。

實際上，各國財政長官莫不苦心焦慮，窮年累月，謀所以解決收支相抵之問題。稅收之適當，爲賦稅之第一原則，亦卽稅入制度之第一要件。無如掌財政者因支出之急迫，爲補苴彌縫起見，而忽於一國稅收之正常發展問題，甚且持有偏見；殊不知稅收之適當與否，全恃稅收制度之方式及其運用方法。爲政府謀收入，應先衡量納稅者之負擔，決不宜以過重之負擔，加諸國內之實業；否則徒使國家之財源枯竭，無異飲鴆以止渴。

貿易與賦稅

在昔歐西各國之賦稅，大部爲封建制度之變相，不僅對於土地或其生產品課稅，卽對於商業及貿易，除關稅外，並課以各種通行稅及市場稅；其後貿易發展，新貨上市，稅收數額亦因增加，以彌補日增月長之支出。於是徵稅之範圍日形擴大，馴至人類社會中大部分日常活動之結果，皆有徵稅之義務。

近世各國對於徵稅方法，皆有集中於少數財源之趨向。蓋深知賦稅繁雜，足以阻礙社會之發達，而損害國庫之利益；反之，僅對於少數特種物品課稅，不特徵收之費用較省，卽稅率亦可較高。

目前中國賦稅名目，依然繁多，此皆古昔遺制，自滿清推翻

以來，尙無若何改革也。更因政治軍事問題之懸未解決，致令職司財政者日以稅收之數量爲事，不暇顧及賦稅之改革，並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財政關係，雜亂無章，因而凡可賴以革新稅收之行政監督，亦無從建設。

中國之賦稅新政策，應首以減少賦稅種類爲目標；此外，更須撤除對於同一物品所課重複之稅。許多商品往往因重複徵稅，以致成本大增，出售時無利可獲。

減少賦稅種類及重複徵收之結果，其最重要者，當在解除一般貿易所受重徵苛歛之束縛。須知此類束縛，可使貿易總量減少，限制商人經營上所得之利益，以致全國受其損害。如將現有束縛一一免除，結果必因企業之興盛與繳稅貨物之增多，而國家之收入，必有顯著之增加。徵之歐西各國先例，可以信其必然者也。

中國賦稅中最有害於商業及其隆盛者，厥惟釐金。關於釐金制度，本委員會曾加討論，並爲相當之提議。苟能依本委員會之建議，則釐金制度必可逐漸撤廢。其與釐金性質類似之他種賦稅，亦應撤廢，就中最著者，爲常關稅，復輸入稅及中國各口往還稅。

稅收方面之影響

減少賦稅種類，在收入方面不必有不利之影響。賦稅種數減少後，對於某種物品，認爲仍須徵稅者，雖不得不增高稅率，但可擇特種物品能負擔較高稅率者徵收之，一方面免其繳納他種之稅，則此種改革，固易實行也。惟於茲應加注意者，即稅率之增高，不可貿然從事，必須對於稅率增高所加於物品市場之影響，愼重考慮。因國家收入與此影響實有密切關係也。且賦稅種數之減少，亦足以增加純收入，因賦稅簡單，自能節省行政費用也。關於中國稅收行政之問題，當於後文詳論之。

如以上論列爲適當，則對於已經廢除之賦稅，不必更求所以替代之賦稅。但因確定稅率及由課稅表中剔除某種物品，在決擇上偶有錯誤，將不利於財政，故爲避免此種不利起見，而規定代替之賦稅，作爲一種預防的及臨時的處置，固未嘗不可。然就大概而論，如前述改革方法能緩步漸進，則替代之賦稅，殊非必要。

平衡之稅收制度

稅收制度，對於貿易及商業之影響，既加以討論，以上所述，當注重賦稅對於各階級人民是否平衡一點，蓋彼等雖不必皆爲直接繳稅者，但最後負擔此種賦稅者，皆彼等也。

現在由國民政府徵收之賦稅，大部分均由繳稅物品之消費者所擔負。此種賦稅負擔之分配，在一部分人視之，雖認爲滿意，而他部分人之意見，則以爲賦稅之滿意與否，須視賦稅負擔之分配，是否按照人民之支付能力。許多國家之立法者，輒謂如中國等大致倚物品稅而立國之國家，其稅制應以所得稅，遺產稅等之直接稅修正或補充之。

本委員會曾於民國十八年九月四日提出之所得稅說帖內建議：中國現在不可采行一般的所得稅。其後就特殊或部分所得稅爲進一步之研究，亦不能證明此種有限制之所得稅適於采用。本委員會之見解，一部分基於所得之性質，一部分基於中國私人賬目之現狀，而主要部分，則以行政性質爲根據。一俟他國視爲適於所得稅之條件，亦已見於中國，則中國當然可以采行所得稅，不過初時仍須爲局部的及試驗的而已。

本委員會並根據相似之理由，認中國現在不宜采行遺產稅。此種賦稅，乃以西方各國之家族財產與其繼承爲根據，唯中國情形則不如是；父母死亡後之孤子，無論對於此項財產之依賴程度或其對於此項財產之管理及使用，其身份並不因父母死亡有所變更。在歐西各國，通常引爲徵收遺產稅之理由者，即因繼承者一旦驟增產業，對於補助國家之能力，當然增加，自可課以遺產稅；但中國本無此種情形，即或有之，亦不過極少數而已。

關於此點之資料雖少，然已足證明中國關於家族及產業之觀念習慣及產業之登記制度，均與西方各國不同，即使今日中國實行遺產稅之徵收，亦必無若何成效也。

除上述二種直接稅外，尙有一種直接稅，即土地稅，應加以討論。此種賦稅，應由地方政府徵收爲宜；惟事實上有不少國家之中央政府收受土地稅款之一部。茲將關連於土地稅之土地登記及自然增價二點，分述於下：

中國關於土地上物權之登記，向無適當制度，而於經界之劃分，亦未有精確之方法。欲改革此弊，必須丈量全國土地，但以目下財政狀況而言，則勢有所不能。惟此項工作，儘可逐漸進行，在國家監督之下，儘先就一省或數省或數省之若干部分爲之。

土地產業之明確登記，可根據此項丈量之結果而成立，以達徵稅之目的。同時，對於產業之徵稅價値，應加以估量，俾得校正現存之土地表册。蓋此項表册，多在數世紀前作成，其中多有不公平之處也。

目前中國多數縣市，於公共設備均加以擴充改良，尤以國都爲特著。此項改良，足以提高產業之價値，政府於此項私人產業增加之價値中抽取相當部分，作爲改良之費用或其費用之一部，此種辦法，殊爲公允。對於私人產業因市政改良而受損害所給與之補償款額，亦應爲前述費用之一部。關於此項所謂自然增價徵稅之適用方法，似不宜於此詳論。在中國此項徵稅，有已經交回之德國租借地膠州（青島）爲先例。又關於此稅在廣東省之適用，數年前曾討論及之。本委員會以爲前述事例之方法與成效，宜加研究，俾於情勢容許之地方，采行類此之賦稅。

玆論中國稅收制度中間接稅之地位。關於印花稅，本委員會已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之文件印花稅法草案及其理由書中，加以詳論。除此以外，卽爲對於物品之間接稅。

目下國民政府之收入，大部份仰給於海關；其中尤以輸入稅爲主。以情勢度之，此項稅收，雖在多年以後，將不失爲中國收入所仰賴之大宗財源。大凡舊稅較新稅易於徵收。關稅久已認爲中國賦稅制度之一部，故其徵收自較新稅爲易，並因比較上關稅不受政局動搖之影響，其行政上效能較大於一般內地稅行政。綜此種種原因，若能於規定稅則時詳加考慮，則自關稅輸入稅項下增加收入，較諸自其他稅源增加必更易也。

自行政方面言之，中國稅收固應倚賴輸入關稅，但其他方面亦應加以考慮，尤應顧及賦稅之負擔。對於較貧階級所應用之物品課以進口稅時，其於物品價格發生若何影響，此誠爲吾人不可不研究之問題。玆第就本題述其梗概於次：

輸入貨中大部分爲中國較貧階級應用者，以棉織品、火油、紙烟、火柴、輕質木料及針爲大宗。此種物品，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間，自外國輸入者，每年平均價値爲關平銀三五三、〇〇〇、〇〇〇兩，實佔輸入貨總額三分之一。此數額雖非全然表示關稅所加於貧民階級之負擔，但稅率之增加，能限於上述以外之輸入貨，並就所課稅率爲適當之規定，則輸入貨之稅收額，當較現在徵收者爲大。一方面於貧民之負擔得免顯著之加重，他方面亦不致重累任何階級。

謂海關輸入稅不致重累貧民，自有相當理由。謂中國稅收制度之其他部分足以重累貧民，亦不容疑義。請先就鹽稅言之：

鹽爲生活必須品，不問貧民富民，其消費之量不相懸殊，况處理鹽稅之徵收又不適當；卽使處理適當，而各人所繳之稅額，決不因各人繳稅能力之不同而有差異。夫人民之經濟能力，當爲納稅之標準。今事實上乃反其道而行之。換言之：此種輕於富人而重於貧民之賦稅，實爲不公平之賦稅。雖各項物品賦稅中多少寓有此種不公平性質，然於日用必需品如食鹽者，而施以此項賦稅，則尤爲顯著。此外，如常關稅，復輸入稅以及中國各口往還稅，亦有同樣之情形。

此項賦稅既有重累貧民之影響，則於製定稅收制度時，努力於此種不公平賦稅之剷除，不特爲賢明之政策，抑亦深合人道主義也。

本委員會基於此種理由，特建議火柴及水泥消費稅之徵收。此類物品之課稅，固亦規定於特別消費稅條例中；但本委員會建議前述二種之消費稅，非直接向消費者徵收，而向生產者徵收之。此種賦稅所以稱爲消費稅者，卽因此項稅款通常加於物價之內，以致納稅者卽爲消費物品之人也。

現行特別消費稅條例各條規定有足疵議者若干點：該條例包括廣泛之繳稅貨物，致此種賦稅對於社會可能發生之影響，無從估量。卽關於稅率高低之確定及繳稅貨物之選擇，對於工業可能發生若何影響，似亦未加以相當考慮。往往對於同一物品，於其製造各期內迭次課稅，於是爲避免重複徵稅起見，不得不有關於退還稅款之繁雜規定。通常任何賦稅之實施，須注意此項賦稅之範圍及可能發生之影響，而於賦稅重疊之避免，亦當加以注意。他如關於繳稅物品之選擇，稅率之是否適度，行政組織之是否有效，與是否合乎經濟，行政方法之是否適於工業之特殊狀况等等，皆應加以研究。本委員會業已提出之水泥特別消費稅法及火柴特別消費稅法草案，對於上述賦稅要件，深信尙無不合之處。

消費稅制度之計劃，當先明瞭關稅與內地稅或物品稅之相互關係。對於輸入關稅不能增加過高，使資本勞動自當然獲利之工業，流向因拒絕外貨，提高國貨價格，而祇使獲利之工業，且其結果，亦將使國家財政蒙不利之影響。一方面輸入關稅之收入必大減少。他方面則藉人力提高某種貨價，致令資本勞動脫離其素來從事之某種工業，因而此種工業之生產力及納稅能力，亦大減少。故對於輸入貨物課以輸入稅時，則對於種類相同之國產應課以相當數額之消費稅。反言之，對於國產貨物課以消費稅時，則對於同類之外貨，不可不課以相當輸入稅。否則，外貨充斥，不免喧賓奪主，使國家財政大受損害。此所以本委員會建議火柴稅及水泥稅，不特對國內產物適用，卽對於外貨亦適用之。

中國徵收之各種消費稅，其最著者爲烟酒稅。對於雪茄及香烟所課之稅，與本委員會關於物品稅之意見，並無重大之

出入。此項意見，已於前述二草案中加以說明。其他各種烟草稅，似宜詳細斟酌，加以改正。本委員會關於此點，雖未有詳細之建議，然就事理言之，則所有各項烟酒稅，以歸併成一種賦稅為公。關於營業執照費，本宜歸入一般營業執照或營業稅之一部，但事實上此項賦稅既劃歸各省辦理，則應如何解決之處，尚需有更周密之考慮。

酒稅對於外貨及國貨一律徵收，對於輸入酒稅當依一定稅率，而以海關為徵收機關，其稅率可較現在流行者稍高。凡本國所產之洋酒，則依其品質之優劣，課以相當之稅。此項賦稅與土酒稅均應視為內地稅。

以烟酒事務局歸併於捲烟統稅處，則於烟稅行政之效能，必能改良，並可節省行政費用，此則無庸懷疑者也。

行政組織

關於內稅行政，本委員會曾於其他理由書內加以討論。於此應重加申述者，即關於鹽稅以外之一切內地稅，其稅收行政，應合併於一處或一局管轄之。

鹽稅為中國收入中最古之財源，但因近年政局不靖，致其行政上發生之問題，與其他賦稅之行政不同，故前述關於內地稅合併於一機關之計劃，似應將鹽務稽核總所作為例外。但無論如何，本委員會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六日所提出之火柴特別消費稅法草案理由書，力主設立統一機關，稱之為局，或處，或所，（采用何種名稱，當無關係，）直接隸屬於財政部長，掌理其他一切新舊內稅之行政，括有左列各項：

捲烟統稅，

烟酒稅，

印花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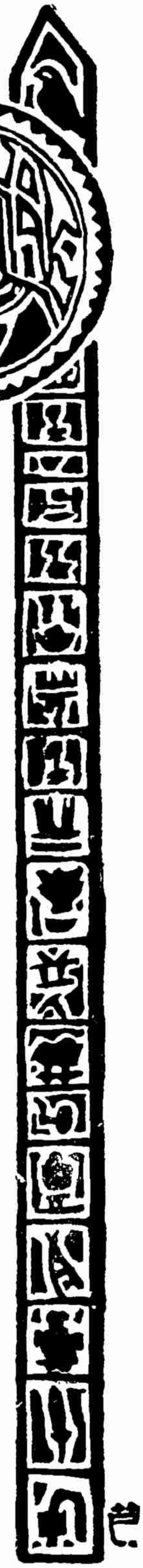
特別消費稅。（包括本委員會建議之火柴稅及水泥稅在內。）

中央政府各部各機關各自徵稅之制度，亦為應加研究之問題。目前財政部以外之各機關，多藉檢查費用或其他名目而自由徵稅，雖宜應就其所盡職務徵收公費，不得認為失當，然稅收行政，若非由同一機關處理，終不免有混亂及重複之弊。

本委員會曾於其他草案內建議，將賦稅之行政與徵收，別為二事，由二機關分任，並嚴格監督稅款之徵收，而將稅款全部以國庫名義存貯之。如能實行此種方法，則前此由徵收機關截留稅款一部，充當徵收費用，祇以剩餘部分解交國庫之制度，自可廢除。所有徵收費用，悉由中央政府監督，而由國庫直接支付。且此種方法采用以後，所有包捐制度，亦無從存在。蓋此種制度，祇能存在於不適當之政府組織也。上述二種制度之剷除，其為必要，毫無疑義。

最後，尚有一重要問題，亟待解決：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收入財源之劃分是也。中央稅收與地方稅收劃分標準之建議，（業依全國經濟會議之建議修正，）對此問題之解決，似尚完滿。但此問題之解決，應先修正現行之稅收法規，並應改組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稅收之行政範圍，使各就其合法範圍內，處理其財源。此問題當然與政治有關。總之，稅收行政範圍之劃分，實為有效稅收行政之前提，而徵稅所得之款項，在理應由中央政府逐級撥付於地方政府，而不應由地方政府撥付於中央政府；非然者，中央政府之生存，將惟地方政府是賴矣。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布度量衡器具營業條例，並下令再行通緝馮玉仁。

◉中日電信交涉之日方委員由日政府派定代理公使重光葵及貯金局長吉野圭三擔任，重光葵通知外交部查照。

◉北平擴大會議委員汪兆銘柏文蔚陳璧君等十六人舉行宣誓典禮。

◉擴大會議通電公布所草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推定閻錫山唐紹儀汪兆銘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謝持爲其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爲主席。

◉共產軍七路集中，猛撲長沙與守備軍間開始血戰，漢口長沙有何健部劉建緒危宿鍾兩師長不睦之謠傳，劉危通電闢謠。

同　二日

◉中央軍平漢線軍事布置就緒，馮玉祥向登封臨汝布防，平漢路西面戰事爲兩方所重視。

◉立法院開始討論民事訴訟法。

◉中央解釋黨政機關職權，謂各級政府施政方針，非必須經黨部之核准，但雖經上級政府核准，監委會仍有稽核之權。

◉張學良電召東北各省要人赴瀋陽會議應付時局方針。

◉東北駐京辦事處長秦華否認東北已出兵。

◉譚道源部開九江，參加江西討共軍事。

◉賈敬德薛篤弼自太原攜政府組織案赴鄭州徵馮玉祥同意，擴大會議推汪兆銘張知本毛祖權冀貢泉陳公博鄒魯顧孟餘爲約法起草委員。

◉攻長沙之共產軍乘大雨猛衝，攻破守備軍電網陣地之一角，何健以生力軍加入火線擊退之。何健取守勢作戰已四日，轉取攻勢，令所特備之出擊部隊於三日晨從左右翼出擊。

◉行政院會議決定將原定十月一日開會之全國內政會議展期，俟軍事結束後由內政部酌擬開會日期。工商部亦將工商會議改定十一月一日召集。

同　三日

◉中央政治會議外交組決定威海衞仍於十月一日實行接收。

◉哈爾濱傳，中俄會議另闢新途徑，俄方全權已同意。

◉第二國際領袖比利時前外長樊迪文來華游歷，於本日抵北平。

◉困守山東諸城一帶之高桂滋部，於上月二十二日突圍北行，謀與山西軍殘部聯絡，爲中央軍截阻。高本人於本日抵北平。

◉顧維鈞自北戴河到北平。

同　四日

◉何健軍與共產軍激戰結果，右翼斃匪數千，陳光中部割取死匪耳三擔，並擊傷朱德，官兵傷亡亦及千人，並傷一旅長，二團長。左翼斃匪千餘。共產軍向瀏陽總退，長沙解圍，何健通電告捷。攻擊沙市之共產軍亦敗退。

◉海軍，交通兩部各復外交部，主張加入國際海上安全公約。

◉閻錫山復由太原抵石家莊，山西軍傳作義部在齊河，馮鴻義部在津浦路黃河北岸，因援軍力薄，未敢渡河南下。汶上城內張會詔部尚在困守中，高桂滋軍一部由博興退到惠民，與駐該地山西軍王靖國部會合。另一部入膠東

◎南京得瀋陽電，北平組織政府，推張學良爲委員，並以與張接近之顧維鈞湯爾和羅文幹任部長，但張拒絕之。

◎北平協和醫院發生炸彈案，傷職員一人。

◎青島市長胡若愚就職，由葛元培監督。

◎外交部照會日政府，請開始交涉收回南滿日郵問題。

同　五日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議公布整理招商局暫行條例。特任馬福祥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改組山東安徽省政府：任韓復榘李樹春何思源馬鴻逵劉珍年等爲山東省政府委員，韓復榘兼主席；任陳調元袁家普朱熙程天放衛立煌郝國璽等爲安徽省政府委員，陳調元兼主席。

◎長沙被擊退之共產軍，復於晚間反攻，仍被擊退。唐生明等攻衡州亦失敗。

◎閻錫山赴彰德，擬與馮玉祥在該地會晤。

◎北平擴大會議電促各委員就職。

◎河北省政府由閻錫山令移保定，並取消各附屬機關。

◎中央軍在平漢線結集完畢，卽進行新軍事計劃。飛機連日向鄭州抛擲炸彈，馮玉祥下令激勵部下，並懸巨賞。

◎日本新任關東司令官菱刈大將及南滿守備軍司令官森中將於視察南滿路軍隊後，到瀋陽與張學良爲到任之酬酢。

同　六日

◎中央在瀋代表張羣等與張學良接談之結果，張學良卽電國民政府，對外間謠傳及本人態度有所解釋，並聲明湯爾和顧維鈞羅文幹等曾以私事往返平津，已令速歸。張羣等電國民政府，報告張學良沈鴻烈對擴大會舉彼等爲委員部長事，已電閻錫山表示拒絕。

◎覃敬德萍篤弼奉閻馮使命復抵瀋陽。閻馮以察綏平津永久讓予之條例，求張學良援助。

◎總稅務司梅樂和北上籌設葫蘆島威海衛新海關，並赴大連安東一帶視察。

◎以共產關係被捕之俞作豫（俞作柏之弟）爲廣州當局所槍斃。

◎武漢開劇共討汪慶祝克復濟南大會。

同　七日

◎平漢路中央軍已展開，正面追許昌，右翼徐源泉部取西華，左翼楊虎臣部攻登封。王金鈺在漯河就前敵總指揮職。滬蓉飛機飛抵漯河，北方傳蔣乘該機到漯。

◎石友三部攻東明，爲中央軍金漢鼎師擊退。

◎重慶電傳四川將領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等復聯合擁護中央。

◎新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偕淦賴代表赴前敵謁蔣。

◎閻錫山抵北平，發表「公平內政均善外交」之八字政策。

◎辛丑和約簽字之第二十九週年紀念，各地因防共大行戒嚴。

◎中俄航務交涉有已簽訂協定說。

同　八日

◎交通部對中日電信交涉擬定進行程序，先討論滬崎海線，次及落石山臺灣間，青島佐世保間，大連芝罘間各海線，最後談滿鐵沿線之陸線。

◎五日佔領湖口之共產軍，聞第五十師將開到，先行退去。

◎東北最高會議因萬福麟湯玉麟張景惠未到，不能正式舉行；閻錫山電張學良，以北平政府各部長之半數歸張支配，請求贊助，否則請發和平通電出任調停，並聲明若兩者皆不能辦，則本人將率晉軍歸晉，將河北委諸馮玉祥。

◎北平擴大會議通過約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條例及三全代表大會組織法並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

◎武漢警備司令部槍決共產黨長江五省軍事委員劉雲。

同　九日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於三十六年前在廣州第一次起義紀念日，中央及各地黨部舉行紀念典禮。

◎英使藍浦生到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就中英法權交涉，威海衛及廈門租界交還各案交換意見。

◎武漢因謠諑復盛特別戒嚴。

◎閻錫山汪精衛謝持宣誓就擴大會議所推政府委員職。

◎王寵惠向外報記者聲明北方政府無合法根據，中央對此不擬發表對外宣言。

◎中德歐亞航空郵運公司經上月二十六日德方送出聲書明後，卽進行內部組織，德董事許寧德蒲許馮錫克亦經確定，惟德方爲顧慮飛行經過俄國時受俄當局要挾，對合同要求增加「或遇必要時經中亞至歐洲」之數字。該交涉於五年前在北方政府時代開始接洽，至此始告成功。

◎何應欽錢大鈞乘飛機抵長沙，邀何健張開璉等同飛往易家灣平瀏視察後，卽飛回漢口。

同　十日

◎蔣總司令電勉平漢路將領，謂張學良擁護中央，望再激

再勵，與馮圖作最後奮鬪。

◉東北要人除湯玉麟外齊集瀋陽，最高幹部會議非正式開始，榆關駐軍司令于學忠被召赴瀋，準備軍事。

◉馮玉祥以劉郁芬爲後方總司令，主治陝甘青甯四省軍事政治。

◉財政部長宋子文到濟南，視察山東財政。

◉太原各方代表全體赴北平。

◉長沙退去之共產軍潛伏附近山地數日，本日晚再起襲攻長沙，爲守軍擊退，死傷頗多。

同　十一日

◉中央軍平漢隴海兩線聯絡進攻，已下西華；更以洛陽鄭州開封爲目標分三路進攻。馮玉祥自蘭封迄許昌佈弧形陣線，令所部積極猛打。

◉閻錫山過天津赴津浦路前線，中央軍飛機即在天津出現，沿鐵路南行，轟炸毀閻車。

◉王正廷藍浦生談判威海衞交涉，決定十月一日實行交接。

◉辛博森非正式發表，將於每月匯上海總稅務司之一百十萬中扣去爲北平各大學經費之俄庚款三十五萬元。

◉孫傳芳在大連表示不與聞時局。

◉英商輪公司開始中國澳洲間之直接航行。

◉中德代表會議討論航空公司之成立問題，交次韋以黻任總經理，德代表許密德任副經理，已決定。

◉中日電信交涉之日方專門委員吉野圭三率隨員抵上海。

◉韓復榘馬鴻逵等就山東省政府委員職，宋子文監誓。

◉馮玉祥電汪謝，請先在鄭州就職。

◉汪精衛在北平招待第二國際領袖比前外相樊迪文。

同　十二日

◉外交部宣言聲明中外商民等與北方僞政府訂立任何性質之合同或契約，國民政府不受任何拘束。北平故宮及他處所藏古物，絕對不准盜賣移轉。

◉王正廷藍浦生談判收回廈門租界及英庚款退回交涉，有圓滿結果。

◉津海關前任副稅務司李甫生對辛博森就解滬關款扣去北平各大學經費事發表抗議書。

◉石友三軍在魯西豫東敗退，退集道口，惟仍大招新兵。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議，准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戴季賢辭職，以副校長朱家驊任校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辭職，慰留，任命王之覺爲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公布駐外武官條例。湖南省政府委員陳嘉祐免職查辦。

◉中國航空公司以水陸兩用飛機九江號作上海重慶間之試驗飛行。

同　十三日

◉民事訴訟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朝鮮獨立黨駐上海首領具然欽爲日總領事署所拘捕。

◉中央軍由平漢路兩翼側抄汴洛，馮玉祥集中主力於鄭州，分向兩翼增援。

◉閻錫山到德州與張蔭梧等會議後，明白山西軍敗退之不堪情形，極爲懊喪，即折回天津赴石家莊。

◉潛伏長沙附近之共產軍爲守軍所制，懾於飛機之威力，不能再行活動，實行退往株醴，何鍵派軍跟追，共產軍大部入江西袁州蓮花等處。

◉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女士主辦之遼西水災賑濟會成立。

◉東北交通委員會計劃完成東北鐵路，規定於七年內建築支線二十七條，需費約共千餘萬元。

◉湖南將領大調遷，第十五師長危宿鍾調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以旅長王東原升任師長；第十六師長羅藩瀛調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以旅長彭位仁升任師長；第十九師長劉建緒升任軍長，以旅長李覺升任師長；第七獨立旅擴充成師，旅長陳光中升任師長。

◉新任招商局總辦李仲公就職。

同　十四日

◉中央軍隴海線各軍向蘭封積極進攻，馮軍引水灌濮以守。

◉徐州方面傳出石友三向韓復榘接洽輸誠中央之消息。

◉豫南附近鼠疫蔓延。

同　十五日

◉總司令蔣中正下平漢隴海全軍總攻擊令，並發電告捷，謂平漢路五個縱隊已迫近通許和尚橋，佔領鄭州西南之密縣，洛陽咽喉之白沙鎮。隴海路軍佔領考城。石友三已與我軍一致，戰事不久可告段落。

◉湯玉麟已到瀋陽，東北最高幹部會議開最後會議。

◉國民政府美顧問林伯克建議組織紐約研究會及於軍事結束後利用外資發展國營事業。

◉東北態度漸顯明。隴海平漢兩線中央軍積極進展，閻錫山鑑於大勢，密令在德州之張蔭梧在鄭封之孫楚速將其主力退至大名石家莊一帶。

◎福建討伐盧興邦之軍隊佔領德化，盧退守大田。

◎北平約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汪精衞爲委員長，該會通電全國徵詢關於約法之意見。

◎唐紹儀在香港北平方面傳其主張召集和平統一會議。

◎北平擴大會議通過閻錫山所提之訓政規約及地方保安條例。並准閻馮推薦補推石友三劉文輝任政府委員。

◎西北科學考察團回北平，攜歸成績品九十餘箱。

◎上海重慶間之試驗飛行遇阻礙，九江號由宜昌折回漢口。

外國之部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

◎日本政友會開始全國的倒閣游行演說。

◎日本舉行東京震災七週紀念。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領袖佈告總罷工，抗議匈政府辦理失業問題之失敗。

◎瑞典探險家安德利遺骸運回挪威國境。

◎德國棒喝黨內訌。

同　二日

◎關於倫敦海約，日本樞府精查委員會第五次開會。

◎海牙萬國航空會議議決世界繁盛城鎮應立標幟。

◎德內閣開特別閣議，討論薩爾問題。

◎南美阿眞廷總統伊理古賢有下野意，副總統參丁尼攝理一切。

◎澳洲聯邦內閣，對於借債裁員減薪以維持預算案之議案，未能一致，恐將引起閣潮。

◎印度恐怖運動領袖被逮。

◎法飛機疑問號自巴黎飛抵紐約，橫斷大西洋，創成新紀錄。

同　三日

◎安南南富地方發生嚴重暴動。

◎蘇俄發覺推翻政府陰謀。

◎土耳其破獲共黨機關。

◎英國科學精進社第一百次常會在倫敦開幕。

同　四日

◎印度達加大學院被搜查。

◎西班牙政府組織特殊委員會，考慮修改條律。

◎印度薩浦魯等與甘地間之和平談判決裂。

◎第六屆歐洲少數民族大會在日內瓦開會，攻擊歐聯計劃。

◎蘇俄烏斯皮克斯坦邦首邑，自薩馬干遷至塔什干。

◎希臘政府下令嚴禁天主教士着倣效正教教王之法衣，希臘正教與羅馬天主教之爭又起。

◎倫敦橡皮市價慘跌至新低度，每磅僅四便士又十六分之七。

同　五日

◎印度時局調和人薩浦魯與迦雅聯名發表一文，追述其和議未成經過。

◎阿眞廷總統伊里古賢正式退位。

同　六日

◎日本政府發表賦與婦女以公民權之內務省市町村制改正案。

◎土耳其新成立之自由共和黨領袖費塞抵士麥那。

同　七日

◎阿眞廷革命成功，革命軍已組織軍政府，以尤烈波魯將軍爲總統。

◎日內瓦國際聯盟行政會議開幕。

◎全印大會長尼赫魯出獄。

◎波蘭人五萬集于德總統興登堡誕生地之波森舉行示威行動，反對德國擬修正德波邊界之謀。

◎土耳其新黨領袖費塞宣傳政綱，設新黨目的在發展凱末爾總統之共和工作。

◎海峽殖民地總督與荷屬東印度總督晤談後，聲稱雙方政府皆不願正式援助。

同　八日

◎歐洲二十三國閣員在日內瓦開會，討論歐洲聯邦問題。

◎土京安哥拉民衆有反對新稅之示威游行。

◎阿眞廷統率革命軍推倒原政府之尤烈波魯將軍，正式宣誓就臨時總統職。

同　九日

◎巴西蘇爾大河州有發生革命運動消息。

◎美國國務院爲減少失業起見，加緊外僑入境之限制。

◎因意大利以謀叛罪槍斃四斯拉夫人，南斯拉夫發生排意運動。

同　十日

◎國際聯盟議會在日內瓦開幕，到有五十二國代表。

◎印督歐溫所請參加倫敦圓桌會議諸代表之名單發表，除極端民黨外，收容頗廣。

◎波蘭新總理畢蘇資基下令逮捕反對黨著名領袖多人。

◎海牙國際法庭新法規，因南美各邦不同意，恐難成立。

同　十一日

◎日本海約精查會形勢突呈惡化，樞府決定中止審查。

◎英國與伊拉克新條約極為古爾族所反對，本日古爾人突然以武力封鎖政府公署。

同　十二日

◎日本海約精查，政府與樞府間成立妥協，條約案可安然通過。

◎俄航空員抵柏林，接洽訂造齊柏林飛船一艘，供開辦橫貫西伯利亞航空線之用。

◎波蘭殖民協會已得秘魯政府允許移民秘魯。

同　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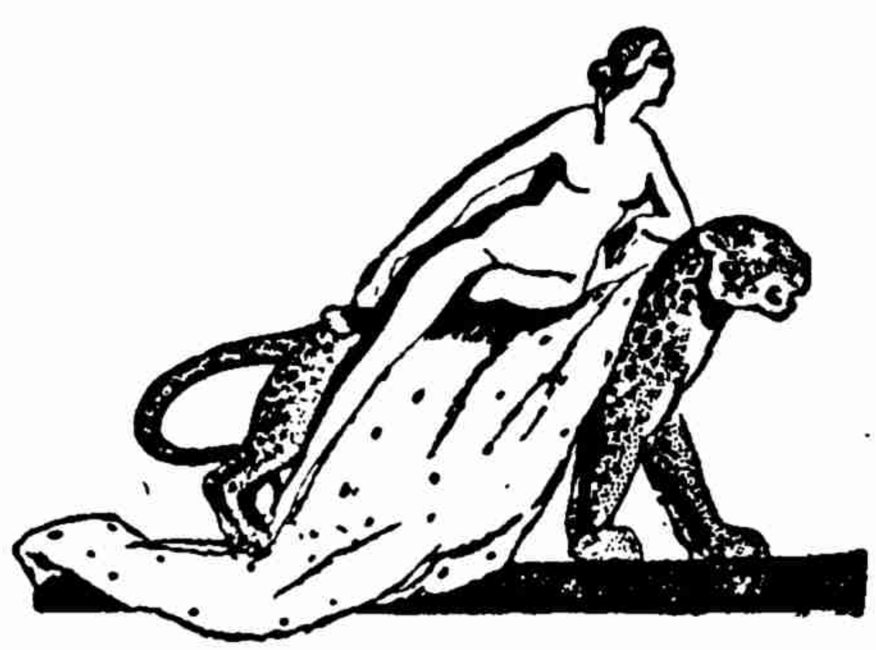
◎國際聯盟行政會議席上，海地代表抨擊美國大陸政策。

◎法國海軍部長發表談片，謂法國乃世界第二殖民強國，須有充分海軍。

◎芬蘭拉蒲運動範圍擴大，進而欲增加學校內之宗教教課。

同　十四日

◎土耳其古爾叛族領袖已在被圍困中。



◎德國總選舉舉行投票有二十四個政黨競相逐鹿。

◎荷蘭社會黨舉行示威大會，反對政府造艦案。

◎土耳其政府決定召開國會特別會議，討論幣制政策。

同　十五日

◎德國總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得票最多，國家社會黨（即棒喝黨）亦有意外成功。

◎萬國統計會議在日本東京衆議院開會。

◎德總理白魯寧已得興登堡總統之准許，決定現政府暫行留職。

◎土耳其當道宣稱已肅清古爾叛族。